

國
印

春
林

紫茶
緊繩
麻繩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玉笑珠香

上海名舞女吳愛愛



此系四維蘭東

第四卷

徵求預定便函待老主顧

凡曾定閱第三卷紫羅蘭及以前之紫羅蘭者當然俱爲愛閱紫羅蘭之老主顧
本誌爲奉酬愛閱諸君之熱忱起見特定下列優待辦法務請注意

一、紫羅蘭全卷廿四冊預定價大洋六元老主顧持舊定單續定者減收八

折四元八角

二、凡老主顧續定第四卷紫羅蘭除廉價減收八折外另有贈品奉送此項
贈品名目現在暫守秘密俟第四卷第一號紫羅蘭出版時發表同時發

寄

三、外埠定閱另加郵費六角贈品郵費不加(國外一元四角四分)

一、此項優待辦法定六月一號截止諸君預定務請從速

預定處 上海路四馬大東書局敬啓

分預定處 各省大東書局

周瘦鵠編纂 皇清詩文集

序言	傳圖
詩譯書札	
說跋筆雜文	
附錄	
劍記	
鴻雁記	
辭贊記	
則通	
篇種	
夢非	

目次

不及備載

全書册道林紙印精裝燙金硬面實售一元二角外埠郵費八分半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紫羅蘭在上海雜誌界中已有了三年的歷史。一年換一箇新鮮花樣。一年有一年的精彩。紫羅蘭的色香味。早已給多數讀者盡量領受。而有一日不可無此君之概了。如今第三卷已告圓滿的開放出來。益發的美麗可愛。一方面卻要求

讀者諸君共同愛護。踴躍的前來預定。如今且將第四卷外表與內容約略寫在下面。

▲第四卷的編制。別出心裁。參考歐美諸大雜誌最新式的編法。每期卷首刊有詞章名家的新作品。配以精緻的繪畫。使文字與圖畫相得益彰。別開生面。

▲第四卷的版式。因一般讀者以為照第三卷的二十五開本。不大不小很為便利。所以不再更改。不過封面卻完全變動。每期用厚銅版紙精印三色版大半身時裝美人畫。由擅長美人畫的名畫家杭穉英先生執筆。色調既美麗絕倫。筆觸更柔和無比。使人看了。覺得畫中人真簡要辭紙而下。紫羅蘭的封面向來以精美著稱。第四卷卻更勝於昔了。

▲第四卷的圖畫。特請攝影專家胡伯翔郎靜山張玲侯王大佛胡伯洲諸先生常川供給藝術化的攝影傑作。並隨時介紹本國與西方的新舊名畫。輔以中外電星舞星名伶名伎等最美的照片。精製銅版。加工精印。務期精益求精。使讀者愛不忍釋。所有文字中的標題圖案畫及補白畫等。也一律更新。

▲第四卷的特載。商請著名文學家陳小蝶先生發表其歷年所作日記。內中論文學論藝術以及名言雋語諸著雜作無所不備。也無所不精。彷彿又是一部小小雜誌。

▲第四卷的短篇與長篇小說。特約新舊兩派名小說家撰譯。藝術與趣味。雙方兼顧。除創作外。并隨時介紹西方各國的名作。

▲第四卷的雜作。也預備變換面目。多用新穎有意味的作品。對於全世界一切怪怪奇奇的新聞以及當代名人的言行。軼事等。另闢我們的園地一欄。以載各種較短的小說雜作。補白一門。特請補白大王鄭逸梅先生主持。按期有雋永的小品文字刊入。此外如婦女的樂園兒童的樂園等。也應有盡有。十分可觀。

紫

羅

蘭

第廿四號

第三卷

印書大上海
行局東海

幹主鵠瘦周



紋盤牌香烟

一致贊



大光明戲院

(址原場舞跳登爾卡號十五路寺安靜)

(九三六三三——八三六三三話電)

大光明爲上海最新式最偉大之影戲院。

大光明之地點最優良。交通最便利。

大光明之建築最偉大。裝飾最華麗。設備最周全。有茶室酒排間會客間吸煙室等。座位共一千四百餘。舒適異常。

大光明之音樂班。有歐美著名樂師二十一人之多。樂藝無一不精。并有大風琴一架。發音宏美。爲其地影戲院所未有。

大光明之映片機。爲最新式者。機師亦係十餘年之斬輪老手。

大光明之影片。已向英美法德諸大影片公司。購得一百餘種。凡艷情哀情軍車冒險滑稽等等。無所不備。且皆首先開映。不映他院映過之片。

大光明之座價。最爲低廉。日場三時五時半。爲四角六角一元。夜場九時一刻。爲六角一元半二元。

非貨高不敢使人比較

硬

幸各界注意勿再上當

陳釀質清 混濁者必係劣品

正真三十五年陳

金葉雙獅

牌白蘭地之

實際上優點……醉後不渴上口和潤飲後有加倍力量善飲者一經嘗試立能辨明



外表上優點……將任何老牌與金葉雙獅牌白蘭地同置一處在亮光中比看則清濁立分優劣顯見一經嘗試保

君不忍釋手

總經理上海義成公司

同孚路壹壹九九號
電話三一四四三號

經理信源行江西路一號三洋溼橋口電話一二五〇〇

先施麗華冠生園康成廣同昌及各大洋酒食物店均有經營

每瓶定價五元 特價二元五角

歡迎外埠批發

「好消息」醫學界認為春冬

兩季最王道之補品老幼常服却醫延年（冬令氣燥喉症流行）請速服真正萊陽梨膏

（止咳化痰）（健胃消食）（潤腸利便）（消熱降火）吸煙者便結以及老人痰喘小兒風熱等症服之功效如神

每元二罐每罐重一磅

烟台東亞公司出品
新新天福

外埠批發特別優待

同孚路一一九九號

總批發義成公司

電話三一四四三號

高亭唱片 爲唱

片中之霸王

音調正確

聲響高朗

家庭備之

如與諸名伶聚首一堂

南京路心聲公司
福州路洋洋公司均有寄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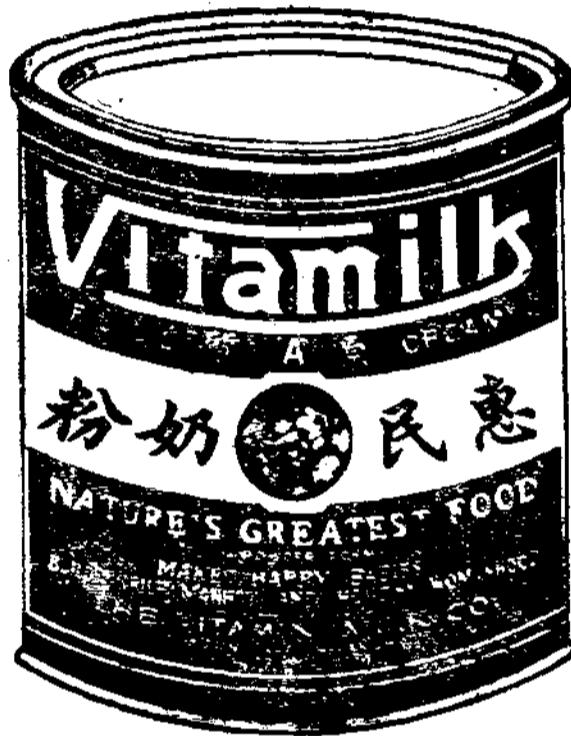
題問

用
奶
的

一
旦
解
決

若能得清潔可靠愛護小兒的媽媽雖給以十元一月之工資亦不爲多

媽媽迫於飢寒忍棄己子而哺人子至可憐也若復能忠心服務愛人子如己子則尤難能而可貴矣



但是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即如徐家媽媽初來時衣服襤褸後易以新衣食以肥飲意志漸肆言語傲慢主婦猶忍之後以小兒疾病叢生悉因媽媽而起遂決意辭歇之現在用

—好極果效粉奶民惠—

壯強而白肥兒小一元七六月每用費

◆◆◆惱煩除解且抑◆◆◆少減用費特不►►►

有代售
藥房均
品鋪大
貨店食
各埠百

啟司公粉奶民惠

商號路四上
華五川海

名說家集

是名小說家之大會串
是當代小說之大觀

全書二十一冊 合裝錦匣一只 定價六元
實售大洋四元二角 外埠另加郵費二角

■包天笑說集	一冊	四角	■袁寒雲說集	一冊	二角
■江紅蕉說集	一冊	四角	■許指嚴說集	一冊	二角
■沈禹鍾說集	一冊	三角	■畢倚虹說集	二冊	六角
■何海鳴說集	一冊	四角	■張舍我說集	一冊	二角
■周瘦鵠說集	二冊	六角	■張碧梧說集	一冊	三角
■胡寄塵說集	一冊	三角	■張枕綠說集	一冊	二角
■范烟橋說集	二冊	六角	■趙苕狂說集	一冊	三角
■徐卓呆說集	三冊	八角	■嚴芙孫說集	一冊	二角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偵探小說號

圖畫

海上舞星專號

歐笑風

曼蘭

楊佩英

譚美英

陳小曼

陳素英

文字

偵探小說在文學上之位置

程小青

中國賣事探案 玉兒 王梅璇

失蹤的姊姊 周瘦鶯

珍珠頭面 張碧梧

殺人犯 朱 犹

鑽別針 王天恨

捕綴的鈔票 林儂琴

(一) 次目號四十二第卷三第蘭羅紫



二) 次目號四十二第卷三第蘭羅

情探.....郭蘭馨

騙.....胡天農

帽.....馮堯圻

抱香簃隨筆.....龐槩子

吳宮花草.....范煙橋

第九回 意難忘幾片狀元糕
長相思一根叫化棒

第十回 有美一人細嚼蘇州菜
與君排日同看海上星

第十一回 銀幕花飛飛來儂影
玉樓夢斷斷送華年

第十二回 緣意紅情翻翻女記室
青天白日趕赴新軍人

荆棘江湖.....姚民哀

第三十二回 乘人不備一口水微伴
慶當初代夫報仇兩對頭生命
拚今日

方多麥士傳.....周瘦鵠

第九回 法令森嚴片言興巨獄
衷懷坦白數語雪奇冤

第十回 動魄驚心奪帷來暴客
移花接木啟戶放偷兒

編主公豁劉·幹主天得王

刊月劇戲

有聽戲的法門
有唱戲的訣竅
有名家的臉譜
有名伶的照片

文字統是名家作品
插圖精製：四色銅版

五光十色 無美不備

以戲爲生的藝員不可不看
歡喜走票的票友不可不看
愛聽戲的朋友更不可不看

本刊的文字統是研究戲劇有素的
票友評劇家或是熟於梨園掌故的
名宿所撰其中所述

關於歷史的如

劇本的優劣和改革
梨園的掌故及變遷史
各名伶的小傳和轶事

關於劇本的如

劇本的優劣和改革
名伶家藏珍貴的劇本
各種劇詞研究和考證

關於唱做的如

生旦丑淨各種唱做的研究
譚汪孫派唱法的分別鑒

各伶人唱做的評判和指示

關於樂器的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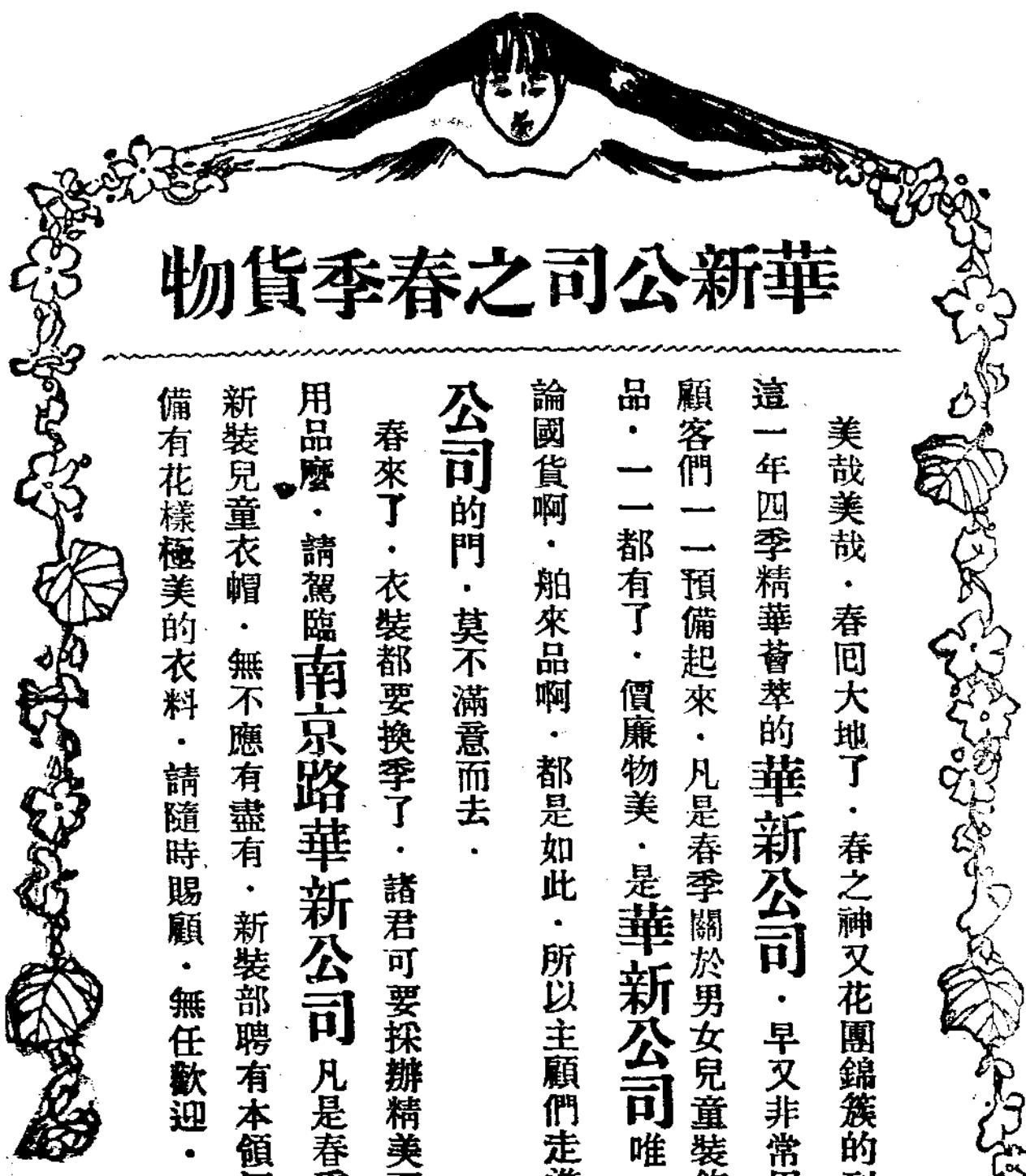
各種樂器的考證和使用法
各伶人唱做的評判和指示

各種樂譜和劇本的關係
各種音調的研究

每月一冊 實價四角
全年十二冊 預定四元

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發行

各省分局及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華新公司之春季貨物

美哉美哉·春回大地了·春之神又花團錦簇的到人間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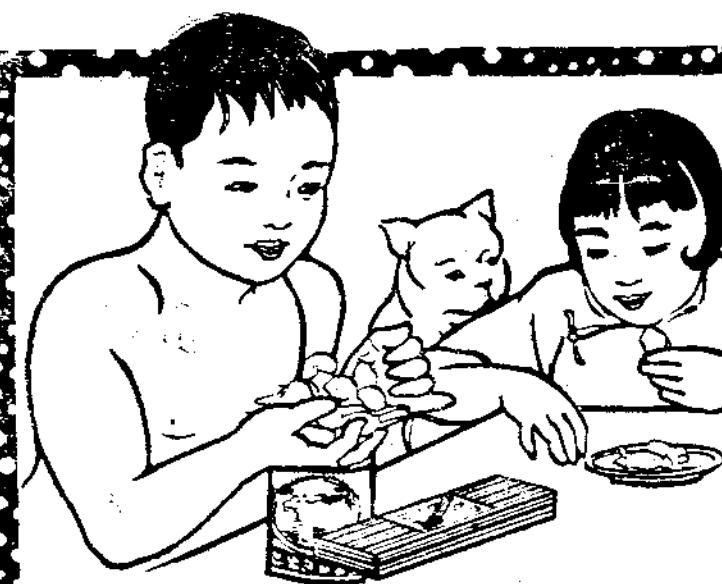
這一年四季精華薈萃的華新公司·早又非常周到的替男女顧客們一一預備起來·凡是春季關於男女兒童裝飾上的種種用品·一一都有了·價廉物美·是華新公司唯一的格言·無

論國貨啊·舶來品啊·都是如此·所以主顧們走進了·華新公司·門·莫不滿意而去·

春來了·衣裝都要換季了·諸君可要採辦精美而便宜的春季用品麼·請駕臨南京路華新公司·凡是春季需要的男女新裝兒童衣帽·無不應有盡有·新裝部聘有本領極好的技師·備有花樣極美的衣料·請隨時賜顧·無任歡迎·

國貨
之美味

冠生園食品



結汁牛
肉
各種果子
細餅乾
蓮子
粗
子
蜜餞糖
果醬
曹
白
香
魚
糖
色
美
酒
子
送禮品
物
一應俱全
老店上海九
畝地
總店上海南
京路
本外埠各食
品店均有出售
支店上海棋盤街
外埠支店漢口天津杭州

風琴胡小調大觀

全書一冊定價六角實售七折

風琴秘訣	有	接踏法
胡琴秘訣	有	保存法
小調秘訣	有	拉弓法
笛之吹法	○	讀譜法
簫之吹法	○	唱歌法
笙之吹法	○	彈吹法
附有		
琵琶彈法	○	鋼琴奏法
細目繁多	○	不及備載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禁部未取譚

全書一冊
定價一元
實售七角

卷首有精美之

內容分三大編

名伶像片百餘幅

燕塵菊影錄
歌臺摭舊錄
舊舊室劇話

二

三

名伶之藝術
伶界之歷史

歌場中之遺聞軼事

本書無不詳載
真是洋洋大觀

行印

東大書局

上海



都錦生精織風景之一



杭州都錦生絲織風景

杭州都錦生的絲織風景，向來風行全國，遠達海外，凡中國名勝之地，幾乎無所不有，織工亦精美絕倫，逼肖真景，如上圖「平湖秋月」一幀，係西湖十景之一，可見一斑，縣之壁間，大足怡人心目也。

另有絲織佳景不少，并新發明之繪畫，風景人物花卉鳥獸皆備，較之湘繡蘇繡尤為精美。可隨意選擇，以之贈送親友，最為相宜。

餘如西裝領帶，襯衫，絲織風景提袋，織錦墊褥翻領內衣等，均價廉物美，歡迎參觀！

▲如蒙本外埠經理及批發，另訂有優待辦法

▲美術樣本函索附郵五分

滬行：北四川路蓬路南首十二號電話北四九六三
杭行：新市場路市路口六十九號電話西三二一號

香烟牌子大喜高寿



國烟製原
中法料
偵之領改精
光袖良選

司公草烟弟兄洋南

no. 8196

上海 舞星專號

紫羅蘭畫集



△歐笑風▽



上海 舞星 專號

◎ 李麗娟 ◎



大 始 演

上海 舞星 專號



娟品陸



★ 江淑清 ★



★ 楊佩英 ★

上海舞星專號



陳小妹



華成公司
香煙



美有備
麗舞舞



華成公司

最出新之著名三種口

述著鷗瘦秦

懂得於各依胡了得如星南。跳舞圖蝶人跳舞形所出的。這學舞的習拍書步的若要跳舞了。成對的姿勢就立看種況此種於那種跳步法。外種跳未體。也可著還照舞末祇。能名有片的神算舞跳。姿有我製勢。應該記述。記述跳舞場上完二種印法。這何。能夠就小識以請跳的傳。便女舞可一的了不。上讀明指以切表

跳舞指南

全書新式硬面精裝一冊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六分

纂總荒大駱

全書中描寫大觀。是一部專談荒唐問題的奇書。其間秘密實況。現代社會的浪漫生活。浪蕩子弟。其地。下落俱有三等。海外各國的荒唐奇蹟。風月場。其間第一盤托繪影的嫖法嫖例。各處各地的嫖風嫖氣。其足有細目三百餘則。爲人世留下絲餘地。本來大小規中的經驗。和荒唐二十常餘方。天目檻。的墮

荒唐大觀

全書四冊贈送錦盒一只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角八角

述著生碌碌

經子勝名原

男女交際學

外定全書
埠價八角
函八新篇
幅書勝十國
另特硬不節
加價面及目
郵四精備尙
費角裝載多
六八一分分

我勝
尼喜娘
妓女工
家家辨
媚梢經
姑娘
生碧闇
眼
玉秀
婢婦
女明伶
太太
姨太太
頭頭
訣拔搭
門苗訕

個尤女之道際這一
勝序重說子各所人之一
言要得交種不之所學部書
目錄詳用訣言不敢常講男女
細何。列種和對道激男女
在茲手與於。女
下將段何交言。女
面幾。種際人能交

海上通路交路瑰瓊發店行

輯編涯無駱鵠瘦周

新小說叢書

一百一

百六十二位小說家之心血結晶

共有長篇六十五篇短篇七百七十四篇
合計一百種一千萬言分訂一百四十三冊
(外加小說叢譚一冊)共為一百四十四冊

體裁分偵探社會滑稽諷刺武俠言情

倡門家庭教育及短篇名作彙選十種

外裝柚木書箱一隻

外埠郵遞不便改用精美布套九函

定價五十元 實價三十元

郵費國內一元八角 國外大元

上海中市大東書局發行

雨天和便秘



這兩事好像是風馬牛不相及其實是有關係的因為雨天熱度驟降素患便祕者易於受寒如若間服清導丸使大便時行消化有序那麼雨中一走那里就會受寒呢

湖北廣水郵局長黃君朝炳來書云『日前鄙人偶染傷寒頭痛發熱服藥無效後憶及備有清導丸一瓶當晚遂取服三粒翌晨頭痛頓減續服一劑寒熱亦退精神煥發近日又患同樣之病復以清導丸治愈此丸真可稱爲人人必備之要藥也』

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購取每一瓶大洋六角如郵購者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如意膏治療傷



以及其他一切外症即如金瘡跌損癰瘍疔瘻無不奏效神速因其爲近世皮膚專藥其原料乃合八種珍品而成其方劑歷經改良而就清涼滋潤去毒生肌件件如意

滿洲望奎世合福號來書云『前購如意膏業已試用果有潤膚消毒之功其治療外症之神奇真非虛語也』

如意膏各藥房均有代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購取每一盒大洋六角如郵購者郵力不取收用郵票



偵探小說在文學上之

位置

程小青

自一八四一年美國衰迪笳挨侖波氏 Edgar Allan Poe 之杜賓探案問世以來。偵探小說始自小說領域中分化而出而別樹一幟亦猶較近心理學自哲學領域中蛻化而成一獨立之科學者然惟偵探小說雖有近百年之歷史歐美之作家輩。其作品之流傳者數量與質量俱甚可驚而其在文學上之地位衆議紛紜出主。持一固定之標準所以繩其他小說者以繩偵探小說輒覺偵探小說之內容乖殊而不合其固定之程式口味既異遂即屏。偵探小說於文學疆域之外甚者目。偵探小說。

△偵探小說在文學上之位置：

一△

說爲「左道旁門」而非小說之正軌此詎非類於木工執定圓之規以量方材而覺其不適卽號于衆曰「此棄材也無當我規」此究材之當棄耶抑量材之器當變換耶世有知者當知所擇矣

七

更難言。近數年來所謂新派小說盛行一時批評者亦應運而生而批評者所持之標準莫不循規蹈矩悉遵歐美人所定之典型凡歐美批評家所未經提及者我國人亦謹守其範不敢有所踰越偵探小說在歐美旣尙未受相當之認識我國人亦步亦趨自不敢道及隻字其下焉者門戶派別橫梗胸臆若欲求公允之評衡獨創之鑑別直猶緣木而求魚宜不可得矣。

夫

夫文學之要素在以豐富之情緒而訴諸讀者之情感。一篇既終書中之人物事實能於讀者之腦蒂留一深刻之印象或則廻腸盪氣低徊不能自己者此固已爲文學之佳作或則一編在手忽驚忽悲不能自主或喘息或駭呼或怒皆欲裂或身陷疑陣或則鼓掌稱賞擊碎唾壺讀者之情緒完全爲著者之筆尖所吸收輶作

不得。自由。如此。作品。詎。尙。不。能。謂。一。訴。諸。情。緒。一。之。文。學。作。品。耶。且。也。偵。探。小。說。除。
寫。驚。險。疑。怖。等。等。境。界。以。外。而。佈。局。之。技。巧。組。織。之。嚴。密。尤。須。別。具。匠。心。非。其。他。小。
說。所。能。比。擬。不。第。此。也。偵。探。小。說。於。訴。諸。情。感。以。外。兼。含。智。的。意。味。其。推。理。論。情。既。
須。合。於。邏。輯。而。情。節。之。演。述。更。須。有。科。學。之。根。據。往。往。于。無。形。中。助。長。讀。者。之。思。考。
力。及。社。會。之。經。驗。由。是。言。之。偵。探。小。說。在。文。學。上。之。位。置。如。何。固。無。待。煩。言。矣。

雖

然。偵。探。小。說。之。有。優。劣。亦。與。其。他。小。說。同。如。美。國。之。波。氏。及。格。林。氏。Annsk.

Green 英。國。之。道。爾。氏。A. Conan Dogle 及。考。林。斯。氏。Wilkie Collins 莎。利。門。氏。R. Bastiw
Preeman 法。國。之。茄。薄。列。氏。Emile Gaborian 及。勒。勃。朗。氏。M. Leblanc 俄。國。之。柴。霍。甫。氏。
Anton Chekhov 等。等。其。作。品。流。傳。于。世。固。皆。有。永。久。之。價。值。然。在。英。美。流。行。之。一。角。小。
說。Dime Novel 及。六。辨。士。小。說。Six Peuse Novel 亦。多。偵。探。性。質。者。其。價。值。自。不。能。與。前。
者。相。提。並。論。是以。平。心。論。之。小。說。之。有。無。文。學。價。值。應。以。本。身。之。高。下。爲。斷。而。不。能。
以。性。質。區。別。故。謂。偵。探。小。說。不。能。入。文。學。之。領。域。或。謂。凡。偵。探。小。說。咸。有。文。學。之。價。
值。皆。一。孔。之。見。非。通。士。所。宜。出。也。

歧 路

夫·介·陸·

站在歧路——職業求學——上而彷徨的他竟然不知何所適從了。

在他幼年的時候他那稚弱的性靈因為環境的關係是很深沉而靜默到了十歲那一年他家從L街搬到S街來住了以後於是他的沉默的態度便很自然的隨着環境而轉移了。

七八歲時候的他正在私塾裏讀書他父親的朋友很稱贊他聰明肯用心讀書十一歲上的他便不然了學校一放學他就出來亂玩一陣到了上課的時候他的心卻並不放在書上像這樣胡亂的生活過了幾年十五歲的時候高等小學便混了畢業。

使他頑皮上最愛刺激的就是他考中學的試驗他自己於是覺悟到他的頑皮程度能夠考中等可是他的學業呢卻挂在丙等之上了。

的確他現在已經是澈底覺悟可是那無情的光陰卻並不因為他覺悟而轉回來啊。

和尚撞鐘式的上課已經又兩三年了他已感覺到生活的苦悶於是想別開蹊徑去另覓新生活可是那不作美的肚皮中卻沒有裝上許多學術可以出來問世哩。

他既然感覺到生活的苦悶又無能力出面問世他不幸終於彷徨在歧路上了。



金玉兒

晚

皖江汪硯農未弱冠卽登賢書屢上南宮竟不得售後以大挑出宰湘中得永陽縣意忽不樂日集幕中人贊邑中知己士以詩酒陶情民事多擱置不甚措意學使者某公爲同年生按臨時遇硯農有加禮而硯農殊傲岸不甚執僚屬禮會邑北蔡池鎮邵茂才芸生之弟芝生花朝日赴友人文酒之宴深夜不歸次日偕一少女尸并浮於水里正報縣詣驗均無傷痕女尸浮處距芸生尸近在十步以內芝生身伴檢得象牙私印一方文曰蝶翾餘無他物女尸懷中則有信札數件皆情書也首尾不署名而文有駢散極哀感玩艷之致方檢驗未畢有男女多人號哭而來自謂女尸親屬芸生父子亦泣涕漣洳爭請雪冤硯農據作喝報以驗無傷痕認爲生前自投於水填格飭殮兩家尸不服大鬧尸場芸生且謂弟生前向未有

此蝶劙牙章顯係有人暗害故以此章塞弟懷中以爲疑案搶攘多時勉强棺殮簽差查緝而已芸生追不及待奔赴各憲轅投訴學院亦得訴狀皆嚴札勒緝凶手澈查案情而學使者特咨督撫謂已專摺奏參其平日玩忽多端督撫懼飭司撤硯農任留緝是案正兇旋奉旨褫職仍留緝按清制地方官不畏革職而畏留緝革職尙可夤緣謀復否則亦得逍遙事外留緝則窮年累月如陷阮阱而勢位已失吏胥等誰肯出力爲罷任官緝兇查案者硯農遭茲厄臬又得學使者私函引蘇章以自況且謂士元非百里才案果得白治中別駕之任固當仍屬年兄冷嘲熱諷令人難堪然荏苒一年餘毫無端緒而兩戶經家屬號冤開棺重驗芝生尸驗出腎囊偏左有一脚踢傷一處女戶則週身發現青色木器傷數處硯農之初驗不實咎益重院司行文且將於案情澈底後加硯農以遣戍焉時硯農已交典史署看管典史署後百餘步有廖仲文者向與硯農爲詩酒之交一日約硯農與典史至其家置酒遺悶按令甲看管人員不得私行出入典史以舊日屬吏仲文又曾官蜀中監司爲在籍紳士且又邀同典史在座典史微員固不敢呈鐵面矣酒半仲文曰今日之聚因君有一

故人間關數百里特來相訪以捕署不便故約君來就見耳硯農問爲誰又問其人安在忽一人自屏後出衫青腰楚淚眼盈盈逕趨席前斂手曰五郎猶識玉兒否硯農亦悲喜遽攜其手不能出一語良久始各就坐硯農問從何來玉兒曰他不暇述今日一見後願五郎待我一年再相會於此或可報舊德仲文略勸酒卽進膳闢一室俾硯農與玉兒剪燭談心玉兒曰千言萬語以待來年五郎宜歸捕署兒亦暫別言訖飄然引一雛鬟謝主人又向硯農道聲珍重冉冉出門去時已申牌典史伴硯農亦行初硯農鄉舉翩翩慘綠正在少年載酒秦淮流連匝月眷一妓曰紫綃眉長入鬟眼燦於星秀麗中含峭厲之氣硯農教以圍棋法並課以詩均易領會惟性褊急蓄一婢僅十一歲卽玉兒稍不知意輒撻之有時以繩索繫婢左右大拇指高弔牀架上絕不與飲食硯農因其暴也愛稍弛臨別以錢百千向紫綃贖婢紫綃亦惡婢之蠶慨然與之硯農攜歸以供母役比鄰張氏婦愛其端麗聘爲媳十四歲卽過張氏爲童養婦張氏旋他徒遂不相聞而不圖艱阻之中復相遇於蔡子池頭也玉兒旣辭去硯農冥想不知其如何而報德又恩恩未暇問其嫁後居何所作何狀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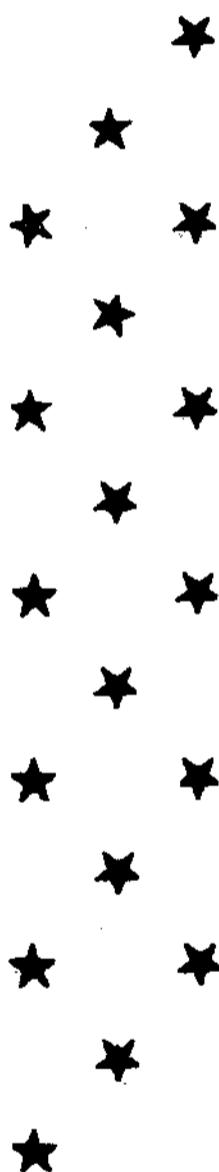
首前塵有如夢境居半載忽聞芷江縣移解該案要犯三名口（按前清男犯每一人曰一名女犯則曰口）要證男女各一人（證人男不稱名女不稱口亦清制也）現任永陽縣接例行文移請硯農聽審（已革留緝人員於案犯獲到後應同現任官共座聽犯供而不得有所訊問謂之聽審）一訊而芝生及女尸致死之故下手致死之人均有所得而要證非他卽玉兒夫婦也硯農以原驗無訛得罪釋出先是玉兒與夫張元官奉母居皖之屯溪鎮成婚之後元官傭於黃姓茶葉舖好客嘗集三五人飲啖於家玉兒治食供具無吝色母以客有練拳習劍者又有衙役在其中屢戒其子慎交且使玉兒勸之玉兒笑曰家非仕宦人不讀書既不得交搘紳君于此輩雖流品不齊設有緩急可恃也然茶舖薪工式微張氏終歲無匱乏實惟客之挹注是賴母亦安之迨母卒旣營葬移家居江西之西界又入楚家於漢江之濱悉賴交游之廣販運居積居然小康硯農筮仕之初曾有人以消息相告蓋自脫紫綃得夫而事以來無日不念硯農嗣雖踪跡日遠猶心焉溯之元官有至好陳四離者無恒產無恒業且無家室隻身奔走四方足跡幾遍天下偶於酒邊與元官縱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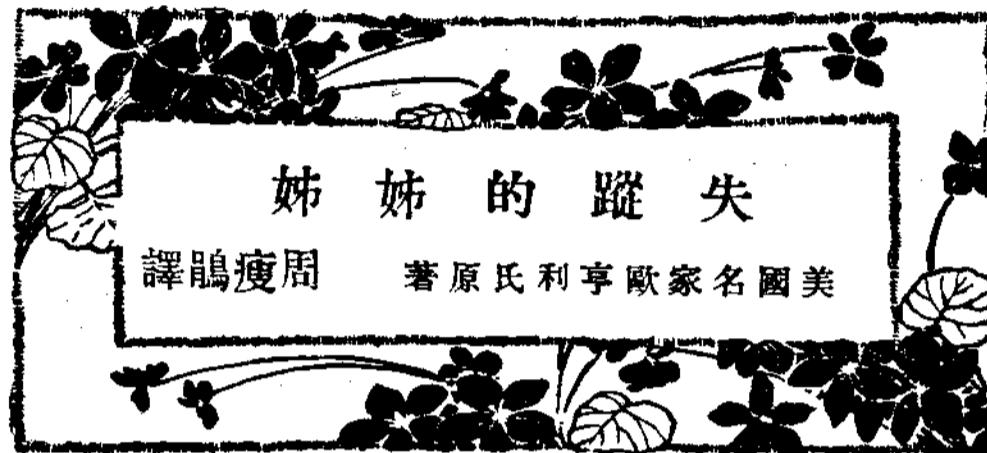
時事語及耒陽邑宰因公罷誤元官曰此官爲誰亦太瀟灑座中又一人扼腕曰此人固清廉案情讒張非其罪也玉兒適進食笑曰事不涉己何絮絮爲姑飲啖客猶呶呶并述耒陽宰之姓名鄉貫玉兒大驚元官亦失箸因詳問始末陳四敍之綦詳玉兒泣然指其夫曰脫我於鞭箠置我於衽席使我有家室夫妻子女之樂今有急汝平日妄稱廣交游奈何坐視元官未有以應陳四曰是非偵出真相不能脫汪公於吏議我爲汝往求一人玉兒遽下拜謝且欲先詣耒陽一問硯農起居協議既定明日遂行與陳四偕抵耒陽後玉兒知硯農在捕署欲逕詣之陳四以爲不可訪於茶寮知硯農有至交在捕署後乃託爲傭傭於廖氏三日仲文訝其人秀婉不類傭婦問之則長跽述來意并道昔日硯農之恩仲文感動遂使得相見彼邵芸生父子初爲芝生死於非命痛欲雪冤日久亦稍灰心而女尸家於開棺檢驗後移居他處陳四就縣前設餅壇無意中探悉女尸姓呂亡年十九歲已字衡山朱氏平日足不出戶慘遭奇變人皆太息乃故揚言於人曰彼與邵氏子有曖昧故相約共溺耳人曰不然邵秀才家阿弟生平惟好酒從不拈花惹草陳四又言奸不通父母外人何

知。今呂家避居湖北。情虛可知。一老者。掀髯笑曰。君何妄也。君言能知邵呂兩姓事。今乃強指呂家居湖北耶。曰。然則長者知之乎。老者亦謝不知。後十餘日。老者又至。買餅。一婦人掩面泣。牽陳四衣訴所苦。陳四謝老者曰。此吾表妹有錢數百千。索逋不其門。故泣。老者略問訊。卽曰。汝之欠戶。卽汝表弟所言之呂家耶。彼已遠居芷江縣矣。汝表弟道聽塗說。謂其居湖北。幸勿誤聽。索逋不得。又將走歧途也。婦收淚致謝。芷江屬故沅州郡。呂氏家共六人。一夫一婦。一子一媳。二女。自一女死後。僅存五人。避地之初。卜築於古龍標城址。固婦之母家也。嗣因衡山朱氏控縣追取。已死未婚。媳聘金關提父母。不得已。央人關說。以死者之姊爲已死之妹。作繼室。幾經磋商。朱子見阿姨貌亦娟好。竟化仇讐。復成姻眷。老夫婦以芷江地僻。欲依長女往居衡山。其子不從。謂有子有媳。奈何往依女。遂止。長女之將嫁。也有女伴魏王氏者。相處數月。極相得。自言夫家亦在衡山。欲伴新嫁娘同行。父母亦喜。途中有人照拂。許之。而其子又不以爲然。謂母與我同送。尙何慮。何必代人出川資。且彼能來。獨不能往耶。如我家不嫁女於衡山。彼又奈何。魏王氏乃不果行。然時與呂家媳相遇。從媳下。

氏名燕娘。人極溫柔。夫時時詈之。酒後尤甚。魏王氏嘗與其妹竊議。其暴妹僅微搖。其首無一語。且探首四望。若恐其兄之聞也。者及兄隨母送嫁衡山。魏王氏又與燕娘論其夫之暴。燕娘歎曰。彼禽獸也。圖其妹不遂。則撻我。魏王氏遽曰。圖妹不遂。則斃之耳。何嘗撻汝。燕娘失色。曰。無是也。然語次。齒震震作聲矣。因慰之曰。我妄猜測。耳。天下固不應有是事。惟嫂亦無怪。彼暴虐竊聞。嫂有外好。爲彼所知。燕娘怒。曰。是何言。汝何所聞而來。不告我。誓不與汝休。息也。氏笑。曰。事固自有虛實。實則氣壯。虛則氣怯。我又何預汝家事。明日且將去矣。燕娘益踴躍。氏乃曰。嫂勿隱。二妹之死。大妹已告我。備細不然。我何敢妄下一斃字。燕娘泣下。曰。大妹太不曉事。然汝何爲。苦。苦刺此事。氏亦不答。明日行。又明日。邑署拘票至。矣。翁媳同拘。而所謂魏王氏者。先在案下。又一人。亦滔滔泊泊陳述。供詞燕娘之翁茫然無端。卽燕娘亦不明此。二人者。何爲而出此。但爲官威所迫。盡吐其夫之秘密耳。訊畢。羈留候質。未幾。燕娘之夫。與朱氏新娶婦。皆被攝而至。黑索琅璫。移解耒陽者三人。惟翁以無干。免累。耒陽。之訊問之下。始知已死女尸。小字魚兒。兄大發屢挑之。不從。是日乘其浣衣。推置石磯。

上欲強汚之。魚兒大嚷，乃擠之入水。返身而遁，而魚兒之姊踵至。尋妹見而大駭。兄卽扼其項，欲滅其口。會有人來，乃棄而去。及里正見女戶報官，父母號冤。兄亦隨往，鬧戶場，惟長妹默不敢言。事後始以告嫂。其復驗有傷者，則磯畔互扭時之折傷也。女戶事明，兄擬縗首。魏王氏卽玉兒與其夫均以所證不妄，並朱氏新婦一併省釋。而邵芝生之死，仍不能明。硯農歸後，之二年始聞朱氏新婦告其家人云：妹墮水時，同時一男子大呼救人，而自失足，當時懼禍，反走，始終未敢出而證也。芸生後亦聞友人蔡公達自承，曾於爾日爲芝生作蝶翾印，且有芝生親筆所作詩一首，中有句云：「蒙莊化蝶，自輕翾」。蓋蝶翾爲新署之別號也。硯農感玉兒夫婦養之終身，玉兒又言陳四爲此事辛苦備嘗，己之所能得有端緒者皆其功也。乃遣元官訪之，則亡已三月矣。事在清嘉慶中，父執之官於曉者爲父言之。少時侍坐所聞，約略述之。





在那大城之中一箇人往往會很突兀的完全失蹤像吹滅一箇燭火。一般所有偵查的機關中派了許多獵狗似的偵探以從事於探尋的工作。而此人的面龐竟往往會不再出現有時他卻重現於希包根或在推爾霍德的荒野中自稱爲「史密斯」有好些時候記不起甚麼事情來連他的雜貨店賬單也忘懷了有時撈遍了河道找他的尸體或走遍了餐館看他可是在那裏等牛腰喫而他卻不過搬了一箇家搬到了隔壁去罷了。

瑪麗施南德的一案可不能算沒有趣味的了。一箇人類的失去竟好像從黑板上抹去鉛粉一樣直是戲曲著作法。中最動人的一箇題目。

新住址告知他到了伊的住處據說伊已在一箇多月以前搬走了沒有人能將伊的了。一年德夫人是一箇五十二歲的寡婦伊在很熱鬧的鄰境中一座屋子裏住了一箇中年人名喚米克斯的從西部到紐約來找他的姊姊瑪麗施南德。

△失蹤的姊姊

▽

米克斯先生退出來時便去和那立在街角上的警察說話說明他進退維谷的困難。

他說『我的姊姊是很窮苦的我急於要找到伊和伊同享安樂之福但是登廣告招尋也沒有用因为爲伊是不識字的』

那警察燃著他的鬚子現出深思遠慮而很有能力的模樣米克斯差不多已覺得他姊姊瑪麗的淚已掉落在他那漂亮的藍領結上了

警察說道『你且到運河街一帶去確做一下子他們派一箇飛行警察去打探那太太罷』到了警察總署米克斯立時得到了助力警報紛紛

粉的發出去並且印了好多瑪麗施南德的照片分發各分署在桑街的總署中警察長派偵探馬林士擔任此案

偵探馬林士把米克斯拉在一旁悄悄地說道『這案子不是難解決的薩去了你的鬚髮在衣袋中裝滿了上好的雪茄今天午後三點鐘到華爾道夫飯店來和我相會』

米克斯照辦了他見馬林士已在那裏他們喝了一瓶酒馬林士便問起那失蹤的婦人的一切事

情。

末後馬林士便說道『可是紐約是一箇大城而我們的偵探事業是很有次序的如今要找到你的姊姊共有兩箇辦法我們先試辦一箇你說伊是五

十二歲麼』

米克斯道『已過一些了』

告。那偵探領導著那西方客到一家大日報館的廣告部去他擬了一箇廣告稿交與米克斯閱看。茲立需貌之歌舞女郎一百名以供一新編之滑稽歌劇之用有意者請投函百老匯路一號。

米克斯發怒了。

他說『我的姊姊是一箇又窮又老而做苦工的婦人我瞧不出這條廣告有甚麼效力可以助我們找到伊』

那偵探道『算了我的料你是不知道紐約情形的但你要是不贊成我這一箇計畫那麼再試第二箇這是十拿九穩的不過要多費你幾箇錢了』

米克斯道『不管要費多少錢我們且試一下子』

△失蹤的姊姊

房間和一箇客廳我們就上樓去』這事又照辦了兩人同到了四層樓上一套華美的房間裏米克斯滿現著狐疑的神精那偵探卻安坐在一張天鵝絨的圈椅中掏出他的雪茄烟匣來。他說『老朋友我忘卻對你說明了你租下這房間應當論月計算他們纔不會多要你的錢』米克斯大呼道『論月計算你的話是甚麼意思』『嘆照這辦法做去原是很費時日的我並且和時城市市民的住所姓名職業錄便可造出來了你姊姊的姓名住址也許登記在內』米克斯立時把這偵探撵走了第二天有人勸他去和紐約著名的私家偵探夏洛克瓊恩斯商量他取費很大但是解決神祕的事情破獲疑難的案

△

件。如。有。神。助。一。樣。

他在那大偵探寓樓的前室中等了兩點鐘方得見。面瓊爾恩斯穿著一件紫色的梳洗便衣坐在雙象牙的棋桌旁邊面前擺著一本雜誌正在推敲。那一「他們」一欄的啞謎兒這大偵探的一張瘦削而聰明的面龐尖銳的眼睛和那啞謎兒每字的代價那是人人知道也不用細述了。

米克斯說明了來意夏洛克瓊爾恩斯道「要是事情成功我的公費要五百美金」

米克斯鞠躬答應了
末後瓊爾恩斯說道「米克斯先生我可擔任那小樓中失蹤了我爲了要得到一箇線索監視那家喚做葛拉克的人家驀地從他們所住的小樓中失蹤了一家喚做葛拉克的人家失蹤的事在我覺得都是很有興味的問題記得一年前會有一案終於給我辦成。有功的案件這城中男女失蹤的事在米克斯身上撕碎下來的零紙一小片殘餘的卡片上

樓房。至於兩箇月之久有一天我忽的覺得那送乳的和一箇雜貨店的小使把他們的貨物送上樓去時往往轉向後面去因了我這觀察到的一點便立刻發見那失蹤的一家原來他們已遷移到了穿堂對面的樓面中去而改名爲葛來爾了」

夏洛克瓊爾恩斯和他的當事人同到那瑪麗施南德所住過的寓所中去大偵探要瞧一瞧伊的房間可是自伊失蹤以後至今還沒有人家居住那房間又小又暗布置也很陋劣米克斯沒精打采的在一張破椅中坐下了而大偵探卻忙著搜查打

片戲單上撕碎下來的零紙一小片殘餘的卡片上
有多大的意思的東西——一枝不值錢的黑帽針——一隻半點鐘光景瓊爾恩斯恩已得到幾件似乎沒

面有一箇「左」字和「右」字樣。

夏洛克·瓈爾恩斯在火爐架上靠了十分鐘把手支著頭。他那聰明的臉上滿現一副專心致志的神情。十分鐘後他便很興奮的說道。

「來米克斯先生這問題解決了。我能立時帶同你到你姊姊所住的屋中去。你也不必爲伊的安全。上擔心。因爲伊手頭著實有錢——至少是目前儘遇得去呢！」

米克斯覺得同樣的快樂和驚異。

他聲調中含著欽佩之意忙問道：「你是怎樣打探出來的？」

也許這是瓈爾恩斯唯一的弱點。喜作職業上的誇大。他往往預備著細述他偵探的方法。以震驚和悅於一般聽者。瓈爾恩斯將他所得的東西攤開在一張小桌子。

「說道：「用除外的方法把城中好幾處地方都除了縮減到施南德夫人也許要遷去的地點。你瞧見這帽針麼？這就把白露克零橋上電車而不帶一箇帽針以外。排衆登車奮鬥爭座的利器的如今我又要和你作說伊決不會到哈勒姆去。在這扇門後牆上有兩箇鉤子在一箇鉤子上施南德夫人掛著伊的軟帽。另一箇上掛著伊的肩巾。你可以瞧到那肩巾的下端。著在粉刷的牆上已經沾污而粉痕顯然分明。是沒有梳鬚的試想可有一箇中年婦人擁上哈勒姆的火車去身披肩巾而巾上沒有梳鬚以便紮住在門縫中使後面的客人們慢些兒擠上來麼？因此我們把哈勒姆除外了。」

「於是。我斷定施南德夫人並沒有遷居到遠處。去在這殘餘的卡片上。你瞧見一箇「左」字和一箇

△失蹤的姊姊

六▽

字母。一箇號碼。如今我恰恰知道。C 蔭路十二號。是一座頭等的寓屋。在我們以爲決不是他姊姊的財力所能居住的。但我卻發見了這一片撕破的戲單圍成一箇很奇怪的模樣。這可是甚麼意思呢。米克斯先生諒你總以爲沒有甚麼意思的。但是。在一箇燭懸微已成習慣的人瞧來。卻大有意思。

『你曾和我說。你的姊姊是箇擦洗地板的婦人。』往往擦洗寫字間或堂奧中的地板的。我們且假定伊得了一所戲園子裏的工作。米克斯先生那邊不常有人遺失貴重的飾物的。麼在戲園子裏自然。如此米克斯先生請看這一片戲單。看那上面的圓印。是約指是施南德夫人在戲園子裏工作時拾得的。伊郎忙撕了一片戲單。很著意的把約指包起。

來。他們回到了邊道上。米克斯把那從他姊姊房間中帶來的幾件東西。察看着。他把那一片戲單。持近了鼻子。向瓊爾恩斯說道。米克斯先生。我們擦了鉛。問訊之下。卻說這裏並沒有施南德夫人。在六箇月之內。也沒有新住戶。遷到這屋子裏。卻見是一宅櫻色石造成的舊式屋子。坐落在昌盛和尊嚴的四鄰之間。言語所可形容。他們便一同到 C 蔭路十二號去。一笑結束了他的論斷。米克斯的欽佩。歎服也不是夏洛克瓊爾恩斯像一箇成功的藝術家般微微。

米克斯先生。我們準可在那邊找到你的姊姊。——

『我不是偵探。但我以為這紙兒中所裹的並不是甚麼約指。卻是一片圓形的薄荷糖而這有地址的

卡片。在我瞧來不過是一張殘餘的戲園座位券！』

左行〇排十二號』

夏洛克瓊爾恩斯的眼中現著遠望的神情。

他說：『我想你還是和瞿金士商量去。』

米克斯問道：『誰是瞿金士？』

瓊爾恩斯道：『他是新式偵探中的領袖人物。他們的方法和我不同。但是據說瞿金士曾經破過幾件極疑難的案子。我帶你瞧他去。』

一本南山尼爾哈桑氏描寫中等社會的著作。讀一本南尼爾哈桑氏描寫中等社會的著作。那派別不同的兩大偵探很有禮貌的握了握手。把米克斯介紹了。

瞿金士仍是讀他的書。一壁說道：『請將事實說來。』

米克斯說完之後。那更偉大的人物便合上了書。說道：『我明白你的姊姊是五十二歲鼻子的旁邊。有一顆很大的痣。伊是一箇很窮苦的寡婦。以擦洗地板為生。而伊的面部和身材是很粗獷的。』

米克斯道：『這些話把伊形容得極對。』瞿金士便立起身來戴上了帽子。

他說：『十五分鐘中我得回來將伊的新住址交給你們。』

夏洛克瓊爾恩斯臉色泛白了。但仍勉強做出笑容來。到了約定的時刻。瞿金士回來了。瞧著手中一小片的紙兒。

他悄然說道：『你的姊姊瑪麗施南德可在吉爾。』

頓街一百六十二號屋中找到伊住在五層樓穿堂後面的房間中那屋子去這裏不過四家門面」他又向米克斯繼續說道「也許你先生證實了再回這裏來瓊爾恩斯先生等著你就是了」米克斯急急地趕去二十分鐘中他已帶著一張笑臉回來了

他答道「伊真的住在那裏並且很好請說你的公費要多少」

碧金士道「兩塊錢」

米克斯付了錢走了夏洛克瓊爾恩斯手中擎著帽子立在碧金士的面前

他囁嚅道「可能許我多問——你倘瞧得起我——也許你不反對——」

碧金士歎然答道「當然不反對我不妨把我的方法告知你你記得那施南德夫人的身材面貌麼

你可知道像這樣的一箇婦人不會用了每禮拜付錢的辦法而給伊自己辦一幅放大的鉛照麼此間一家最大的鉛照廠恰恰就在街角我去從他們的帳簿上錄了伊的住址下來不過如此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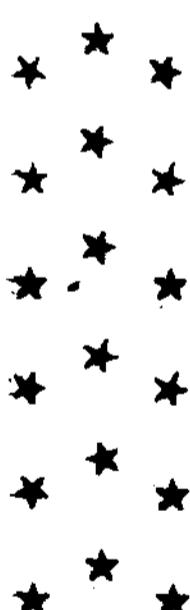
歐亨利 O. Henry 美國短篇小說之王也其真

姓名曰威廉西南包德 William S. Porter 以一

八六七年生於北加羅令那州嘗為牧童為新聞記者為藥肆夥後居紐奧連州治短篇小說有「四百萬」「城中之聲」「菜子與國主」諸傑作

綜前後所著凡二百七十餘篇俱名人以「美國之莫泊桑」稱之死時方在壯年距今可二十年

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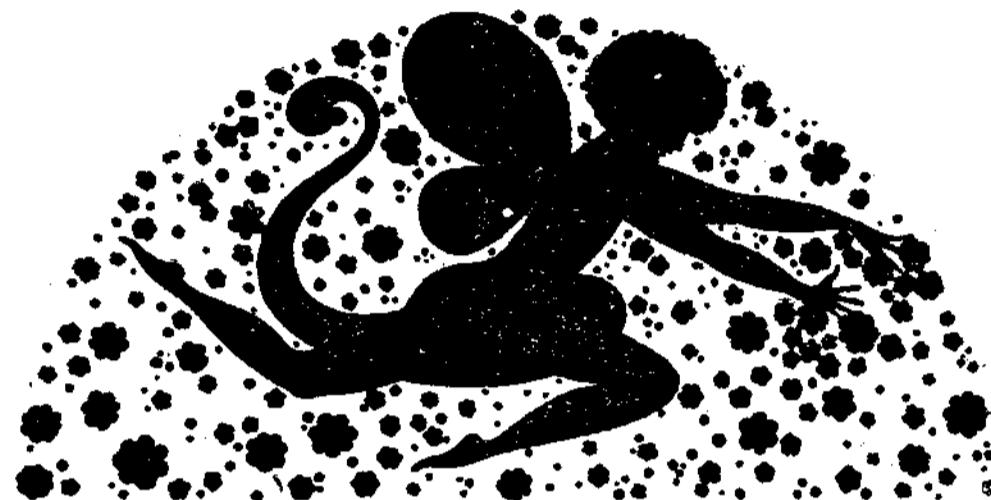
珍珠頭面

張碧梧

家庭偵探宋悟奇旅行歸來的第二天大早便來了一位不速之客。瞧他的名片是姓黃名叫植之據看門人說在主人回來之前這黃先生已來過好幾次起初打聽主人幾時回來我說沒有一定後來他又問起主人是往甚麼地方去的彷彿問明了地址他要趕了去我說主人此番出門是往各處旅行沒有一定的住處我也會問起他有甚麼事這樣急於要見主人他說事情很重要必須與主人面談告訴我是沒用的那末我只索不再問他了方纔他來時啓口就向我說主人悟奇略一沈思便對看門人道你去領他到這裏來好了。

黃植之是箇二十多歲少年面貌生得很俊美衣履也十分都麗見

▲珍珠頭面



而知爲富家子弟。他跨進書室見了悟奇。如獲至寶。似的搶前兩步。緊緊的握住悟奇的右手。很誠懇的說道：「啊唷！宋先生可真叫我望穿兩眼了。你倘再不回來。我真箇要急死了。因爲我這件事已經耽擱了二十多天。倘再遲延下去。恐怕破獲就更難了。」悟奇微笑着。說道：「有話坐下來慢慢講。」植之便在悟奇身旁的椅上坐下。悟奇先問他道：「你怎麼曉得我回來了呢？」植之答道：「這就見得你確爲社會上人所重視。你的一舉一動都有人注意着。尤其是那班新聞記者。悟奇道：「莫非報紙上有得登出嗎？」但是各大報上。我並沒瞧見。想來定是小報上罷。植之道：「是的。我是從快報上瞧得的。各大小報上都沒有。你回來的消息。獨快報上有真不愧喚。做快了！」宋先生我日夜盼望你回來。實因有一件很緊要的事。非你回來。不得解決。悟奇道：「甚麼事呢？」植之揚起聲音。

說道約摸在二十多天前……那一天我切記得是上月的十三日我再也不會忘卻的那天的下午三點多鐘我忽的覺察我家的一副珍珠頭面不知去向了我這一急真是非同小可因為這副頭面都是用精圓的珍珠穿成還鑲嵌着好多翡翠紅寶石等價值固然極貴而且是從先曾祖母手裏歷代遺傳下來的如今竟在我的手裏失落了我心上怎能過得去呢悟奇道你既是忽然覺察的那末這珍珠頭面諒來不是被強盜搶去也不是被歹人騙去莫非是被人偷去的罷植之道是呀一定是被人偷去的不過偷得很巧妙叫人猜不出他是怎樣偷法的悟奇道既然是椿癩案想來總不會有多大的神祕警察署裏總該辦得了當時你可曾報告警署嗎植之道我在發覺之後頓時便去報告那署長辦事到很認真隨即派人到我家裏實地查勘同來的有箇姓

楊的偵探他曾向我說他在警署中充當偵探已有十。多。年。辦。過。的。案。子。很。多。經。驗。很。是。豐。富。他。查。勘。之。後。一。口。便。斷。定。這。是。椿。竊。案。竊。賊。定。是。從。後。門。進。出。的。悟。奇。微。詭。道。何。以。見。得。呢。後。門。上。有。甚。麼。可。疑。的。形。跡。嗎。植。之。道。有。是。有。的。不。過。並。不。是。楊。偵。探。自。家。查。出。卻。是。我。告。訴。給。他。的。原。來。楊。偵。探。在。我。屋。中。查。勘。了。一。遍。便。問。我。那。天。夜。裏。可。曾。聽。見。有。甚。麼。響。動。我。說。響。動。到。不。會。聽。見。不。過。用。人。們。早。起。時。瞧。見。後。門。是。大。開。着。他。們。疑。心。夜。裏。有。賊。人。來。過。忙。向。四。下。裏。查。點。物。件。客。堂。裏。的。一。架。鐘。一。隻。花。瓶。和。一。對。蠟。扦。果。然。沒。有。了。我。因。爲。損。失。不。多。所。以。不。會。報。警。但。楊。偵。探。聽。了。我。這。番。話。很。得。意。的。說。有。了。有。了。偷。取。鐘。花。瓶。蠟。扦。的。賊。縱。然。不。是。一。人。也。必。是。一。伙。悟。奇。忽。鄭。重。的。問。道。慢。着。慢。着。你。那。珍。珠。頭。面。價。值。既。

高又是歷代遺傳之物收藏的地方自必十分妥善。是放在那裏的呢。植之道最近是放在保險箱的抽斗中。保險箱是放在樓上我的書室裏總可算是很妥當了。悟奇道抽斗上有鎖箱門上又有鎖當中的物件決不會輕易丟失。你可曾察看鎖是否損壞嗎？植之道兩道鎖都毫無損壞因為倘有損壞我把鎖匙投入鎖孔時怎能旋轉如常呢？悟奇道這話很對。這樣說來那楊偵探的斷語就可見得大謬不然了。偷珍珠頭面的這箇賊既能不留一些痕跡開了那兩道鎖偷去珍珠頭面他當然很有本領絕不是尋常的小偷。既然不是小偷又怎會愛上鎖花瓶和蟠杆等物呢？據我想來偷鎖花瓶和蟠杆的不過是一箇小偷。偷珍珠頭面的卻另是一箇有本領的竊賊。固然不是一人且必非一伙。植之道連點頭道你這話很是極端的相信那楊偵探臨走時又向我誇。

示了一番說這案不必費吹灰之力就可破獲的誰知過了這許多日子仍是消息毫無我也會去問過他卻說因為手裏有別的更重要的案子祇得把這椿小竊案暫擱一下其實我瞧他的神情必是無從下手故意這樣說稍爲遮遮面子罷了因此我非常盼望你早些回來我相信這椿案子不經過你的手再也不會破獲的悟奇道這也未必見得不過我這他卻說因爲手裏有別的更重要的案子祇得把這椿小竊案暫擱一下其實我瞧他的神情必是無從下手故意這樣說稍爲遮遮面子罷了因此我非常盼望你早些回來我相信這椿案子不經過你的手再也不會破獲的悟奇道這也未必見得不過我這

初我總以爲這是心理上的變態值不得去注意的及至發覺珍珠頭面果然失蹤之後我這纔明白告訴給我極之很鄭重的答道說來話就很長了起初我總以爲這是心理上的變態值不得去注意的及至發覺珍珠頭面果然失蹤之後我這纔明白告訴給我極之很鄭重的答道說來話就很長了起初我總以爲這是心理上的變態值不得去注意的及至發覺珍珠頭面果然失蹤之後我這纔明白告訴給我極之很鄭重的答道說來話就很長了起初我總以爲這是心理上的變態值不得去注意的及至發覺珍珠頭面果然失蹤之後我這纔明白告訴給我極之很鄭重的答道說來話就很長了

樣的多疑。那天早起，我聽見客堂裏失竊了許多東西。論理便該疑心到珍珠頭面會否同時被竊。但當時我絲毫沒有這種疑心，所以我並未開箱查視。直到午後三點鐘時，我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來了。他介紹給我他的另一位朋友——悟奇。插言道：慢着。你這朋友姓甚名誰？他介紹給你的這位朋友姓名。又是甚麼種之道？這箇我應該告訴給你的他們恰巧在那天午後來到，偏又要賞鑒我這珍珠頭面也。許負着幾分嫌疑，我這朋友是姓彭，名叫敏之。和他同來的那箇朋友姓名卻是劉玉甫。據他們二人說，他是險敏珍珠頭面，特地託敏之介紹要向我索觀。一同來的好友當即答應到書室中去開那保箱。誰知那隻抽斗中已是空無所有了。我告訴給他們，也就很掃興的走了。悟奇道：那末這珍珠頭面究竟是何時不見的？你當然是不曉得的。但是你最後一次瞧見他是在甚麼時候呢？植之略想了。

一想答道：日期我還記得是在上月五日那一天距離我發覺時差不多有一箇星期。因此我又疑心和那天的事定有重大關係。悟奇問道：那天有甚麼事呢？植之答道：那天是我的一位表兄結婚的日子。內子會戴上這副珍珠頭面去吃喜酒。當時我會勸伊莫戴。免得被歹人們瞧見惹出是非來。伊卻一定不肯。說是橫豎是坐汽車來去，還怕在路上被人搶去。嘴宋先生你有所不知。我那表兄是借在通商大旅社的禮堂行結婚禮的。旅社裏進出的人是何等的多。想必是在那箇時候引起歹人的覬覦設法偷去的。你意下以爲何？如悟奇沈吟了一下，答道：我必正和你夫人熟識。他怎能知道伊的姓氏和他。

△珍珠頭面

住處縱謂他打聽着了他又怎能曉得了他又用甚麼方法偷開了保險箱上的兩重鎖再不留下一些痕跡呢植之聽到這裏又連連點頭道這話有理這定是我多疑了不過珍珠頭面如今已不知去向確是事實請問是怎樣失去的呢悟奇不答再問道你夫人那天吃了喜酒回家那頭面是你親手放入那抽斗的嗎植之道是的我又親自鎮上那兩道鎖悟奇道自從那一天起直到十三日下午三點鐘止你不會再去開箱查看嗎植之道不會悟奇道在那一天以前我想你定會因心疑太甚的原故常常的查看罷植之應聲道是的現在回想起來那種舉動實在無有道理既是好好的收藏着爲甚麼又如此的不放心常常查看這正所謂庸人自擾罷如今果然擾出事情來了悟奇不禁微微一笑掉轉話頭又問

道那保險箱門和抽斗上的鎖匙。你是自家帶在身邊罷植之道。是的可算是刻不離身。說着從懷內掏出一箇扣着許多鎖匙的大鋼圈圈上還結着一根鏈條。那一端想是扣在裏面衣服的紐扣上。悟奇道你每次查看珍珠頭面可曾把鎖匙交給別人叫他替你去開鎖植之堅決的答道絕對不會有過。每次都是我親自動手。從未假手於人。悟奇道衣櫥衣箱和那保險箱中想來總不會祇收藏那副頭面自然再有別的物件。在拿取別的物件時你或許會假手於人。罷植之道也是不會有過的。那衣櫥衣箱和保險箱裏面雖都放着別的物件。但都不是日用所需。絕未曾常去拿取。悟奇默然了片晌。纔道如是被人偷去的無論這入怎樣精密。總不會不留下一些痕跡。可惜當時我不在場。否則經我一番查察。

多少總可得到些線索破獲就比較的省事了……

警署中派人到你家查看之後難道連一些活動也沒有嗎我想總不致於這樣罷植之道有是有的他

們會到各當鋪和珠寶鋪裏打聽可會有人拿這樣一副珍珠頭面到來質錢或是出賣可是各鋪中人也

不約而同的都回說沒有悟奇聽了這話不由得笑

了一笑又微微嘆了口氣道這種辦法可真是魯鈍

極了這珍珠頭面據你說既這般貴重當然不是市鈍間常見之物縱被賊人偷去賊人必不致立卽拿去化錢自露破綻縱然拿去化錢也必是拆散開來使人不易辨認警署中人竟這樣的無有常識向當鋪和珠寶鋪去打聽當然打聽不着甚麼了黃先生這案子原不算怎樣重大不過照你所說的情形看來也委實有幾分奇怪可是天下無不破的案件當替你查箇水落石出也許能物歸原主也論不

印着府上電話的號碼我有了頭緒打電話告訴你好了你既不必慌張憂急也不必再去催那位警署裏的楊偵探我立刻就替你進行預料三天之內定可有信息給你了植之聽了這話何等高興當即連聲稱謝作別而去

* ★ * ★ *

到了第二天植之因為未接到悟奇的電話已等到很不耐煩便趕到悟奇家向看門人探問悟奇是到此刻還未回來不過剛纔打來一箇電話說是到否在家看門人說我主人今天一大早便出門去直到此刻還未回來

植之約摸等了二刻鐘悟奇果然回來了悟奇見了

他領到客堂裏坐定

擺看門人因他是熟客便把他領到客堂裏坐定

回家吃午飯的植之道那末我就在這裏等候他

當替你查箇水落石出也許能物歸原主也論不

定如今你且安心回去等候我的信息你這名片上

△珍珠齋

因爲今天纔是第二天所以不會打電話給你植之。搶着問道我奉託的那件事怎麼樣了呢。總該有些頭緒罷。悟奇很安閒的答道非但有些頭緒可以算是完全明瞭了。植之跳起身道這話當真嗎到底不愧是著名的大偵探啊。請問我這珍珠頭面畢竟是誰偷去的能不能夠物歸原主呢。悟奇道能夠能夠而且一伸手就可拿到和探囊取物一般容易。植之道似乎有些遲疑。問道往那裏去拿呢。悟奇道不必往別處去。祇須在你府上向各處搜尋一番。包管就可尋到大多數。正是在你的臥室裏。植之越發狐疑。想看那賊人既已偷到手怎肯不隨身帶去呢。悟奇道固然不會在我家裏更不會在我的臥室中你想的人並非外人呀。倘是外人所偷當然立刻拿走但是偷偷因爲外人是無從下手的。不過我家裏固然沒有。

多人從各種情形看過去他們都沒有偷取的嫌疑。既然他們當中有人心存歹念可是他又怎會曉得這頭面是藏在那保險箱裏他又那裏來的鑰匙去開呢。悟奇連連點頭道這話說得對極了但是你要記得倘然偷這珍珠頭面的賊人正是這珍珠頭面的主人他不是便很容易下手了嗎。植之雖然聽了這話似乎還不很明白悟奇的意思略為想了一想方纔想過來瞪起兩隻眼睛大聲喊道這是甚麼話你竟把我當做是偷這頭面的賊人麼這真笑話極了頭面本是爲我所有我何必有這一偷要去冤枉誰呢。悟奇微微的笑着道你莫燥急坐下來聽我說你實在是生怕那珍珠頭面被人偷去便莫名其妙的先自家動手偷了植之搶着道這話我也不情太矛盾了罷悟奇正色說道你有所不知這正是因

害。心。太。過。而。發。生。的。一。種。神。詭。的。病。態。呀。你。曾。時。刻。
 於。是。你。的。腦。經。中。便。深。深。的。留。下。一。箇。印。象。及。至。上。方。
 月。五。日。你。夫。人。戴。了。那。頭。面。出。去。你。的。恐。懼。心。越。發。
 厲。害。腦。經。中。的。那。箇。印。象。也。就。越。發。深。切。因。此。這。種。
 痘。詭。的。病。態。便。發。生。了。你。便。不。知。不。覺。的。幹。出。這。回。
 事。來。你。幹。這。回。事。的。意。思。當。然。不。是。偷。取。卻。是。要。
 備。給。別。人。偷。去。你。要。替。他。再。換。一。箇。安。全。的。所。在。的。
 事。完。全。忘。卻。無。怪。乎。十。三。日。那。天。午。後。你。見。那。抽。
 斗。裏。不。見。了。那。副。頭。面。便。以。爲。是。給。人。偷。去。了。植。
 有。興。趣。等。到。聽。完。了。將。信。將。疑。的。問。道。宋。先。生。我。不。
 信。世。上。會。有。這。樣。希。奇。的。病。症。悟。奇。懇。切。的。答。道。還。

並。不。是。我。胡。謬。亂。道。這。種。病。症。委。實。是。有。的。名。稱。喚。
 做。離。魂。病。從。前。我。曾。僱。用。一。箇。廚。司。誰。知。他。竟。有。這。
 半。天。事。復。行。上。床。去。睡。第。二。天。起。來。卻。一。些。不。曉。得。
 還。以。爲。是。誰。在。幫。他。忙。呢。後。來。我。想。這。是。多。麼。危。
 雖。然。他。竟。生。起。火。來。說。不。定。要。鬧。出。大。亂。子。做。離。魂。病。
 因。此。我。就。把。他。辭。歇。了。你。的。這。種。行。動。和。他。的。正。是。
 大。同。小。異。呀。悟。奇。雖。這。樣。說。但。植。之。似。仍。不。能。深。信。
 悟。奇。窺。知。他。的。意。思。便。再。對。他。道。現。在。我。不。一。定。要。
 着。你。的。屋。中。或。竟。在。你。的。臥。室。裏。把。那。副。珍。珠。頭。面。尋。
 出。去。便。親。自。去。接。聽。只。聽。得。植。之。很。得。驚。的。說。道。宋。
 未。

△珍珠頭面

的。下。先。生。你。真。是。神。人。啊。所。料。果。然。不。錯。我。已。在。我。臥。榻。

珍。珠。頭。面。完。好。無。缺。的。尋。着。了。但。我。不。幸。患。

了。這。離。魂。病。難。保。後。來。不。再。鬧。笑。話。我。此。刻。要。到。醫。

院。去。診。治。我。們。再。會。龍。悟。奇。也。不。和。他。說。甚。麼。笑。嘻。

嘻。的。掛。上。聽。筒。準。備。出。門。去。了。





殺人犯

朱·
穀·

這時冬季的寒威正是飛揚拔扈風雨一陣連一陣的在空中猛力搏戰我（吳繁雲自述）坐在辦事室裏靜聽着窗外的風雨聲好似怒潮似的在那裏洶湧翻騰我們的辦事室也像輪船的船房一般當輪船在海洋中駛行時遇到了颶風飄搖搖的震動不停我這時雖坐在辦事室裏火爐面前瞧着爐裏熊熊的火簇起着空洞的幻想我的朋友楊芷芳這時卻伏在他的寫字檯上瞧着過去的日

報。好似津津有味。我枯坐了一回。很覺寂寥。無聊想和芷芳談話。但瞧他那種全神貫注的態度。卻又不便開口。我無聊之極。就起身在書架上取了一冊俄國小說家杜洛涅夫的小說集。回身坐到搖椅裏。隨手披閱。可是我披閱了幾頁。覺得那紙上一行行的細字。由清晰而變爲模糊。小蟲般的蠢蠢然在紙上跳舞起來。我瞧着這跳舞的字。我的手不由不漸漸放鬆。刷的一聲。那書早從我的手中掉在地板上面。

我正在這昏昏想睡時，猛聽得芷芳向我說道：「紫雲，你不要這般睡，思昏昏，我們有主顧來了。」芷芳這話固然很有力量，我的睡魔立時逃去，回頭一看，我們辦事室的室門已開得筆直，一股冷氣早從門外直冲進來，在那門口正立着一箇惡狠狠的男子，瞪着二眼向我們二人望着，我吃了一驚，身子不覺直坐起來。那時那男子已大踏步跨進室中，兩手向腰，部一叉，兩脚左右分開，乾然立定，向我們二人大聲問道：「那一位是扶助女權的大偵探楊芷芳？」芷芳這時已把報紙擋下，把旋椅旋向着他，淡淡的說道：「我就是私家偵探楊芷芳，先生到這裏來，有什么要和先生討論？討論女權問題罷了。」我聽了暗想：「楊芷芳，麼好，我到這裏來並沒有什麼事情，不過要和先生討論討論女權問題罷了。」我聽了暗想：「楊芷芳，麼好，我到這裏來並沒有什麼事情，不過要和先生討論討論女權問題罷了。」

覺討厭。這時芷芳已回答他道：「好極了先生要和我們討論女權問題很是歡迎請坐下罷！」那男子搖了搖頭說道：「我來了半天還沒有把我的姓名告訴你們現在讓我先自己來介紹了再說我姓華。叫仲英是城北學校的級任教員住在古市巷十號好了現在我來和你討論女權問題罷！」這位華仲英先生走進來之後我們辦事室的門兀是筆直的敞開外邊的冷氣向內直冒很覺難受我就立起來把門關上了順手將門邊電鈕一扳室中的電燈來立時大放光明這時雖是下午四點多鐘但在這陰霾密佈的時候室中已暗暗的似已入夜我開亮了電燈回身坐到搖椅中向華仲英仔細一看見他的身上穿著一件黑呢的中山裝肩上披着一件雨衣雨點映着電燈亮晶晶地發光頭上戴一頂厚呢雨帽那積着的雨水兀自滴將下來他的面部是方方

的。甚。是。英。挺。但。兩。頰。微。微。聳。起。兩。箇。眼。眶。也。現。着。灰。色。這。時。他。似。乎。含。有。怒。意。面。色。泛。得。很。紅。兩。眼。也。圓。睜。着。發。出。兩。道。奇。光。他。的。臉。上。滿。沾。雨。水。但。牠。卻。好。似。沒。有。覺。察。並。不。措。拭。只。高。聲。說。道。「在。這。畸。形。的。社。會。上。無。論。是。法。律。是。輿。論。對。於。女。權。已。扶。助。到。極。點。女。權。的。勢。力。早。比。男。權。伸。長。萬。倍。我。現。在。也。不。要。提。別。的。祇。須。把。蘇。州。最。近。發。生。的。兩。件。事。情。談。談。就。可。證。明。我。的。說。話。不。錯。第。一。柳。巷。劫。案。那。位。鄒。李。氏。雖。然。被。強。徒。威。逼。但。那。賊。物。兇。器。都。在。伊。的。身。上。搜。出。假。使。換。了。箇。男。子。無。論。他。的。身。上。驗。出。多。少。傷。痕。總。逃。不。掉。通。黨。窩。贓。的。嫌。疑。就。是。不。一。同。槍。斃。至。少。也。要。嗜。幾。年。鐵。窗。風。味。怎。能。似。伊。一。般。宣。告。無。罪。呢。
第二黃慧如與陸根榮的案件。法院判陸根榮罪狀的判文是兩樁罪名。一樁是誘姦罪。照黃慧如的供詞看來，明明是黃慧如自願，當然不成誘姦。現在高

等法院已判這椿誘姦罪不能成立了我們可以不必去講第二椿是幫助竊盜罪更加笑話了幫助竊盜和不幫助竊盜我們且不談不過由我們門外漢瞧來竊盜的主犯和幫助竊盜的從犯當然主犯的罪要比從犯的罪來得重但現在呢幫助竊盜的陸根榮已明文規定在模範監獄裏坐二年牢監了那位竊盜主犯黃慧如卻風頭十足的在志華醫院生產法院也沒有判伊一天的徒刑法律對於女權既這般保護不惜顛倒定罪社會上的輿論雖然新舊兩派對於黃慧如箇人贊成反對正在竭力爭辯可是卻沒有一人敢呐喊一聲陸根榮判罪黃慧如也要判罪的話的像這樣的社會對於女權不是也扶助到極點麼一仲英說話的當兒他的聲浪愈說愈高說到最後他額上的筋絡稜稜綻起左手叉着腰部右手握着拳頭角鬚似的在空中揮動好似要和

這。畸形的社會替男權奮鬥出一條優勝的路來。我瞧着他其勢洶洶的態度心中很覺得好笑不禁說道：「華先生我們是私家偵探你這種女權問題似乎應當和律師們去討論比較和我們當偵探的人討論來得有些用處」我說完了正在聽仲英的答辭。芷芳卻放着冷淡的態度突然說道：「華先生別人的事情你已討論過了現在來討論你自身的問題。」芷芳這句話果然很使我奇怪那華仲英似也沒有預防芷芳這句問話他怔了一怔那種汹涌之勢也減去了大半他把頭上的雨帽拿在手中揮了揮道：「的確我自己果然有一些事情要和先生們討論不過因為先生們常常高唱着扶助女性……」芷芳突然站起身來大聲說道：「你可是殺死了一箇女子麼？」仲英更不答話刷的把右手伸在裏面褲袋裏拔出一拔黑色的手槍來揚了一揚。

揚大聲說道：「的確的確我已把我不貞的妻子和那不要臉的亡八一起槍斃了。」仲英說完把手槍向芷芳拋去芷芳疾忙接在手中仔細瞧了一瞧輕放在寫字檯上一壁說道：「你已開去三粒槍子了。」仲英道：「我眼瞧這一對不貞的狗男女給我殺死開了二響槍外加一響自然要開去三粒槍子了。」芷芳道：「你這枝槍是從那裏來的？」仲英道：「這是向我們校裏體育教師借的我爲了要殺死這一對無恥的狗男女才說了謊話借到的是不關這事的本身現在我們來討論我殺死不貞妻子的這態度似乎也和往日不同他移了一把椅子請芷芳坐下一面說道：「華先生請你把這事的情形說得

詳細一點好使我們討論起來有些把握你今天殺死的一箇是你的夫人還有一箇是什麼人呢」仲英道「一箇是我的妻子何雪珍還有一箇是我的朋友姓陶他的名字因他已給我殺死了也不必說了」正芳道「你殺死他們諒已得到了他們不端的憑證了」仲英道「正是我倘使不是親眼目睹他們那種曖昧的勾當自然也不致把他們殺死的現在我把這事情說得更詳細一些我娶雪珍的時候是在三年前頭那時我們是由自由戀愛而請求雙方父母許我們結成夫婦的我們結婚之後我仍舊在幹教員的生活朝出夜歸在學校裏授課雪珍原是在模大女學擔任手工音樂教席就也仍在那裏教了伊的態度就和往日不同近來『黃陸之愛』的案件發生了伊的態度益發可疑我歸家的時候十天中難得

有一天在家往往非到薄暮不歸我越看越疑就推說今天我住在校裏在方才三點鐘時借了手槍突然回去這一對不貞的男女果然大膽地在我的書室裏面同坐在沙發中親密的什麼似的哼哼對他們不起請他們嚐嚐衛生丸的滋味了」他說着餘怒未歇兀是虎虎作勢我見華仲英竟敢在行兇之後在我們辦事室裏滔滔雄辯心中有些不服因反辯他道「華先生你的夫人既然是學校教師又是有這個人格的女子和你的朋友談談話也是平常的事你怎能說他們幹無恥的勾當呢」仲英不等我說完他的眼中射出兩道火也似的光焰大聲說道「謝謝罷我這幾年中的經驗覺得越是識字的女子越會幹無恥的勾當伊會和你自由戀愛麼」在這種畸形的社會

上女子比男子真占優勝得多哩」我道「你既得到你夫人暖昧的憑證儘可控告你的夫人定他們的罪也可一出你心頭的悶氣」仲英道「你的話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控告一箇舊式女子或者法律還可判決伊的罪狀至於那輩新式女子滿口熟得多控告的結果至多判決離婚我做丈夫的男子還要貼還伊幾千元的贍養費哩自然不如由我親手執行一槍了事既公平又爽快并且便利得多哩楊先生你道對麼」芷芳這時站在地中很興奮的聽着這時才擡頭答道「華先生你的話自有他的理由但你到這裏來可是要我在你判罪的時候當立就要到公安局去自首的但因你們口口聲說什麼扶助女權所以我在自首之前來告訴你聲雖

們一聲一九二九年的女權委實無扶助之必要楊先生對不起我要到公安局去了」仲英說到這裏刷的站起身來似乎要出去的樣子芷芳這時斗在他面前一站緩聲說道「華先生你事情我們還沒有討論呢請你且寬心再坐一會讓我去打筒電話再來和你討論」仲英給芷芳這溫和而莊嚴的態度鎮懾着不由不仍復坐下芷芳又向他道「你的夫人不是在模大女學擔任教課的麼」仲英點了點頭芷芳聽了就回身走出去隔了一回才回進來這時他的態度很是興奮大聲向仲英道「先生你事情很有興味現在我要出去半箇鐘頭你且和我的朋友在這裏談談公安局儘可慢慢地華先生談談我半箇鐘頭就來」芷芳說完把槍上的手槍塞在褲袋裏穿上套鞋急急披上雨衣戴

了。兩帽向我和仲英點了點頭就大踏步走將出去。
這半箇鐘頭確是使我最感困難的光陰那位來
客是一箇剛才殺死二人的兇手祇須瞧他那種惡
狠狠的態度就會使人感到不快芷芳這次出外是
不是到公安局和汪寶錢商議逮捕他的手續但是
公安局是有電話的芷芳儘可打箇電話去請汪寶
錢來何必在這狂風暴雨中趕出去放這箇殺人兇
手在我們寓裏叫我一人對付我想着越覺心中不
安但那位華仲英卻默默地坐着好似想什麼心事
態度卻還和平並無兇暴狀態我的神經卻很緊張
聽聽窗外的風雨聲浪兀如萬馬奔騰一般我和他
默默地一分鐘一分鐘的坐下去越坐越覺煩悶而
那時間也越坐越長壁上掛鐘的鐘擺好似拖着機
器儀量慢慢地慢慢地不肯過去這樣一分鐘一分
鐘的挨下去好容易挨過了廿分鐘那位華仲英先

生斗的不肯安坐了從椅子上跳起身來大聲說道。一殺了人總要償命的我呆坐在這裏幹什麼等人來捉麼太不光棍了自首去自首去」仲英說時真要開步走出去了我瞧他這種樣子暗想「他莫非想滑腳溜走麼我雖不是芷芳的托付爲法律爲治安都不能讓這殺人的兇犯逃去」因就立起身來故作緩聲說道「華先生請你再寬坐一回楊先生剛才出去時說你儘可慢慢上公安局去你坐了再說諒他總有辦法和你討論的」仲英聽了好似沒有聽得依然大聲說道「我已把這對無恥男女殺死已出了心頭之氣就是償命死得也很值得也很光明了」這真使我益發爲難了瞧他那種的態度似乎要奪門而出假使我要禁止他出去瞧這形勢像他這般殺人的人勢必至弄出打局放他出去呢又違背了芷芳的托付我正在這兩難的當兒忽見

室門呀的開了早閃進一箇人來大聲說道「華先生你要去麼且慢且慢我們還沒有討論你的事情哩」我見芷芳已把室門闔上屹然的立在門首瞧他那雙閃閃的目光凜然的態度似乎另外已發見了什麼他見仲英掉身轉去就大步走到他的面前

不過我須鄭重向你說。尊夫人確是箇端莊的女子。並沒有和人發生過不端之事。現在我且請你和尊夫人到一箇所在暫住幾天。你就會完全明白你的錯誤了。芷芳說完。回頭向室門大聲說道：「華夫人請進來罷。」

立定身子說道：「華先生，你的見解自有你的理由。不過人的好壞原不能一概而論的。男子有好壞，女人當然也有好壞。舊女子有好壞，新女子何嘗沒有。英怔了一怔，才冷笑道：「你怎麼知道呢？難道我親眼目睹的事是不能作證據的麼？」芷芳點了點頭，說道：「正是。不但你親眼瞧見的不是事實，並且你所殺死的也並不是尊夫人。」仲英詫異道：「那麼我難道做夢不成？不，我明明開過三槍的，那麼我打死的是什麼人呢？」芷芳道：「這箇現在且不談。

此案這般的結果不但使仲英不懂連我也好似墮入五里霧中莫明其妙我瞧仲英由他那位端莊美麗的妻子扶出室去不禁向芷芳道「芷芳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啊」芷芳把雨衣卸去了掠在衣架上又把雨帽掛了坐在旋椅裏脫去套鞋才擡頭答道「不過是仲英神經病發作一幕滑稽劇罷了」我道「仲英的開槍也並不是事實麼」芷芳道「他開槍是確實開過三槍的不過並沒有殺過人祇打碎了一隻花盆和打翻一座花架這事的主因是這般的華仲英因現在社會上發生了幾件『婚

246

變。」案件他的腦筋不禁錯亂了竟發起神經病來。疑他的妻子不貞他的神經病越發越厲害竟弄出今天的滑稽劇原來他的腦筋裏面既常浮現着妻子不貞的幻覺他今天帶了手槍跑回家去在這陰暗的雨天一跑進書室他的幻覺在黑暗中又浮現了出來他以為花架是他的妻子就開槍轟擊接着又急急跑到我這裏來以為他的妻和他的友人陶某已一起殺死了。我聽了芷芳的解釋回想仲英來時那種態度確像是發神經病的徵象但我那時因了他的手槍給芷芳驗看缺少三粒子彈的緣故把他的謔語當作了實事因就向他說道「芷芳我真佩服你的眼光但你怎樣知道華仲英是發神經病呢？」芷芳道「我在他來時一見他的態度和兩道眼光就覺得他有神經病的徵象又聽他的言論過分偏激益發覺得他是箇神經病者不過見了。

他開過的手槍也覺一呆以為他真的殺了他的妻子因此我忙打了箇電話到模大女學去一問吳雪珍據那學校卻說剛才回去我推算時間知道仲英並沒和他妻子見面因就換了雨衣趕到仲英家裏固然不出我的所料因此我和他的夫人商量了就急急一同回來送他到一處地方去療治我聽了笑道「大約又是蘇州醫院的生意了」芷芳道「不錯紫雲但你也得益不淺呀這椿送上门的生意既解了你的煩悶在這風雨之夜你又有了資料可以着手撰述了」



247

贈吳觀岱詩

逸梅

曩草梁谿鴻雪一文刊諸於本誌篇中錄及胡石予師之贈吳觀岱詩茲得師蠟印詩頁則詩已自加竄易較前益樸茂有致矣詩云九龍靈氣入君袖化作一枝筆蒼秀山水人物日出奇大江南北推耆舊入門喜得見山人長鬚白雪瘦有神論畫一吐心得語中天月朗開層雲山人出山爲壯游匹馬北看黃河流萬山挾我畫師去絕好奇緣燕市住知己鄉士老南湖祕閣同觀萬軸圖宋元以還作者衆追摹日夜心神舒歸來雄視六合內龍門聲價高一代投贈不肯不擇人是何意趣羣疑怪滄桑世界感飄蕭人老湖山酒一瓢秋風歲歲病纏苦今日快談與高舉對客殷勤無倦容貌古語古情亦古出示傑作精氣凝（近臨石濤小冊石田碧山吟社圖長卷）我敢許君大壽徵



鑽別針

王天恨

康卜森微笑着向我道：「紀克，你這幾天來爲何悶悶不樂？連報紙都懶得去看，究竟爲了何故啊？」說着用手牽了我的大衣。我見他這樣明知故昧，更是憤懣惡聲道：「你不曉得我爲了甚麼事麼？大債探我不知見過多少，從不曾看見過像你這樣的傲慢連我請你做一件事，都置之腦後，何況外人？」楊蘭英說出這句話來，我道：「你還是這樣明知道麼？康卜森詫異道：「呀！你有甚麼事請我唉老友，你怎樣失去了一支鑽別針？不是我請你偵查的麼？」康卜森道：「唔！你爲了那支鑽別針而悶悶不樂？」

康卜森微笑着向我道：「紀克，你這幾天來爲何悶悶不樂？連報紙都懶得去看，究竟爲了何故啊？」說着用手牽了我的大衣。我見他這樣明知故昧，更是憤懣惡聲道：「你不曉得我爲了甚麼事麼？大債探我不知見過多少，從不曾看見過像你這樣的傲慢連我請你做一件事，都置之腦後，何況外人？」楊蘭英說出這句話來，我道：「你還是這樣明知道麼？康卜森詫異道：「呀！你有甚麼事請我唉老友，你怎樣失去了一支鑽別針？不是我請你偵查的麼？」康卜森道：「唔！你爲了那支鑽別針而悶悶不樂？」

我冷笑道：「一支二千元價值的鑽別針失去了，竟說沒有偵探的價值？試問甚麼案件才算大呢？而且這支鑽別針失去了，我在嫌疑之列，雖然十元八元的價值也必須設法覓回，我方能安心。」康卜森忽然作怒艾狀道：「紀克，你既如此說，我倒不能不替你盡力了。請你把當時失去的情形詳細說給我聽。」我不耐道：「我早已說給你聽過了，你別這樣裝聾作啞。罷我知道你不屑承辦這種小案的。」康卜森道：「唉老友，你真動了怒了。老友這事算我疏忽。」

△鑽別針

一▽

當抱歉的實因案情平淡失去的東西價值不過如此。沒有注意隨後也就忘懷。你今天既爲了這事和我鬧意氣。我倘不趕快着手偵探真箇算不得多年的老友了。請你再詳細告訴我一回罷。』我沒好氣只得約略說道：『那天晚上我到蘭英家裏。那時伊正在樓上臥室中坐在床沿上對着一幅美人畫發了遐想。一見我進去方始露出笑容。請我也在床沿上坐定談了一回閒話。伊忽然把那支別針取下來。我當做玩具般玩着。我無意間由伊手上接了過來。到我臨行時。我想起別針已不知去向。尋了好幾次。會幾乎把樓板都翻轉過來。都沒有尋到。我記得陳媽曾在樓上好。久倒了一杯茶給我。』康卜森道：『你們在樓上好。久倒了一杯茶給我。』

『我曉得伊只有一箇母親家裏並無多人。這支別針恐怕還是遺失在樓上罷。或者被陳媽竊去也可知。』我道：『樓上已尋遍了。陳媽素來規矩。我只知道的決不會幹這樣不名譽的勾當。』康卜森道：『那麼這支別針到那裏去了呢？你教我偵探試試看。』除了陳媽是外人外。只有一箇母親被誰竊去而且。這支別針曾經我的手摩挲過一回。我未出門就從何着手。』我想這事果然很棘手。伊家既無多人。這支別針曾經我的手摩挲過一回。我未出門就從何着手。』我想這事果然很棘手。伊家既無多人。這支別針曾經我的手摩挲過一回。我未出門就從何着手。』

了事已至此還說這些笑話真不知是何心肝康卜森仍大笑道『紀克你別使氣別針明明在你大衣袋裏何必強嘴』我悶着給他一箇不瞅不睬康卜森繼續道『你姑且看看你的大衣袋裏究竟我可是誣譏你』我聽他這樣越說越真又疑惑起來暗用手指進袋裏摸時不禁跳起來道『啊這是甚麼這是甚麼』康卜森作譏笑聲道『唉是一支別針就是楊蘭英女士失去的那支鑽別針』這事可怪極了這支別針怎麼在我的衣袋裏我取出來看時果然就是伊的那支鑽別針不由的呆得說不出話來康卜森一手拖着我的手道『我們且到蘭英家裏去把別針交給伊你和我便可卸責了』我身不由主的和他到伊家去滿腹疑團真如墮入五里霧中一會兒到了伊家伊見了我忽嘆哧一笑道『別針諒已尋到了』我赧然道『正是』

說時。把別針交給了伊。伊接過去。忽又笑不可仰。我越發莫明其妙。怔怔的瞧着伊。伊大笑了。一會方始向我說道：『紀先生這支別針並沒有失去啊。那天你走後。我便尋到原來已掉在痰盂裏。那時貴友康卜森先生忽來查詢。說是受你之託來設法偵覓的。我便告訴他別針沒有遺失。康先生忽而要拿你開一下玩笑。吩咐我不說出來。我一時生了童心。就依氣着實好笑。如再不揭明。恐怕你真箇要急死了。』我才明白乃是受了伊的欺。給回瞧。康卜森也儘在那裏匿笑。我怒問道：『這支別針既沒有遺失。怎麼又到了我的大衣袋裏？』康卜森道：『你自己笨。伯沒有覺察罷。當我牽你的大衣時。才暗暗放進去的。』我瞅了他一眼。當時實在沒有方法報復。只得隨他們去嘲弄罷了。

夕陽西下

鄧明月

夕陽西下了，江畔的遊人，都遊倦歸來。
獨有伊的婀娜之身，活潑瀟灑，倚立橋旁。看著水中倒影，魚兒游泳；點綴得十分幽靜，同時伊感到自然之美，真美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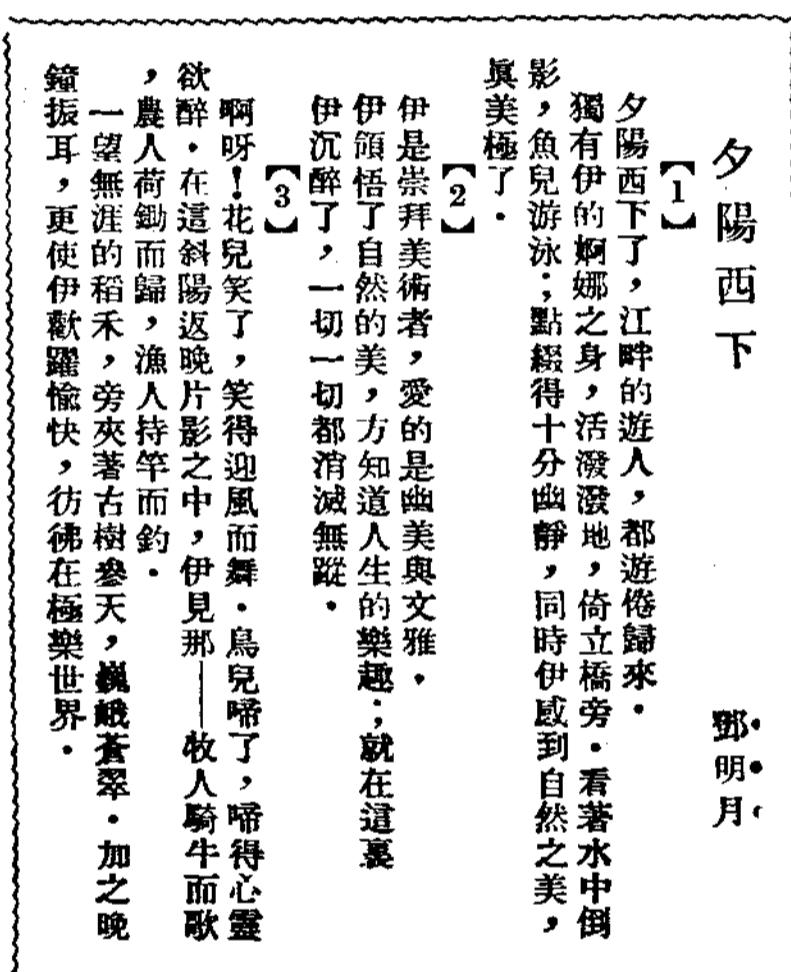
【1】

【2】

伊是崇拜美術者，愛的是幽美與文雅。
伊領悟了自然的美，方知道人生的樂趣，就在這裏
伊沉醉了，一切都消滅無蹤。

【3】

啊呀！花兒笑了，笑得迎風而舞。鳥兒啼了，啼得心靈欲醉，在這斜陽返晚片影之中，伊見那一牧人騎牛而歌，農人荷鋤而歸，漁人持竿而釣。
一望無涯的稻禾，旁夾著古樹參天，巍峨蒼翠。加之晚鐘振耳，更使伊歡躍愉快，彷彿在極樂世界。





票鈔的綴補

林 儀 球

鈔票因用久而破裂，因破裂而補綴，原是應有之事，並不希奇。不過這種補綴的鈔票現在的市面上張數發現得太多了，而且十張中有七八張的號碼殘缺字母，拿補綴的紙條來貼沒的，但這也是常有之事。譬如同時補綴二張破裂的鈔票，補綴人一時沒留心，鈔票上的號碼誤將甲半張錯併了乙半張，號碼當然要不符了。或是破裂之處恰在號碼上面，紙張敝舊，因而殘缺了幾箇號碼的字母，而紙條又剛巧補綴在號碼上面，貼沒這殘缺不全的號碼也不希罕。不過這種補綴的鈔票發現的張數太多了，而十有七八都是號碼不符與號碼殘缺的，不一定補綴破裂鈔票的人會拿號碼拼錯，使用鈔票的人都會弄破號碼，有心人對此不免要認為奇事，尤足詫異的便是這種補綴的鈔票不一定都是用久破裂的，也有印刷鮮明紙張挺硬的新鈔票。

號碼不符與號碼殘缺的鈔票照銀行發行鈔票的規定章程，銀行裏便認為廢票，例不兌現，因此便有許多不明這箇章程的店家，這種補綴的鈔票已經用下而又不能兌現着實受了不少的無形損失。

人補綻的鈔票

-

本來銀行裏發行鈔票的宗旨口頭上雖說是調劑金融便利人民其實是希望在這鈔票上撈一筆。收入的利益無不希望收回鈔票的時候比發出的數目起碼打箇七折八扣。至於發行鈔票是要照發出的數目準備下一笔相等的現款預備兌現。這都是銀行界的場面話簡直可說是一種欺外行的術語。試問鑄銖必較算盡括絕的金融界有頭寸多不如放賬那一家情願擺存在庫裏白放棄現到手的拆息呢。

收明錢。但這種補綴的鈔票因有號碼不符與號碼殘缺的。是銀行裏收入的利益現在卻有些受之有愧了。因為鈔票是銀行為人民其是希望在這鈔票上撈一筆。收入的利益無不希望收回鈔票的時候比發出的數目起碼打箇七折八扣。至於發行鈔票是要照發出的數目準備下一笔相等的現款預備兌現。這都是銀行界的場面話簡直可說是一種欺外行的術語。試問鑄銖必較算盡括絕的金融界有頭寸多不如放賬那一家情願擺存在庫裏白放棄現到手的拆息呢。

真的所不能兌現的緣故。僅因號碼不符與號碼殘缺的二箇缺點。如其長此以往不預備一箇糾正的方法。自己的收入利益雖豐但別人受的無形損失也不在少數。況且這種弊端尤足使人民不信任鈔票。喪失銀行界歷來發行鈔票的信譽。妨礙以後不能繼續發行鈔票。所以銀行界爲了這箇原因。抱大兩傾盆滂沱。只在一時小雨濛濛。橫久可以成渠。的宗旨。在銀行公會裏開了幾次聯席會議討論糾正的方法研究改善的規章。

但是銀行界雖開過幾次聯席會議結果終論仍未批以那種號碼不符與號碼殘缺的補綴鈔票仍舊逐批逐批的發現出來。幾乎要充斥市上。但在銀行界仍舊是不能兌現的。因此人民所受的無形損失便

跟着繼續發現的張數而遞加。

費平章是銀行公會裏的雇用書記員。他對於這種補綴的鈔票也常常認為奇事。而銀行界每次開聯席會議討論糾正這種鈔票的議案時，平章都以公會職員的資格得入旁聽席。他因每次會議都以無辦法散會。他是箇富有理想的青年。所以他終無辦公事。內中必有玄妙。不然何以這種鈔票發現得如此之多。因此他常常根據這一箇疑問研究這種事務所中去拿這件事情請薛克祿偵查究竟。探

薛克祿的名字便有惹人注意的價值。他的事務所設在華新街與銀行公會同在一條街上。而且相距很近。所以費平章跑到薛克祿的事務所中來無須跋涉。長途只消走幾十步路便可達到目的地了。
平章走進了事務所。克祿等平章坐定了。便笑道。
平章你是不常到我這裏來的。這一次光臨好像還第一次吧。平章笑道的確是第二次從你設立事務所那天我來恭賀過一越以後便沒來過。虧你記。是第二回吧。平章笑道的確是第二次從你設立事務所那天我來恭賀過一越以後便沒來過。虧你記。忙的那。一回事。雖然我的辦事處與你的事務所相隔不遠。也沒空到你這裏來走走。不過無事不登三寶殿。來者終有事。奉煩克祿。接着微微笑道有什麼事。但得這樣清楚其實我近來窮忙得很。連自己也不知道。這

儘請下委平章回道這件事雖是銀行界的事。但如其你肯接受我的請求。那要請你看在老友份上。

務以來。頗頑東方福爾摩斯霍桑。但他從開始執行偵探職務。已經破獲過好幾件駭人的奇案。因此薛克祿是箇新進的私家偵探。他的名望雖不能

裕免酬金的說罷哈哈的笑了。一聲克祿聽了也笑起來道既是老友份上這命裕免酬金之例不過究竟是一回事請你告訴我一箇詳細情形那我無有不代老友努力之理於是平章便將近來市上發現的補綴鈔票很多而十有七八都是號碼不符與號碼殘缺的和銀行界爲了這事曾經開過幾次會議討論糾正方法結果並無辦法的情形很詳晰的告訴給克祿聽又說明這種鈔票是不能兌現的本人因一時好奇也曾研究過好幾回但結果終不明白究竟所以我特來奉煩以私人的交誼請求偵查倘是果能探索明白也是有益社會的功德克祿初聽了平章的訴說覺得此事是沒有偵查可能的後來平章又很懇切的說此事是出於我私人的請求譬如是我的私事偵查出與偵查不出原無關係只要你不忘是老友的委託是有益社會的功德隨便

你幾時開始偵查好了。克祿聽了平章這樣懇切的話，當然不便推諉，表示接受委託了。後來二人又談了些閒話，平章才告別而去。

克祿雖然接受了平章的委託，但對於這種補綴的鈔票要偵查出號碼，何以不符與何以殘缺號碼的底蘊，仍舊覺得沒有着手之處。因為拼錯鈔票，弄破號碼，都是常有之事，習見不奇。照這種並無特殊情形的事情，不要說是我就是，任何經驗再豐富些的偵探，恐怕也認為是沒有偵查可能的。何況偵探們所能破獲的案件，全仗實地的偵查與合符事實的理想，但補綴的鈔票人人都有處處皆是，那裏可作實地的偵查？雖可根據一二張號碼，不符與號碼殘缺的補綴鈔票，運用合符事實的理想，探索究竟，但意思又極簡單，并且是習見不奇的常事，並用不着理想上的探索，就可明白顯見的梗概。平章叫我。

偵查這種事情真太無意識了。不過老友的委託多少終要給些回報。他才是克祿思索了一回，重又想着此事既不能作實地的偵查，何不尋出一張補綴的鈔票來看看？或且在這上面尋得些線索也未可知。想着便從口袋裏摸出一疊鈔票來。恰巧這一疊鈔票中也有一張是補綴的。

那一張補綴的鈔票左右二端印着的號碼都是
NO 554他因票面上並沒可異之處便將貼在正
中的補綴紙條輕輕揭開一看於是就有可異的發
現了原來這鈔票上的破裂之處並不是用久破裂
的痕跡像是故意剪開的而接縫之處花紋又不對
筭二端相距約有一分左右闊的空隙這顯是補綴
人有意要剪去一條而拿補綴的紙條來貼沒空隙
的他得着這種可異的發現便不禁的眉飛色舞起
來接着運用他非常靈敏的理想探索補綴鈔票的

人何以要剪去一條的用意

人○何○以○要○剪○去○一○條○的○用○意○
克祿是○何○等○聰○明○的○人○對○於○任○何○疑○難○的○問○題○縱○使○情○節○再○複○雜○些○只○消○得○着○少○微○的○線○索○經○過○他○鎮○密○的○推○想○案○情○無○不○迎○刃○而○解○他○從○發○覺○鈔○票○上○有○剪○裁○的○痕○跡○還○不○消○他○經○過○一○刻○鐘○的○推○想○便○已○探○索○出○補○綴○鈔○票○人○何○以○要○剪○去○一○條○的○用○意○並○且○號○碼○不○符○與○號○碼○殘○缺○的○補○綴○鈔○票○也○連○帶○明○白○底○蘊○他○雖○已○探○索○出○鈔○票○上○的○繁○端○但○他○仍○不○自○信○是○確○切○的○他○便○照○自○己○的○推○想○畫○成○一○箇○圖○式○畫○好○了○
覺得○這○張○圖○式○足○以○佐○證○他○的○推○想○並○不○認○誤○他○又○在○圖○式的○後○面○照○着○圖○式○再○加○些○說○明○預○備○拿○去○回○

報章

第二天的午後平章又跑到克祿的事務所中來。剛走進門口便嚷着問克祿道：「克祿，那件事可有些頭緒麼？」克祿笑道：「沒有，沒有，只得着一張圖樣說時，

△補綴的鈔票

五

△補綴的鈔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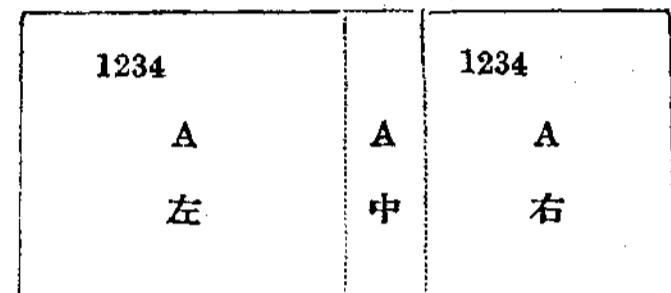
六△

便。從。抽。履。裏。拿。一。張。圖。樣。來。遞。給。平。章。道。你。自。己。去。
看。吧。恕。我。不。口。頭。報。告。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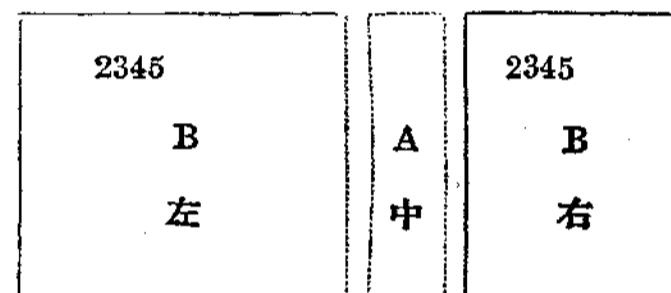
平。章。接。過。那。張。圖。樣。一。看。見。上。面。畫。着。十。幾。個。長。
方。圖。式。當。中。又。劃。着。界。線。左。右。中。三。處。都。標。着。英。文。

第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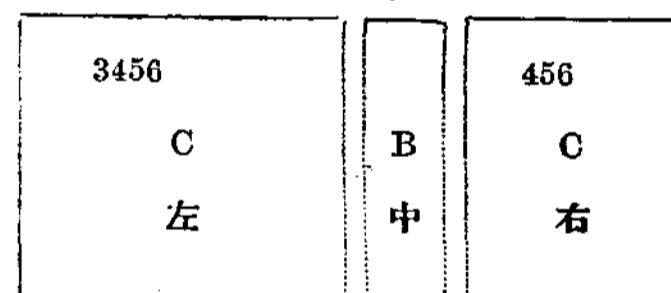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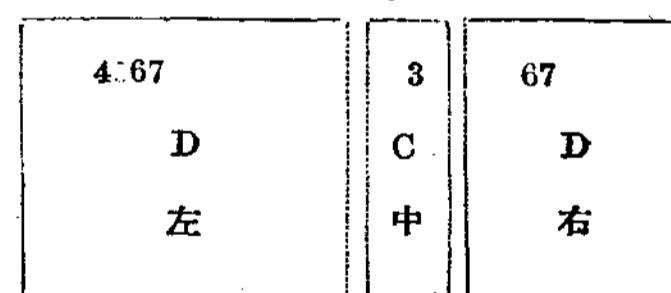
(二)



(三)



(四)



字母。和。阿。拉。伯。字。的。號。碼。他。初。看。了。覺。得。莫。明。其。妙。
後。來。看。了。後。面。的。說。明。才。恍。然。大。悟。他。看。完。了。說。明。
重。又。從。頭。至。尾。很。用。心。的。再。看。下。去。

八 捕殺的鈔票

七

(九)

9012	I	左
8901	H	中右

(十)

(五)

5678		45	8
E		D	E
左		中	右

(六)

9012
I
中

6789		567	
F		E	F
左		中	右

(七)

7890	G 左	6789	F 中	G 右
------	--------	------	--------	--------

(八)

8901	H 左	7890	G 中	H 右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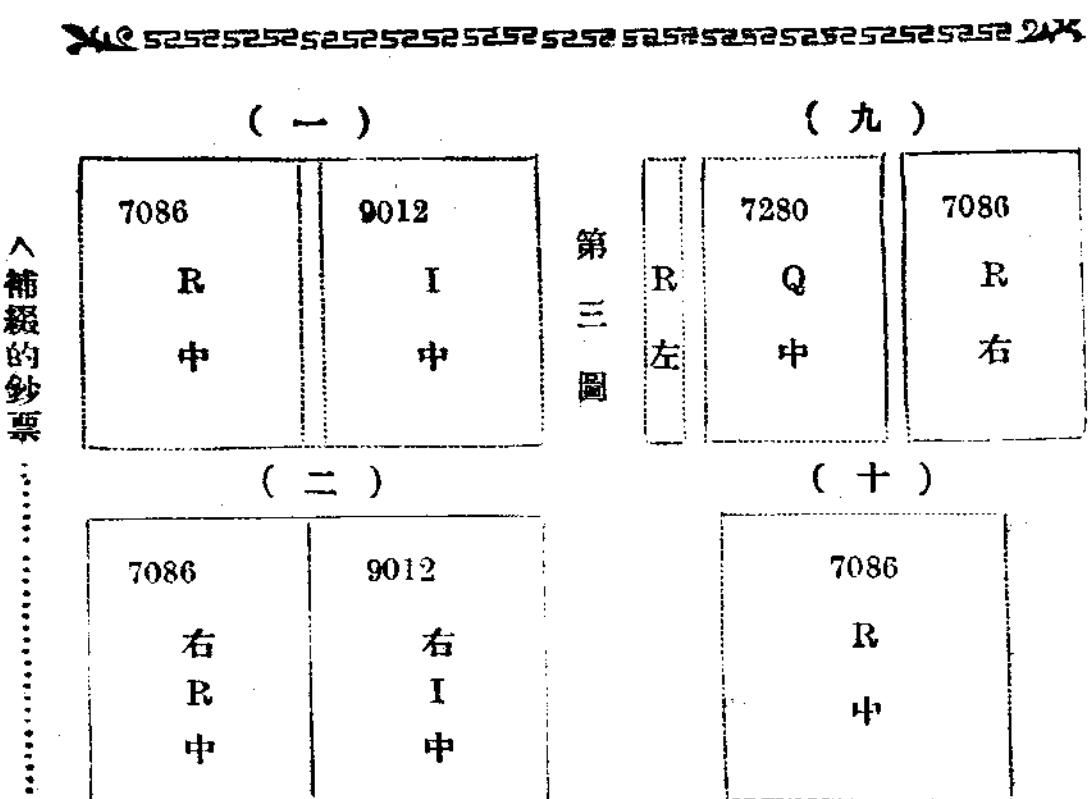
ଶ୍ରୀ କୃତ୍ତବ୍ୟାକ୍ଷମ୍ବନ୍ଧୁ କୃତ୍ତବ୍ୟାକ୍ଷମ୍ବନ୍ଧୁ କୃତ୍ତବ୍ୟାକ୍ଷମ୍ବନ୍ଧୁ କୃତ୍ତବ୍ୟାକ୍ଷମ୍ବନ୍ଧୁ କୃତ୍ତବ୍ୟାକ୍ଷମ୍ବନ୍ଧୁ

八補綴的鈔票……

八▼

第二圖

(五)			(一)		
8 N 左	03 M 中	8674 N 右	3515 J 左		3515 J 右
(六)			(二)		
O 左	674 N 中	3927 O 右	6954 K 左	J 中	6954 K 右
(七)			(三)		
P 左	3927 O 中	2714 P 右	780 L 左	K 中	7803 L 右
(八)			(四)		
Q 左	2714 P 中	7280 Q 右	40 M 左	6 L 中	4903 M 右



假定拿十八張完好鈔票在每張的左右兩面
一端依着正中摺疊的界線一端逐張的儘足左右
兩面邊幅用相同的尺寸在每張的一面剪下一條
左右面各剪一條逐條的尺寸要以次加闊再拿第
一張已剪下的一條移補在第二張已剪去一條的
空隙上第二張的移補在第三張上如此逐張逐條
的移補下去最後必額外多出二箇半張但移補的
一條如是從左邊剪下來的仍要移補在左邊的空
隙上右邊的仍要移補在右邊不可互移位置否則
花紋就不符合了

說明

△補綴的鈔票

2

第二張的「A中」就是第一張已剪下的「A中」拿來移補在第二張已剪去的「B中」空隙上的。第三張的「B中」也是拿第二張的來移補。

第一張的「A中」已經剪下而移補在第二張的空隙上。但第一張的空隙之處不移補也不要緊。因為剪去的一條尺寸狹小空隙又不過闊只要裁二條堅厚而不透明的紙條用漿糊貼在前後面的剪斷之處照原式的尺寸貼合成一樣長短既可貼沒剪斷的痕跡又可使剪斷的兩面仍然補綴成一

第一○張的空隙○因為尺寸狹小○可不必移補○但以下幾張剪去的一條尺寸比第一張「A中」要加闊幾倍○如其照原式貼合起來○雖然有條子可以移補○但是上一張剪下的條子尺寸小○這一張剪成的

空隙地位大以小補大終難合縫這箇也不要緊僅可參照第一張的方法來貼補譬如拿第六張剪下的一「F中」來移補第七張的空隙空隙倒有一英吋闊而「F中」只有七分狹雖明明不能補滿空隙可先拿第七張的「G左」「G右」照原式長短的尺寸排好再拿第六張的「F中」移補在第七張的空隙上將「F中」的左右兩端離開「G左」「G右」各半分再拿已裁成的四箇紙條將前後面的剪斷之處貼合起來又可和第一張一般的補綴成一張了其他各張的補綴方法都是如此第九張的「I右」並不是本身的「I右」是要拿別種紙條補貼起來的因剪去的「I中」是一整箇的半張而第八張剪下的「H中」又不足補滿第九張的半面空隙但第九張所缺的「I右」是一條極細的狭條可用二條紙條依原式長短的

尺寸照補綴剪斷的方法在前後補貼起來就是不
補貼也不要緊因為所缺甚少又不是重要的地位

或可以小而忽之

第十張「I中」就是九張中額外多出的半張。
第二圖的說明與第一圖的說明相同不過一箇
在右邊一箇在左邊掉換箇位置罷了。

第三圖的第一張就是拿第一圖第十張「I中」
一第二圖第十張「R中」併成的。

第二張就是十八張中額外多出的二箇半張拿
來補綴成爲完好的一全張。
假定這種補綴的鈔票果是拿十八張剪成的那
末號碼符合的仍有四張第一圖第一第二張第二
第一第二張號碼殘缺因而不符的有八張第一
六張號碼完全而數目不符的連十八張中額外多

出的一張共七張第一圖第七第八第九張第二圖
第七第八第九張第三圖第二張
號碼殘缺因而不符的因有補綴的紙條可以貼
沒使人們看不到而不加注意。

號碼完全而數目不符的因有一部份人不明白
號碼不符的鈔票銀行裏便認爲廢紙是例不兌現
的故能混用市上使不明白這箇道理的人平白地

受這無形的損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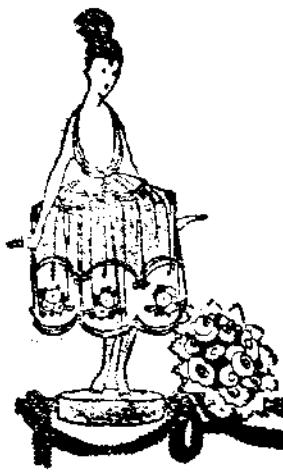
平章看完圖說拍手道的確如此一定如此既又
歎道人心不古詐僞百出從前不過私造假票塗改
數目地名混用市上現在卻又在真鈔票的本身上
挖剪成幅無本生財真叫人意想不到克祿接着道
既然有人挖剪鈔票混用市上以博非義之利不過
號碼不符與號碼殘缺的又不能兌現可憐不識鈔
票的人卻受了無形的損失了平章回道這是當然

事。不過鈔票上的弊端既被你探索出來，但做這弊端的人最好也請你偵查，緝獲予以嚴懲，替社會上剷除了害羣之馬。克祿忙道：人海茫茫，叫我那裏能着手偵查，要緝獲那害人利己的主犯，尤其是難得很。莫說是我，就是東方福爾摩斯霍桑恐怕也無能為力。何況這種鈔票又不是假的，即使果能緝獲，犯只要不露出形跡，不比私造假票可科以假冒的罪名，而併錯鈔票弄破號碼，又是常有之事，並不犯法的行為，平章皺眉道：如其放任這號人舞弊，下去非但攸關銀行界發行鈔票的信譽，而且也足禱笑起來。此事我已說過，絕沒偵查可能的，如其只有拿這張圖說做證據，由我自首承認舞弊的。

罪名吧。平章發急道：不要說笑話，你是揭穿舞弊黑幕的偵探，那裏會自己犯法？說完又很懇切的道：最好請你想箇糾正與防制的法子吧。克祿想了一想，道：這箇或者有的，你且拿我這張圖說去送給銀行界看，倘是他們認為確切的，就再託一箇畫繪圖案的畫師叫他依我這張圖式，照鈔票的花紋大小，重繪一幅，比較更清晰的圖樣，製成鋅版，用銀行公會的名義出一筆廣告費，連我這篇說明公佈在各大報上，發奸摘覆，使普天下人都知道這種補綴的鈔票是有弊端的。以後對於這種鈔票，知所注意，那未舞弊的既不能再弄詭計，雖然不去禁止他，也可免而不禁而自絕了。

探 情

馨·蘭·郭·



△情

探

▽

自從情的魔力顛倒了許多青年男女後華生好奇的開始他的探
索了。

一個春風微拂的晚上萬紫千紅的繁芳隨着輕風四散那個月夜
的公園裏華生是輕輕的走進去了他先走到幾株雜樹如屏月光漏
處的那個小亭裏唧噥的細語雜着花香在夜霧裏傳達過來他不到
亭裏去踞在那樹邊竊聽

「……」隱約的接說着不很清晰

「冰哥我是永遠不會將人家忘記的不知人家怎樣」

「妹妹你又要這樣說了我不是宣誓過了嗎」擁抱移緊聲

「你最歡喜這……」耽擱的掙扎

「明天不要失約」

「哦東西留心不要遺忘」起身向東面走了華生見一雙青春
怒展的男女兩個比肩的影兒在月光下緩緩拖長的向園門外移去
了。一會他就走進那亭裏見地上遺着一方素帕他心裏不住的喜悅

悅發楞去

△情探

探

他下去拾的时光又触着一样东西同时拾起。后却是一本袖珍日记。他拾了这两样东西，觉得这两人的情形可以探得出了——不知会怎样落出来的。

想来放在大衣袋漏出来的吧。他拾后向自己衣袋里放着，又向小湖的草地上走去了。这时夏莺不住的在歌唱，通知多情的伴侣。今夜有个痴人来侦探。

他在湖滨语音又在他左边散出来了。他只做似在深绿中传出来。

他走到湖滨语音又在他左边散出来了。他只做

看月似的倾听着。

「……」

「你许我的買打哈必根牌香水平手帕爲什麼至今還沒有給我呢？」娇声哽咽地说。

「我有好多天不出去了。明天一同去吧。」

「韻爱你看過嗎？」

「你問伊做什麼伊是一天到晚的在想你呢！」

薄怒。

「哦我不再說起了。」媚笑。

▽

「……」細語一會又走了。他又去尋有否。遺物。了。尋了一會在椅下拾得一個紙張圓編了的一封信。他就放進衣袋去。他今天獲得這樣兩件事。後去研究了一路。現出得意的微笑。他一路踏着月色回。

緩緩地歸去。

* * * *

一冊金邊緋色面的小小日記上華生是這樣。

抽了幾條出來。他和湖邊拾到的信併閱之後。覺得將要發現他。雖知道這件不幸的事。但也是這樣。情場的變幻太離奇了。他知道不久有件自殺的情事。他可以挽回。同時覺得在心園裏的話完全。是虛偽的。無力的新得的。

「今天駿送花來。一束紅醉的玫瑰。在他們吻後捧。」

他不覺悚然而懼了。日記上是這樣的記着。

「你問伊做什麼伊是一天到晚的在想你呢！」

▽

給我時我也吻着接受了我對於駿始終愛他的覺
得他可以承受我愛的歸宿的不過他境況太差些
但我們女性對於男子的愛比性命還要重要那末
金錢決不能阻止我倆的我今天在後面小園裏同
駿談及了

「不過我對不住雲了雲人也不差對於物質上
的供應駿是及不到的但我終嫌他太重視色相了
他現在癡癡的醉心於我怕將來色衰愛弛那末我
現在的同他周旋大可採取他一些金錢來補助駿的
求學也未始不是一件極好的方法我不明白有錢
的男子他們在別處錙銖必較在女性面前卻揮金
如士了這不知什麼道理

「雲今天約我到公園去我不得不去和他相聚
知將如何謝我哩但我又不好同你說明的餘待明
知明後天又可同他啓口要一些了呀駿的冤家你不

天再記了」

那封圓繡的信是這樣的寫着——

「韻雯我今天寫這封信給你是我意料不到的
但這封信是否能達到你的手裏還是一個問題不
過我倆的已往不必去追求你無負於我我也未曾
有負你呢昨天倩同我說你現在將嫁給鳳那末你
也得其所以鳳是我的老同學人品學問都好今後
我倆可以始終以友誼相來往了鳳不知道我和你
以前的來往吧我現在同她很要好情的對我固然
是一片至誠但我終覺得不能做我的寄情之點伊
頻年接濟我的金錢也不少但我終當設法還伊同
親近終不致使伊失望的現在我同她不日將訂婚伊同
從今以後我當設法同情緩緩地脫離了不知伊是同伊同
如何我現在把這些懷抱告訴你你不要罵我們男

子。真。沒。有。良。心。請。問。這。樣。的。世。界。這。樣。時。代。人。是。
怎。樣。做。法。的。是。應。該。這。樣。的。什。麼。維。持。人。生。的。信。條。
都。是。自。己。造。出。來。的。那。末。一。切。都。自。騙。自。罷。我。現。
在。照。我。的。意。志。去。做。我。不。能。顧。及。人。家。的。如。何。你。是。
能。懂。得。我。話。的。人。所。以。同。你。說。了。我。至。今。很。佩。服。你。
去。年。的。離。異。我。哩。寫。了。些。不。再。寫。了。祝。你。仇。讐。萬。
福。駿。」華。生。將。兩。樣。東。西。合。成。這。樣。的一。樁。情。海。的。
幻。謠。同。時。那。素。帕。角。上。是。繡。着。情。霞。兩。字。他。什。麼。都。
明。白。了。

★ ★ ★ ★ ★
在隔了一星期後的報上載着趙情霞女士的自殺遺書三通，一通是給伊父親的——母親已沒有了一通是給章義駿，一通是給李雲光的，給雲光的書，在報上披露了出来，是這樣的說着——
「雲，我現在將我一腔心跡對你說明，因為我是

將。死。了。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同。你。相。識。的。一。年。中。
你。是。十。分。愛。我。我。在。你。看。起。來。也。十。分。的。愛。你。但。是。
你。卻。失。望。的。因。為。我。是。不。忠。實。於。愛。你。的。人。我。還。有。
一。個。我。愛。他。而。也。如。我。不。忠。實。於。你。樣。對。我。的。人。不。
過。我。覺。得。人。類。實。在。太。神。秘。了。什。麼。都。不。能。自。主。那。
末。我。也。不。去。責。人。家。了。雲。我。現。在。將。最。後。的。心。給。你。
不。過。你。將。領。受。與。否。由。你。去。定。奪。吧。……」華。生。看。
後。嘆。了一。口。氣。

★ ★ ★ ★ ★
在發生這件殉情案三月之後報上廣告欄裏有
這樣的一條——
「章義駿張娟芳離婚啓事」

★ ★ ★ ★ ★
★ ★ ★ ★ ★
★ ★

騙

豐天湖

在從前的北京地方，可說是騙子的大集合所。六七年前，簡直是不可問了；據說：北京城裏的富翁官僚，被騙子們光顧過的，十家當中，確有九家受過騙，騙起來至少數萬，多則傾家蕪產不一，所以居住在北京城的富翁官僚們，衣食住都儉樸的很！

騙子們的騙術，又離奇，又神怪。一經他騙後，也要四五天後，方才發覺。如此說來，莫非居住在北京城的居民，都是愚蠢的麼？這又不然，北京城的居民，都是很樸實而節省的；這些騙子，大半是從外省去的，居住在北京城至少十餘年，因此，在這城裏的民姓和生活，都明瞭的很。騙起來也易如反掌了。

那年我住在南京，到如今大約也有七八年了！因為南京的空氣和生活，非常簡單而新鮮，所以住了一箇暑期。在這箇暑假之中，每天早上起身，到鷄鳴寺去喝茶，直到日上三竿，才信步歸來。一箇暑期的光陰，就消磨在喝茶游玩中！

★ ★ ★ ★ ★
有一天，我又獨箇兒上鷄鳴寺喝茶去。照樣坐在老地方，茶房泡上茶來，也各自去了。我一箇人，沒精打彩的望着臺城，忽的又想起唐詩上的
……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烟籠十里堤！

△編

▽

的句子來；這時，一輪紅日剛現出半面，躲在那山凹裏，偷看人們。我癡望了會，覺得這幅天然美景，又能得幾回看？所以我盡情的領略了一會，大有戀戀不捨之慨！

在我看得起勁的當兒，忽然在我後面有人問我道：

『先生！要買幾枝筆麼？』

我即忙回過頭來，倒把我一嚇；接着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便回答道：

『不要！』

『這是北京的筆很出名的，買一枝吧！』他接着向我說。

『那麼就買一枝吧，多少價錢？』我又問他。

『五角半！』他回答我。

『一塊錢買兩枝罷！』我說。

『好寫的時候，便知道這兩枝筆的如意了！』他說完了，也在我旁邊坐下，那茶役又送上一壺茶來。

我見他說話有意味，人才也漂亮，世界上百業都可做，爲何偏要賣筆呢？心裏一壁想，一壁便笑着問道：『北京近年的形勢，大大的與前不同了；一般貪官污吏，可是更形放肆了吧？』

他見我這樣一問，心裏似乎跳了一跳，答道：

『不錯！中國人，天天鬧着革命，說着自由，在北京城之中，真談不上自由，又那能談革命呢？』

我聽他言語中，包含許多感慨之意，便又問道：

「北京城的人民，難道就讓這一般餓虎餓狼，吮吸他們的脂膏，剝奪他們的自由不成？」

他說完了，又向我道：

「先生尊姓大名是什麼？」

「姓吳，叫忝農。」

「先生是住在何處？」

「本城。」

我見他問我，我也不得不反問一聲，便問他道：

「先生姓什麼？名什麼？」

「我喚做張義無。」

「家住在那兒？」

他低下了頭，長嘆了一聲，答道：

「提起了此事，很是長的一時說不了呢！」

我道：

『莫非是沒家？』

『有家我不願歸去！』

『為什麼要出來飄流呢？』

『提起此話又長了！』

他正色的向我說。我也很驚奇的想聽，但心中又怕遇着騙子，故意又問道：

『老哥可否把隱衷講點出來，給我聽箇端詳？』

『可是可以，但是到現在我也只有說把你老哥聽聽了！』

★ ★ ★ ★ ★

『我是一箇北京著名的偵探者，在北京城已住了十七八年了，所以對於北京的騙案，也極明瞭其中內幕，我在北京的時候，名叫張武藝，是那些騙子給我定下的，因我從小便學了一手的好武藝，凡是捉賊，擊騙子，都是我的責任，不上一年，便由北京警廳裏聘我做了上級偵探長，那箇時候，北京的騙案發生，日必數起，有的數十萬，以至數百萬不止，受騙的風氣，愈傳愈大，我們廳長便派我去偵探一件人命騙案，是莊公館的老爺，死在熱鬧場所的案子。——我便帶好了手槍和子彈，忽忽的走出我們的住所。

北京的騙子，是不認識自己一行人的，大都是你有本事你去騙，我有本領，我去騙，又沒團結力，所以只要官廳一捉，便水落石出了。

我打聽得這箇兇手，今午是在黎明茶社吃茶，便也走到黎明茶社的三樓坐下。那知我雖身爲探長，卻多見識了一樣奇觀。當我坐了不久，在我面前來了箇身長玉立的少年，手提着皮包，身上也穿得很華麗，便坐在我面前的一張長桌上。買了些點心在吃。不多一刻，又來了一箇少年，這少年我認定他是騙莊公館二十萬財產的巨騙。我當時一聲不響，只看他坐在何處。

他走了兩圈，仍在我面前一張長桌上坐下，又叫了許多的酒菜，堆滿了一桌。不料他旁邊一箇少年，——提包的，看見他如此豪華，便也故意出兩塊大洋，叫茶役也去買。這兩塊錢的確是假的。那茶役又擎回來。叫這提皮包的少年，重換兩塊。這少年已早知道要轉來重換過的，所以把退轉的兩元，接過手來，故意再擎兩塊出來，又自言自語道：『這箇不好，又來換吧！』說了又在包裏去弄得箇叮叮噹噹的。其實皮包裏面，全是一石子，這少年也是騙子呢。

那茶役買了許多佳肴美酒，陳列在這少年面前。這少年也大吞大嚼，只有那沒提皮包的少年，斜眼去瞧了他幾眼，似乎也很有意似的。不上一刻鐘，那提皮包的少年，竟喝醉酒了；於是不知人事的睡了過去。此時，後來的一箇少年，把那皮包望了一望，又回過頭來看我。我此刻也故意裝出看窗外景物的樣子。豈知那少年竟把皮包提起要走；又不湊巧，他的綢長衫，恰被那醉酒的少年坐着一箇衣角，當時他不敢驚動，只索脫下長衫，一溜烟的走了。

我見他走出了門，便想追去。豈知那醉酒的少年對我做了箇眼色，似乎叫我不要追去。我又坐過去問他：

「他一去不回的了！」他回答我說：「不，他一定再要回來的！」剛說到這裏，那逃走的少年果然回來了，紅着臉，苦苦求道：「先生！我們是小驅，而不知今天遇到了先生，太冒昧了，下次決不敢如此冒犯！」那少年一面說，一面把皮包放還這少年旁邊；他的意思，是要叫這少年還他的綢長衫。誰知那少年輕輕的向他一笑，道：「你的頭腦太簡單罷，你可知道我這皮包裏藏的是什麼嗎？你說你是小驅，怎麼會逢人便騙呢？你擎我一箇皮包，是破壞的，并且裏面只有兩塊壞了而用不出的洋錢；可是你這件綢長衫，至少也須二三十元的光景，才可買得。今天你既騙我皮包，反而受騙，又趕回來，請我歸還你，那是萬萬辦不到的。但是你要我退還你這件綢長衫，同時我也有二箇條件，你倘能做得到，我就退還你做不到，那就對不起了！」那少年目瞪口呆，知道自己遇騙了，便也答道：「可以可以！請先生快說罷。」當時這少年便道：「我立在一張檯子上面，你要用嘴說動我的心，使我立刻下來。」此時，那少年聽着，心中似乎微動起來，看他的心中，一定是失望了，因為立在檯上面的人，要他自己情願下來才下來，他不情願下來，就是你把嘴說壞了，他也不肯下來的。在我們常人看來，也是一樣的感想呢！豈知不到五分鐘，那少年又道：「請快！我有要事！」那立在檯下的一箇少年，苦着臉，望着檯上的少年。望了一陣，立在檯下的少年道：「先生！我只能從下說上，從下說上的確容易，從上說下卻非常難，是我今天顯本領的時候了。」這少年一聽，心想從上說下來，與從下說上去，不是一樣的麼？那麼，今天我要看他的本領。想着，便一步跳下檯來，一面向那少年道：「今天我要看你說我上去！」他剛一說完，那少年伸出手來向這少年道：「我已把你說下檯來了，綢衫退還給我吧！」這箇時候，這少年如

夢初醒，知道自己也受騙了，但事已到此，又不得不退還他的衣服。臨行時，那少年又想走，我一步跨上前去，拉着他道：『謀財害命，是什麼罪名？』那少年被我一問，立刻說不出一句話來，只有哀求道：『老哥！請你放了罷，我拿出一萬銀子來給你，你莫要聲張！』我那時因為我父親死了，家中又無積蓄，所以因了這一念之差，竟使我不敢回家鄉去。』

這賣筆的告訴我以後，我心中也很欽佩北京的騙子，真是騙中有騙，奇中有奇，難怪近來的海上騙案，也層出不窮，莫非是從北方遠道來的一般騙子所為的不成？



靈海微波·介夫

他已最的情懷到了這個地步不禁又熾了然而他的一顆降到零度的心卻沒有恢復的可能他又熾的情懷就如同被剖腹的魚入水微微感覺到有一點生機而結果仍然是死的一樣朋友們譏諷他說他是舊式婚姻制度底下的降卒而不知道他是戀愛之下的征服者呢

他在過去的四年中他的意識是完全融化在戀愛方面的而他所得的報酬也的確是意料不到的反面文章

他感覺到今日有溫飽的日子他戀愛成功的夢也就涣然冰釋了

他不僅感覺到如此罷也許是伊人的環境確有使他消失同居之愛的能力

近年來他的確已經完全成了一個戀愛下的征服者而不能有所活動不過他也已無心活動因為他已發現了伊人的弱點實在不願意重溫好夢了他不願提的舊事終於又爲了鄰人的贊語顫動了他久寂的心弦而在他雙親膝前隱提當年自然雙親的排斥是他的意中事啊不過他樂意的承受而思駁覆可是聽訓斥以後他默然無聲了他又熾的情懷也終於淡然了



帽

馮堯圻

徐震道這次我和魯平去赴許芷英的婚筵。表面
上雖似一種平常應酬，其實我們的實際卻帶着很
大的冒險性質的。許芷英的父親鴻軒先生是近代
文壇中特出的怪傑，歷任文學會會長和大學教授。
委實是近代最紅的文人了。芷英克紹箕裘在青年
小說界中也已占據重要的地位。故而這天前往道
宅會賀的，不但一輩有名的小說家完全蒞至，就是社
子面前頓時車馬喧鬧，異常宅子裏也花團錦簇，賀客盈門。這時已快要下午一點鐘了，離開芷

英的結婚時間祇有半點鐘，可是我們書房中的兩
桌喜筵，卻還未散席，和我們全席的除了兩箇小
說家和一箇芷英的堂弟王乃文外，還有兩箇就是小
名震上海的東方福爾摩斯霍桑和他的助手包朗
了。魯平這天本用著他文藝會會員劉康的假名，當
他經了鴻軒向霍桑們互相介紹之後，魯平就竭力
施展他交際的本領，和霍桑們周旋一回兒。已是
很投機這天和我們同席的既完全是一輩，已談得
虛文的人，因此都不拘形迹，歡笑暢飲，完全脫除應
酬的俗套，真覺的舒適多了。這時已快到吉時，外面

禮堂中喧譁的人語不時一陣陣的傳送進來這天芷英的婚禮是取新舊合璧的儀制既沒有舊式的麻煩也不似新式的那麼冷落這時筵席上王乃文既講到了今天的婚姻上面那兩位小說家就好似開了話匣滔滔不絕的議論婚姻上的種種問題正在這時忽見一箇僕役拿着一封書信進來遞給霍桑一壁說道「霍先生這信是一箇僕役送來給先生的並且說他家主人立刻就要來叨擾呢」我見霍桑接過那信瞟了一眼就從外褂袋裏掏出一把附帶九件的小洋刀來把那剪刀拔出了剪開了信封從裏面抽出信紙我一見信封就知是魯平弄的玄虛原來那信就是我方才把打字機打成的裏邊一頂你所戴着的呢帽一用諒先生素來任俠尚義說「霍桑先生我們久仰大名了今天擬向先生借總肯俯允我們的停會兒我親來拜領罷魯平」我

十一

見霍桑瞧了一邊臉上初時現着些驚愕接着鼻子裏哼了一聲抿脣微笑就把那信紙遞給包朗包朗看着卻頓時現出局促不安的狀態來這時席中的人受包朗神情的牽動除了霍桑談笑自若外別的人也現出一種惶惑之色我這時心裏也覺得老大不安料知這幕怪劇要開幕了當下王乃文先開口道「霍先生這信是那個給你的可是——」霍桑微笑搶着道「王先生這不過是一箇朋友和我也微覺不大自然那小說家見了先開口道「霍先生你幹這偵探生涯雖然社會上靠着先生們的力量多了一重保障但先生們自身的生活卻終年生活在危險裏面那卻常常使我們提心吊膽的」魯平接着道「霍先生我去年讀到包朗先生所記的毛獅子一案當時先生們所受的危險真使我至今想

來都覺得悚悚畏懼哩」霍桑笑道「劉先生那案件也平淡無奇不過我友包朗先生紀述的時候故佈成險境聳人感覺罷了」正說着忽見許鴻軒已走進來他那奕奕有神的目光向我桌上一瞟就笑吟吟的走到霍桑椅旁說道「霍先生我有一件小事要煩惱你了」霍桑忙立起身來含笑答道「鴻軒丈不知有什麼賜教請見教好了」鴻軒這時就在乃文右首的空椅中坐下先招呼霍桑坐下了然後說道「霍先生今天承蒙光臨我實在萬分感激現在因小兒舉行婚禮時還少一箇司儀員想懇先生承鴻軒丈委託本管遵命但我對於婚姻的禮節不勞神擔任一下」我見霍桑皺了皺眉躊躇道「既大嫗熟恐惹出了笑話那反……」鴻軒笑道「霍先生不必揖謙了你不但做過幾次冰人并且近來先生做司儀員的呀現在請

你瞧我的薄面勞神。一回罷，霍桑聽了向包朝瞧了一眼，似乎是在徵求他的同意。包朝忽取起信紙向他說道：「霍桑，但這廝不正要和你爲難麼？我想你還是省事些罷。」當包朝取起信紙來時，鴻軒早瞧見魯平的署名，見他的神情突然變易，愕然的說道：「魯平！這廝竟也和先生們爲難？——那不是向太歲頭上來動土麼？」霍桑神色安閒的接過信紙，摺好了，藏在袋中一邊，微笑道：「鴻軒丈不必驚怪，我們當偵探的經歷這種怪事和朋友們的玩笑，原是常有的。」王乃文道：「是啊，霍先生鼎鼎大名，那箇不怕？我想不要說一個魯平就是法國的亞森·羅賓。親自前來也不見得是先生的敵手。我想魯平諒必沒有這般大膽，敢輕舉妄動的。」魯平也笑道：「霍先生這般大才，我想魯平當然不敢來自討苦吃。料想此函定如先生所說的朋友們開玩笑罷了。」霍

桑給魯平一說面上微微一紅就向鴻軒道「劉先生這話不錯鴻軒丈我允許你了我霍桑也不是怕事的人假使魯平真箇要來和我開玩笑我自也有對付之法的」霍軒聽着憂愁的面孔立刻化做慚快向霍桑拱了拱手說道「多謝多謝足見先生不肯是東方福爾摩斯決非平常的人所能及的」這時廳上的人聲益發喧鬧忽又起了抑揚的軍樂聲我猜度去諒必新娘的彩輿已臨門了這時果見一個僕役走到桌邊向鴻軒道「老爺喜轎已到外面請老爺就出去罷」這時我們的筵席本可散了走了這話就都起身洗臉一回兒殘席撤去鴻軒就約已出去罷」霍桑點頭答應在壁上取下他的呢帽交同面

星捧月般擁出書室我正也想跟着出去參觀婚禮忽見魯平向我瞅了一眼又把手做了一箇手勢分明叫我不外我正想詢問卻見他早已跟着衆人擠出室外去了

這時書室內除了我和包朗外祇有幾箇收拾器具的僕役了但一會兒他們收拾清楚就也一閑而走冷清清的攢下我和包朗兩人這時包朗因霍桑的囑咐謹守著呢帽他的態度既局促不安分明不願和人酬酢分他的心我也因不知魯平的用意所願和人酬酢分他的心我也因不知魯平的用意所約已在那裏舉行婚禮了我默自聽着益發顯出上益發熱鬧了軍樂聲和人語聲海濤似的響着忽見霍桑氣急敗壞的走進室來就向包朗道「包我室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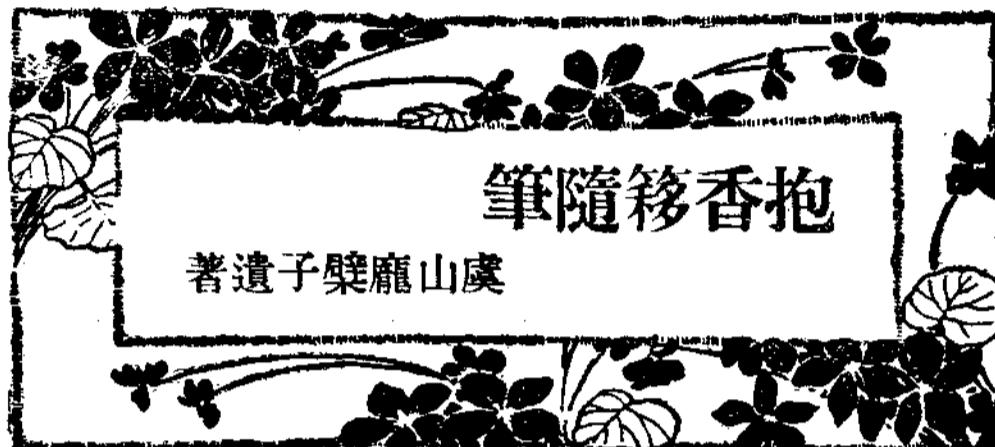
朝不好了。我們寓裏出了大岔子咧！」包朗不禁跳起身來驚問道：「霍桑出了甚麼亂子呢？」霍桑這時的神經好似受震過，甚像沒有瞧見我在旁邊一般。大聲說道：「包朗就是那五福黨黨魁毛獅子，又在我們寓中出現了。方才施貴打電話給我，我現在急須回去一瞧！」包朗道：「你回去麼？可已預備甚麼？」對付的計畫沒有。霍桑一壁取起包朗手旁的呢帽，一壁說道：「老友，現在我還不能發表。」包朗聽着，忽咬了咬牙，說道：「你老脾氣又發作了。」霍桑把呢帽戴在頭上，拍了拍包朗的肩膀，強笑道：「我不是喜賣關子，但你要我和你一同回去麼？」霍桑把呢帽戴在頭上，拍了拍包朗的肩膀，強笑道：「我不是喜賣關子，但現在的形勢卻確實很難。宣布假使我要你的助，力時，那自會通知你的老友。現在請你且耐心一下罷！」他說完，又說了聲：「再會！」就忽忽的回身出室。我見了霍桑此狀，心中也萬分驚愕，忽又暗想霍桑

既已回去，他的呢帽已自己戴着，那麼魯平的計畫，不是要完全失敗了麼？當我這思緒在腦中一警，呼我回去，我就慌忙起身向包朗辭別了。跟着出室，當我們經過禮堂的時候，婚禮還未終止，禮堂上人頭擠擠，也瞧不出新郎新娘結婚的形狀。我和柳青，在人叢裏擠到宅外，就到停在威海衛路上轉角上，我們預備的那輛汽車旁邊，正想跨進車去，但我剛把車門一開，又斗的使我吃了一驚。忽見那霍桑，正悄悄地坐在車廂中。我暗想莫非我弄錯了麼？但這時霍桑卻早笑着向我招手道：「徐震，你呆什麼？」我不快進來坐下。我們回去了，還有些事要做呢！」我一聽，那嘶熟的聲音，原來就是魯平。我真像好似鹽入五里霧中，當下跨進車廂，訥訥向他道：「就是你。」當下柳青已早把車門闔上，汽車也立即開行。

魯平把車窗上的窗簾拉上了就取下僞髮和假面。具一壁又打開他那隻化裝的皮籃。把化裝品和車墊上的外褂放下順手把皮籃關好了放在車墊上。然後從袋中取出兩枝雪茄來他遞給我一枝把電石火向彼此燃着了他吐吸了幾口纔噴了口白煙。笑吟吟的向我道「老友你看我的化裝術可高妙麼」說時又把他方才騙到的那頂呢帽從車墊上拿起舉着向我道「徐震這頂大偵探的帽兒不是又做了我的勝利品麼我覺得我的生活雖很危險但也十分有趣比了常人那種刻版式的生活真好得多咧」這時我的神志已早恢復心中雖很佩服他化裝術的神妙和冒險的膽量但見了他那種揚揚自得的驕態就故意打趣他道「好了你不過做了一個偷帽的小竊罷了並且你又祇好欺騙欺騙那箇笨伯不敢和笨蛋奮面明槍交戰這種鬼鬼祟祟



祟的舉動。我替你想著，正很羞愧。虧你還說得出這般自捧自的話哩！」魯平聽着，忽正色向我道：「徐震，你怎麼說這般的話？須知霍桑的爲人任俠尚義，又在社會上建立了不少事業，才得到這般聲名。我何忍因傾佩的緣故，當真使他失敗在我手裏呢？現在快到家了，我還急須給他一封謝罪的信，以免包朗的難堪。但霍桑經了我這一次玩笑，諒他定要報復我們，此後的舉動，正不能不小心一些呢！」



△抱香移隨筆

一

章

太炎先生文章典雅。近見其嘆。偷文雖爲遊戲。之作而自然入古亟錄於下。民國二年北軍南戍金陵。間攜家累。水土相失。多成疾疫。彌年以來。夭婚相繼。昔覽洛陽伽藍記。載梁陳慶之北聘染疾。楊元愼水嘆。其面而爲之詞。今廣其文而嘆之曰。僉人之鬼。住居燕京。(居良反)大纏辯髮寬製衣裳。塗茨而屋。炕土而牀。自稱查門語。則彌郎高梁爲飯。鹵汁作漿。呷啜卵蒜。唼嗍羊腸。手把雀籠。鼻覬菸黃。乍至中國。思慕本鄉。急速去還。爾廣陽若其兵役之鬼。瘞食猶修。牽驢捕兔。在山之幽。拾拾麌皮。鹽嘬饅頭。牛油白燭。以爲膳羞。膚如裏紫。面若漆髹。口侈口癟。項大瘤。氈袍高履。胡坐轆轤。滹沱漳衛。載盆敖游。踢冰陷溝。轉側張併。梆子起舞。一二簧發謳。毋作山魈鼠竊。狗偷急急。速去還爾。幽州。

其若婦女之鬼肥者爲妍高髻尺餘方勝峨然燕支擁面權輔相連身擐兩當大履如船長襦拂地煙管指天臨門顧笑齶齒曲肩曳脚擎跽狡兔之跼對客發唱盃鼓三絃母作魑魅爭光燭前急急速去還爾北邊

清

光緒末葉肅邸旣簡禁煙大臣一時聞者相戒懼梁侍郎敦彥煙量獨豪日進兩許固已銳志乞休摺旣具因值禁令嚴厲不敢冒昧從事暫請病假以煙自放嘗慨然曰信陵君醇酒婦人惟此福壽膏耳同僚有遺書勸戒者洋洋數千言梁閱已狂笑亦不作答卽於牘尾書二十三字云冥冥花縣芙蓉鄉專城不樂侯與王何

況列卿御史尙書郎

文

芸閣學士奪職南歸於丙午八月歿於萍鄉珂里楊杏城士琦輓以聯曰凌雲獻八斗才東閣校讎誰教憎命文章翻爲海外乘槎客乘風破萬里浪南州冠冕并惜明時鼓吹賸有人間折桂詞王子展存善亦挽以聯曰追思往事感不絕於余心同學少年北邙過半曹子桓有言旣痛逝者行自念也歷溯生平士固憎茲多口文章千古東海流傳韓昌黎所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嚴又陵復又有聯云蘭以

香而焚膏以明而竭。同彼龔生天年竟夭。有拔使起之孰擣使止之嗟吾子敬人琴。俱亡皆哀感頑艷而絕不落俗套者。

費

西蠡之歿也。一時挽聯多於束筍。今摘錄數聯於此。陳三立聯云：鹽豉純羹苦憶君花時邀掃蕉巖未共高僧抱琴至。文采風流長照世。盧記乞摹晉帖已成孤本付人看。張祖廉聯云：秋窗畫卷曾索題詞紈扇篋中存一語。未償援筆遂成哀誄。句春夢鑾坡早看持節朝衣塵外脫。百城猶在著書旋付禮堂人。汪鳴鑾聯云：識君未遇十年前。話談每過西頭國。史紛陳祕帙。借觀猶在目。媿我忝叨一日長。論學甘居北面人。琴遽痛古碑對勘更無儔。其壻文永譽聯云：欲語淚先枯。自憐霜露餘生。任昉孤兒誰與託。尺書猶在篋。檢到叢殘牘墨。左思嬌女應難忘。皆可誦也。

前

清自咸同軍興後任直督最久者爲李合肥。其七旬賜壽謝表中有一聯云：三十年爲世受恩獨厚於羣臣五百里近畿拜賜常先於諸牧句極凝重有人贈以壽聯云：中國相司馬矣老子其猶龍乎。又某歲合肥生辰爲立春前一日翁松禪贈聯云：壯遊驚骨老元氣得春先。集句俱極渾成不媿名手。

李梅庵先生瑞清自光復後僑居滬上黃冠布袍自號清道人以書畫爲生涯亮節高風實爲當世名流之冠故人苟得其寸縑尺楮莫不珍同拱璧先生健於飲啖有曹文恪風某君曾饋以湖蟹三百枚兩餐而盡於是李百蟹之名遂轟傳於一時矣

桐城吳摯父先生爲一代儒宗所著詩文高渾古茂已刻有全書行世集中有過朝鮮王京一律云攘臂言兵計已疎銳身字小卻良圖分民本計適己事竊帝一時聊自娛千載箕封遺俗在九州禹蹟遠鄰無鰐生日睫疑空論飭鯁枯魚勢故殊慨乎言之所謂毋使後人復哀後人也

丁未戊申之間京津有女伶尤鑫培能唱花衫諸劇承楊翠喜之後芳譽大噪嗣遊遼瀋中和園時吳綬卿方爲延吉邊務大臣一見奇賞之量十斛珠置之篷室寵專房也辛亥石家莊之變綬卿殉焉而鑫培自此以落花無主重逐東風後聞改適伶人范天聲云

杭州之有西湖猶人之有眉目也語本白珽西湖賦近則湖上水田半爲賈胡

別業金銀之氣逼人未免使湖山損色有人改東坡語曰欲把西湖比西子而今西子也西裝可謂謔而虛矣

吾

鄉沈石友有研癖收藏古研逾百方以阿翠研及玉溪生象研爲最精品阿翠研已識墨淚龕筆詣玉溪生象研爲綠端溪石象之衣背有花樣作澹紅色幅巾面側而多態翁覃溪謂其神采飛騰如女子其端有記云予得宋人寫無題詩卷子首列玉溪像脫失過半落墨瀟洒非龍眠一輩子不能到因屬包山子摹此研背及刻成而陸已謝世矣萬歷丙子冬仲石記仲石何人不可攷側有憲成印或爲顧東林舊物石友自題一詩云我讀韓碑詩頂禮玉溪像千古翰墨緣神交結遐想余爲題詞調寄相見懽云面目是耶非慰相思應憶校書燈下對紅梨研翠黛攜象瑋界鳥絲還自拋將錦瑟賦無題

石

友又得一研側鐫易安二字謂係李清照舊物索題以詞調寄端正好云數才華吹香嚼蕊總難寫畫眉心事（易安再適張汝舟）風鬟霜鬟早飄零（易安永遇樂詞有於今顚額風鬟霜鬟怕向花間重去之句）剩小字人間記玉鵠夜

夜凝雙淚鎖獨伴冷吟閒醉何時銀燭研烏絲把漱玉詞箋注

順

德蔡喆夫爲余作梅花小幅又題一詩吟邊袖手問清歌玉樹寒香奈汝何
賺取鳳雛拋墨淚柱郎伴讀未如他系以跋云甲寅歲首將之歷下道出海上重晤
嬖子社兄把讀其墨淚詞中有投贈梅郎數闋剗肝爲句崇佩結芳意致窈窕聞吾
鄉辛氏子雖擲萬金爲斯人營翠翹砥室然以捧研一圖徧徵題咏未免唐突何若
吾嬖子之風懷耶微醉倚鐙爲畫是幘以寄意寒瓊子蔡守并識按梅郎名蘭芳字
婉華習青衣旦在燕京蜚聲菊部癸丑冬始見之滬上芳馨澹逸令人之意也消曾
發誓每十日作詩詞一二首有友至戲余爲梅癖也

梅

郎嘗從喬蕙蘭學崑曲蕙蘭者老曲師也字鄭香昔隸都門三慶部唱崑旦
善書畫李越縵有題鄭香畫蘭調念奴嬌云空山無語悵西風搖落天涯遲暮滿眼
荆榛擢未盡誰說冰霜情緒感舊懷人悲秋病酒併入愁如許人生難得同心知己
相聚最是燈焰挑殘爐煙爇盡怕讀離騷句口我傷心同落魄獨抱冬心未遇寫
入湘縵情苗恨葉脈脈纏秋雨孤芳珍重生涯休歎如絮

與

梅郎齊名者爲朱幼芬唱青衣得其父蓮芬之遺亦嘗一至滬上余填念奴嬌詞贈之偶見報端有蓮花婀娜曲爲幼芬而作惜失作者姓氏其詞曰江山劫後春濛濛伶官拍彈歌調風梨園弟子半星散天子長罷宜春宮就中朱郎最清妙秋水爲神炯相照曼聲長袖揭珠簾座客持頤盡凝笑月扇雲衫自可兒臉波瀲灐百相宜十年鳳嗉嬌圓絕纏盡宮牆笛一枝青絲絡頭金鞭鞚道畔女兒羨媿那知舞榭管絃殘擁書卻作焚香坐櫻桃半熟豔陽天脆舌清臚動酒筵腰鼓琵琶憐入世風懷重見李延年梅村舊撫王郎曲蓮花婀娜清如玉爲汝顰眉蹋地歌天涯芳草無邊緣

女

伶金玉蘭色藝俱不惡癸丑秋間有傳其爲民黨作綾事發槍斃者易哭庵玉蘭客也聞之大哭徧詢當事羣言非僞卽賦詩哀之其警句云天原不願生尤物世竟公然殺美人數日後哭庵赴津見戲報大書金玉蘭三字駭極疾馳至玉蘭家則檀板依然琵琶無恙方知流言之訛不覺破涕爲笑蓋有女士金月蘭以事死於刑會玉蘭養疴家居不登舞榭者旬日致有此影射云

丹

徒葉紅漁得五鳳瓢研自作長歌徧徵和作歌曰紀官自昔傳雲鳥未見黃姚圖五老帝王奇瑞在臣賢疇曰物華天所寶白麟漢狩始書年元鳳因開五鳳先不比赤鳥岐社降並非朱雁上林翩孝宣冲幼遭攀索自憐無分巢阿閣龍氣空驚幸柞宮雞羣酣鬪遊蓮勺一自輶車入未央便辭丹穴噦朝陽出師遠略烏孫感卹老恩綸鶴髮傷神魚神爵方臚頌膠東岱嶽爭歌鳳六英樂奏九苞飛帝牒更書昭典重二年翠輅禮雍祠正是單于入覲時軒陛銜圖徵大德堯廷受籙撫雲儀雉工將作承天眷別築宸宮樂游苑妙手凌虛擅造樓匠心鍊冶催營殿陶史猶堪攷紀元模成魚尾藻鉤連觚棱金爵同哀樂甘露黃龍在後前吉祥止止還留字直道千秋和萬歲誰知鳳去怨臺空豈獨宮當傷委棄文物西京久寂寥花甞贈我比瓊瑤儘教銅雀輕玄瓦如見青鸞下絳霄自云出土湘江近當時尚隸長沙郡火鳳齊飛刻珍同魯殿碑蔣生製研神乎技鵠眼摩挲等柔膩卽墨應封漢小侯校字不勞翁禍刺王故宮荆棘無人問斷塹零星蠹篆遺分明玉筋抗臣斯金釭文肖華林觀石學士千甓亭高聚劫灰吳侯贗鼎枉暗雷一夔已足矜鴻寶抵得琳瑯皕研齋按是

研爲湘人彭某得西漢斷瓶文曰五鳳二屬同里蔣生鋟製爲研以貽莊漁者李梅庵本藏有黃龍瓶研聞莊漁五鳳研爰倩周夢坡爲媒介欲以詩爲黃龍聘鳳莊漁以謂鳳乃鳥中之雄不如以龍女嫁鳳爲宜二說至今未決然亦藝林一段佳話也

蔡

寒瓊嗜古成癖曾于庚戌四月間得漢鑑一度以黍尺徑六寸弱重百九十九銖葵花式凡六出背鑄折枝花繞鼻作流雲皆稱是素邊素鼻無銘卽宣和博古圖所謂漢六花鑑也遍體水銀罟瑩澤如釉青綠斑布隱若簇蠡中勾漆帶不坼不裂花紋隆起風枝露葉流動有神精金旣鎔奐采兼鏤可謂漢畫寫生倣始之證寒瓊屬題以詞至今未有應也

余

嘗以河東君妝鏡拓本徵同社題詞朱彊邨徐仲可白中磊陳倦鶴王尊農吳瞿安均有作調限眉嫵朱詞云認文迴蟠鳳影落驚鴻秋水半泓曉篆取相憐意菱花瘦娉婷妝映巾帽秀眉倦掃傍礪東紅豆枝小懶情是一片滄桑影帶風絮微雲裏誰料玉臺人老牋故山艷冷銅暈孤照稠髮拋殘後諸天淚春來腸斷花貌絳雲恨繞費麝匱紅翠多少記親見圓姿和月滿替娟笑徐詞云是朱顏儒士白髮尙

書曾此照雙影。拂拭苔花膩滄桑。幻銅駝留伴塵境。點粧未竟有舊愁。煙月重省。最堪憶黛色。宜深淺錦峯。颯眉靚。鉏盒脂匱相並。想絳雲校史巾帽。慵整一片圓冰。小芙蓉舫。團樂當日同。整綠香夜永。更漫尋紅豆。村徑看詩語。迴環還認取。粉痕凝白。詞云甚藏春雲掩。盪夕潮乾青眼倦。窺柳映水芙蓉豔。消魂夜新粧。人爲詩瘦絳仙去後。膩翠苔銀帶重繡。試描取一片蘿蕪影。料紅淚凝久。唐殿銅傾知否。怎照殘歌舞。還照巾袖。棋劫鐙脣語。沈吟算東風多少。紅豆凍花鳳守待。畫眉閒了。呵手但金背。摩挲娥月冷。恨依舊。陳詞云記祠龍江上化。誰人間宮史鑄天寶。未洗銅仙恨。嬋娟瘦蘆蕪。春豔重炤膩塵麝。擣伴研匱沈水香。裏賦情在五夜。芙蓉舫問詩句。誰好。朱鳥窗窺春曉。怕鬢霜新染。惰整巾帽吹落圓蟾影。牽愁處瓊樓仙佩聲渺。翠菱又老。暈淚痕。村豆紅小。但牋研銀光。殘拓寫黛眉。蘂王詞云算香留簽史影落。蛾池鶯紙麝塵擣記賦。催粧句芙蓉舫。圓姿春豔雙笑絳雲燼。了牋遠山螺黛曾掃。華謝蘆蕪。畫紅心淒斷。花貌鉛。舊稿傍綺窗。星候朱鳥認秋水。菱花煙月冷。數愁漫回首。弱映臨風柳。問眉樣誰好。重照當年巾帽。想暉潮紅膩彈淚。多少南國鉛。

悄吳詞云算冰苔千點雨葉雙波消損舊眉嫌照取春紅豆琴河夢菱花猶記前度

翠鸞自舞絆柳枝連愛成縷笑眠起一樣臨池裏作如是觀否分付評量妝譜怎
澗東人老巾帽非故零落麝蕪怨清霜後朱樓誰問仙姥鬢華細數牋絳雲豔匱空
補又魂斷滄桑圓月影怕回顧余自題云算華年空數粉劫難消留此翠鸞影漫把
丹黃廢麝蕪怨啼妝曾見珠瑩舊緣暗省伴夜釭相照肩並又秋水一櫂芙蓉裏愛
眉樣添靚垂老尙書多病儘鉏同在巾帽羞整勳業頻開否南朝事歌殘瓊樹
誰聽絳灰易冷看柳星天上猶炯記詩語迴環花月好忍重詠按鏡爲唐代舊物背
銘云照日菱花出臨池滿月生官看巾帽整妾映點粧成今鏡藏曹君直處

南

海潘蘭史嘗遊德國有蝶渡記游詩六首亦海外一珠塵也詩有序序云蝶
渡在柏林西郭一水明漪園林夾岸夏時士女雜遊勝處琴師媚雅女士與其友蘭
吾琦招余往游蘭燒載酒茵席眠琴是日二十四女士同拍照畫媚雅倚花側帽有
余玫瑰一枝并按琴度曲譯曲意卽言花之色香蓋借花以喻人也爲賦絕句六章

以誌其盛。詩云三載歐西識姓名。花游來聽踏歌聲。都將飄泊鸞鳳意。博得佳人握手迎。小輪舟捷過舟船。十里清流帶鶴汀。偶啓玻璃窗。看遠樹綠雲吹上水銀屏。夾岸園林列綺筵。櫻桃紅裏酒旗偏。高臺別有乘涼處。新築危欄望水煙。粉膩脂香隔座聞。飄茶聯坐落花茵。晶球攝出驚鴻影。許我綃衣侍洛神。幾度聽歌得免嫌。絃邊親見玉纖纖。宵深低唱玫瑰曲。一簇花雲撲畫簾。花陰涼透白蘋風。千點煤燈照水紅蝶渡。何如桃葉渡。秦淮無此細腰宮。

庚 辛之間。聯軍入都。兩宮西狩。留京官吏多上手。本於西帥瓦德。西瓦以爲無恥。卻之儀徵劉新甫填水龍吟詞咏唐花。以諷其事。詞云花宮不耐深。寒羣仙偷嫁。紅塵裏。春愁未醒。憑空數到番風廿四。噀雨痕輕釀雲香潤。內家標致笑貴人金屋藏。嬌買豔渾不解溫存意。過了試燈天氣玉簾空。主恩捐棄當初底。事千薰萬沐。催教梳洗我亦曾經。鳳城西畔畧芳思。歎龜年老去淒涼。羯鼓說開元事。新甫著有慶暉詞。一卷哀感頑豔。以視彊村快庵。有過無不及也。





第九回

意難忘幾片狀元棒
長相思一根叫化棒

話說金鸞踏上乾泰祥綢緞店的街沿，忽聽有人在背後喊。金小姐迴頭看去却是一箇衣衫褴褛面目枯槁的男子，胸前還掛着一隻馬口鐵箱，上面寫着提倡國貨四個大字。原來是常在觀前賣狀元糕的阿炳。阿炳對着金鸞做出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神氣來。咕噥道：今天弗失頭常常腰痛不能做生意窮得要命。金鸞何等乖覺，對着他只做出似怒非怒的面孔來說一聲去罷。同時就有兩塊雪覺。白澄亮的銀餅塞到阿炳的手裏去了。阿炳還要想說再加一點。那是小鬼難當。說完托住了馬口鐵箱，若斷若續的喊着阿要狀元糕。倒得那一路向西行去。當時有一箇小說家叫聞遠馳恰巧走過眼見這回



事心上很懷疑猜不出這苦小販和俏女子有什麼關係到了吳苑深處泡了茶等阿炳來兜售的當兒便喚住他問他這狀元糕幾錢一片阿炳道二十箇錢一片遠馳道比外邊攤上貴呢阿炳道我的狀元糕是用桂花白糖和藕粉做的所以小囡喫了也不會積食的遠馳道為什麼叫狀元糕呢阿炳呢緊嘴微微一笑道好聽些遠馳道現在民國是沒有狀元了你還不改太不時髦啦阿炳搖搖頭道江山雖改我只。是。不。改。遠。馳。道。我。且。問。你。方。纔。在。乾。泰。祥。門。前。給。你。兩。塊。錢。的。女。子。是。誰。阿。炳。又。笑。了。一。笑。却。不。響。了。遠。馳。道。你。告。訴。我。我。就。買。兩。毛。錢。的。狀。元。糕。阿。炳。把。箱。蓋。上。的。狀。元。糕。數。了。一。數。計。算。一。下。道。這。裏。也。只。四。毛。錢。的。貨。色。先。生。都。買。了。去。我。就。告。訴。你。遠。馳。道。好。好。你。且。講。來。阿。炳。道。先。生。年。紀。輕。自。然。不。認。得。從。前。蘇。州。開。過。一。回。花。榜。他。是。花。榜。狀。元。金。鸞。我。把。這。糕。取。名。狀。元。也。是。紀。念。的。意。思。遠。馳。道。你。和。他。有。什。麼。特。別。關。係。如。此。念。念。不。忘。呢。阿。炳。笑。了。一。笑。道。從。前。金。鸞。在。大。成。坊。的。時。候。我。十。分。心。愛。他。了。本。來。我。做。人。家。的。小。夥。計。很。寫。意。自。從。着。了。魔。天。天。到。他。那。裏。去。鴉。片。烟。就。上。了。癮。東。家。爲。了。我。失。神。落。志。不。肯。專。心。做。生。意。到。了。節。上。捲。鋪。蓋。滾。蛋。

我到金鸞那裏把這番打擊告訴他。他居然大發慈悲，留我在那裏名義上做一箇烟夥計。實際上倒成了他的漢浪頭。因此別的人轉他的念頭總也轉不着。我倒一轉就着這馳道，倒像賣油郎獨占花魁。既然得了美人的青眼，儘可以常住在美人那裏啊。阿炳道：後來他平步青雲，一天天的紅起來到底。我這般落魄，無聊的人看不上眼了。因此便把公子哥兒揮霍在他身上的錢撥一部分給我，好像是遣散兵卒的恩餉。我也很知趣，以前的艷福消受够了。以後也得退老讓賢了。起初還把這筆錢做小生意，後來蝕了本，做不成只得買狀元糕了。遠馳道現在金鸞已嫁了人。你怎好意思再向他要錢呢？阿炳道：這倒我要稱讚他有良心的。我也很識相，從來不上他公館的門。只等機會在路上碰見了他，纔開口伸手假使他和丈夫一起出來。我也不去坍他臺的。他自然明白所以碰見了我三塊四塊錢都肯給的。今天還靠了女兒過快活日子，把以前的老朋友都忘記了。見了錢眼紅，真不是箇東西。遠馳見他說完了，當真給四毛錢買他一大包的狀元糕。吳苑深處買狀元糕的只是。



十片八片從來沒有過這般大。主顧阿炳笑容滿面的走了去預備暢暢快快的抽一頓鴉片烟了。那遠馳坐了一刻見沒有什麼熟人正要立起來走路忽然外面走來一人對他拱拱手道遠馳兄長久不見了近來著作忙麼遠馳見是劉園菽也是小說家本來就相識因為兩人住得一南一北隔離很遠所以一年也難得碰見幾回當下重新坐下喚堂倌添了一壺茶細細的談天園菽摸摸一大包的狀元糕問道這是什麼遠馳把方纔和阿炳閒談的一番話原原本本告訴他園菽道這吳苑的名人正多着呢偷然編起吳苑人物志來倒是形形色色無美不備有惡皆臻啊說到這裏放低了聲音道你瞧這也是吳苑名人之一遠馳隨着他的眼線轉過左面去看見那邊桌子邊有一箇三十多歲的丐婦頭髮蓬鬆衣裳破碎胸前還懷抱着一箇兩三歲的小孩子手裏拐着一根竹棒向茶客討錢聽不出他說些什麼話可是聲音的清脆圓轉却還有名媛閨秀的規範遠馳道大約也是好人家出身園菽道怎麼不是論起他的家世來我和你真是望塵莫及咧等他出去了我來把他隨落史講出來不多時那丐婦走到這邊來了遠馳又仔細對他看了幾看覺得



雖是枯黃憔悴那五官位置停匀在前一定是最佳麗他兩顆眼珠流轉活潑還保存着左顧右盼旁若無人的一點傲氣身上穿的衣服雖是拖一片掛一片那底子還是很好的花綵呢他很淒楚的告訴道我是好人家出身自己不好弄到如此地步諸位不可憐我也得可憐這孩子兩天沒喫給幾箇子買一碗粥喫罷遠馳要緊聽園菽的話便在袋裏摸了五七箇銅元給他看他走了追着向園菽問道他姓什麼你快詳細的告訴我園菽道蘇州四大族彭宋潘韓這四大族祖上都是做狀元宰相的子孫蔓衍得着實不少有一箇叫潘懋卿的得了蔭下之福終日在烟霞中生活百事不管他的夫人只有一箇女兒十分鍾愛爲了上肩有一箇老兄他就叫二小姐那二小姐在家裏也只會喫飯撒尿睡覺別的女紅一些不懂因此更覺得空閒無事寂寞無聊有時和潘夫人到外邊走走却有許多無關緊要的刺激他的心弦在粧閣中間感到春花的媚秋月的光明不覺要發生一點情緒這情緒爲了沒有接受在半空中飄漾着不知怎的偏偏吹到小二爺的身上這小二爺是懋卿從小就留養在身邊的生得脣紅齒白做事也乾淨伶俐常常喚他在上房

伏侍的。因此和潘二小姐接近的機會很多。起初小二爺的心上如何會有潘二小姐的芳影。也是二小姐降格相從漸漸把眼風閃過去。閃得他心苗勃然後來索性說說笑笑漸漸把階級剷除。兩人已立在平等的地位了。那時懋卿還沒有覺得就是潘夫人也不以爲意。可是這情愛的結合沒有阻力。那進行是很快的。不到半年潘二小姐已經把貞操犧牲給小二爺了。他們更是肆無忌憚。常常一起出去遊花園。上館子全不顧及人家看出破綻了一回在留園給一位族中叫小軒的瞧見了。回去便告訴懋卿說令嬪和小二爺常常一起出門很不雅觀。應得約束約束懋卿聽了非但不信忠告。反而有些怪怨。小軒說得太突兀。教人家聽了去傳開來。不是大丟臉麼。小軒也只好嘆了一口氣出來。誰知外邊已鬧得沸沸揚揚。潘夫人有些覺着。只把懋卿瞞在鼓裏。過了些時。連懋卿也看出來了。總算還有毅力。還有勇氣。立刻把小二爺逐去。可是二小姐對小二爺的感情濃厚。得難以形容。眼見小二爺被逐出門。心上好生難受。便偷偷給了些錢。分付他遠遠租了幾間房屋住着。我仍舊可以出來相會的小二爺。自然唯命是聽。雖不是天天可以相聚。却也隔不到三

天五天二小姐總要光臨一回的懋卿以爲不在眼前就不去干涉日積月累潘二小姐的肚子裏有了一塊肉五箇月過去漸漸的膨大了這時懋卿再也不能容忍了就給了一筆錢命他出去潘夫人那時覺得體面有關也愛莫能助了在旁人倒很可憐他有家歸不得在潘二小姐反而心喜以爲可以常和小二爺廝混在一起了身邊的錢足夠成立一箇小家庭倒過了幾箇月的甜蜜光陰可是坐吃山空什麼都不能逃過這公例的小二爺文不能拆字武不能挑水潘二小姐玉葉金枝更沒有什麼技能這般消費何消多久早已家無擔石了前年光復懋卿急了一急一病不起潘夫人也相繼去世幸虧兒子清華整理家政把局面縮小些倒也漸見起色潘二小姐知道父母的死耗要上門去服孝清華那裏肯讓他進來但是兄妹同胞之情總是有暗地裏一塊兩塊錢要給他的後來潘二小姐認爲老兄肯常川莫怪得罪潘二小姐得了錢依然糊裏糊塗的用那裏肯做小本經紀不多時又用付他只此一回快去做小本經紀還可以糊口度日以後不許再上門來偷然上門接濟的差不多十天中間要去兩三回清華也生厭了索性數給了他一筆錢分付他只此一回快去做小本經紀還可以糊口度日以後不許再上門來偷然上門

得精光滑撻只好硬硬頭皮再到老兄那裏去那清華已關照門房儘管用很勁拒
絕他不要緊潘二小姐在門口等裏面娘姨們出來想託他們轉達可是娘姨們只
顧走連頭都不迴自然毫無回音到了晚上沒有法想只得走還來又過了幾天房
東爲了房錢欠得太多逼他們搬出去可憐除掉兩箇光身體以外也沒有什麼東
西好搬了出來更是浮飄浪蕩那肚子裏的小小二爺也不能再耐就在潘府上一
隻家庵裏養了下來那小二爺見無可留意也就逃之夭夭潘府上知道家庵裏留
了二小姐便喚師太去責備師太還到庵裏只得對二小姐說對不起要是我再留
你在這裏我要滾蛋了二小姐一時性起離開了家庵咬咬緊牙齒找到了一根竹
棒便上街去討錢故意讓認識的人看見坍坍他老兄的臺所以有人問他歷史他
便老着臉皮滔滔不絕的講出他的戀愛史來遠馳道究竟清華也太忍心何不留
在家裏圈禁起來預備養了他一世就完啦園菽道當時逐出大門以後就有親戚
想做好做歹勸還去的爭奈這潘二小姐大大方方的說我還到家裏還是要和小
二爺往來的民國時勢自由平等各人有各人的心思誰好干涉我親戚們見他執

迷。不。悟。知。道。就。是。勸。了。還。去。將。來。恐。怕。仍。舊。要。鬧。出。笑。話。來。的。遠。馳。道。那。小。二。爺。也。
可。惡。怎。麼。糟。塌。了。人。家。的。清。白。在。患。難。之。際。就。脫。身。他。去。呢。園。菽。道。小。二。爺。如。此。該。
死。不。要。說。他。可。是。二。小。姐。的。情。深。一。往。可。就。佩。服。之。至。那。位。小。小。二。爺。他。還。是。領。在。
身。邊。喂。乳。給。他。吃。依。然。充。滿。着。慈。愛。有。人。問。他。既。然。苦。到。如。此。地。步。何。不。送。他。到。育。
嬰。堂。裏。去。他。還。苦。笑。着。回。答。道。這。是。我。的。肉。他。的。爺。雖。然。走。了。我。還。不。忘。掉。他。有。了。
他。在。身。邊。就。和。見。了。他。一。般。咳。這。種。情。致。纏。綿。的。話。恐。怕。在。綿。繡。堆。中。反。而。難。得。聽。
常。出。門。也。叫。做。眼。不。見。爲。淨。啊。這。時。隔。壁。坐。上。一。箇。茶。客。在。那。裏。喊。堂。倌。要。一。碗。麵。
却。說。了。許。多。的。話。遠。馳。道。這。碗。麵。可。算。得。巧。立。名。目。了。園。苑。道。這。是。吃。客。自。己。點。品。
不。關。店。家。的。花。樣。最。多。有。七。八。箇。名。目。譬。如。肉。麪。說。蹄。膀。輕。骨。硬。麪。熱。挑。輕。底。重。澆。
免。青。璧。如。魚。麪。說。肚。當。寬。湯。重。紅。油。軟。長。麪。重。青。底。澆。遠。馳。笑。道。我。常。到。麪。館。裏。去。
吃。麪。從。來。沒。有。聽。見。過。這。許。多。喊。法。園。菽。道。併。在。一。起。的。自。然。很。少。可。是。這。些。名。目。
却。是。有。的。你。下。回。去。試。試。看。包。你。一。樣。一。樣。遵。照。辦。理。不。會。錯。誤。的。遠。馳。道。蘇。州。人。

的吃總算講究極了。尤其是小吃什麼東西一定要在什麼地方去買的纔好。現在上海朋友也漸漸蘇州化了。到了蘇州也要疙瘩去按圖索驥的。醬肉一定要到醋坊橋陸稿荐西瓜子一定要采芝齋去買。不知他們何從得知那采芝齋做製橄欖的師父到了葉受和了。前天我送一包采芝齋的製橄欖給上海一位朋友。那位朋友道你枉爲蘇州人信息如此遲鈍。現在采芝齋的造橄欖遠不及葉受和了。我笑道這一批還是那位老師父沒有離去以前做好的陳貨請你嘗嘗看一點沒有暴氣和遠年花雕一般滋味真獨步呢。那位朋友也笑起來了。園菽道近來上海人來得更多了。閨門城外的客棧裏天天客滿。遠馳道是的外國清明節到了。園菽道我們到觀前街上去蕩蕩罷。遠馳會了茶錢隨着他出來從太監弄走到觀西再向觀東慢慢的走去。那觀前街從大成坊口到洙泗巷口一段最爲熱鬧。到了晚上四五點鐘時候真是車擊轂人磨肩。因此有許多人專一在這一段裏走來走去。看來往的人。那些太太奶奶小姐也在這當兒借着採辦物件爲由出來鬆散鬆散。差不多成了一箇婦女時裝遊行大會。兩人走到西腳門口見有一隊騎驢子的從玄

妙觀裏出來約莫有七八騎倒有大一半是青年女子嘻嘻哈哈都呈着笑臉那花綠綠的春衣隨風飄動有一陣陣的甜香吹到兩旁路人的鼻上來大家都要他們一箇注目禮有幾箇在那裏說明星明園菽道我不懂爲什麼這些電影明還花星都喜歡騎驢子呢遠馳道我以前也很懷疑以爲騎驢一樣的顛倒不如騎馬得爽快大約女兒們膽小所以不敢騎馬後來我在上海碰見了一位女明星我把這問題提出他倒老老實實說出一箇理由來恐怕我們蘇州人還沒有研究到呢園菽道什麼理由遠馳正要說出來忽地迎面走來兩人一箇就是宋子玉一箇是時髦女子穿着紫羅蘭色的綢旛袍襟上一朵大紅花頭上挽了一箇扇子髻面上的粉塗了有二三分厚把雀癥全箇兒遮蓋住了嘴脣上抹得血紅比一顆櫻桃要鮮艷欲滴子玉對兩人點點頭又把女子介紹道這位是烏合影片公司的女明星何詩天女士大家說了久仰問了去處點點頭各走各路遠馳道說起曹操到那發明騎驢子理由的就是這位女明星園菽道他如何說法遠馳低低說出操曹一番話來有分教銀海也翻情海浪兩般消息葬癡人說出什麼理由來下回分解出操



第十回

有美一人細嚼蘇州菜
與君排日同看海上星



話說聞遠馳在觀前街碰見宋子玉和何詩天女士告訴劉園菽道電影女明星喜歡騎驢子的理由就是這何女士說出來的園菽道他怎樣說的遠馳道他說驢子背上有脊骨隆起天然是一座鞍轡坐在上面非常適意舒服尤其是走得快時一顛一顛把身體振動和脊骨磨擰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愉快別的坐騎總沒有驢子恰到好處就是坐汽車也沒有這奧妙園菽笑道這樣說起來無論那種女子都歡喜騎的了不過電影女明星發明得最早傳布得最快可惜這番妙論不能公然發表否則蘇州也不必取締驢子正好加以獎勵呢遠馳道所以上海新世界的跑驢場生意很好平均統計也是女子和小孩騎的多後來新世界駐了外國兵搬到半淞園仍舊很熱鬧這不是一箇絕好的證明麼園菽道子玉不常到上海如



何倒有電影女明星做朋友。正是死貓活食了。遠馳道他雖不常出城門。可是蘇州地方有了什麼新鮮玩意。他總高興去廣廣眼界的。他天生成一副討人歡喜的面孔。那些浪漫的女人看了自然如鐵就磁了。說時已到了醋坊橋。兩人就各說了。再會分道而去。可是遠馳最要打聽趣聞。到了明天吃了早點心就走到申衙前去看。子玉家裏下人回答說。昨天有上海朋友试找他出去。至今未還。遠馳問他們住的什麼旅館。回說不知道。遠馳心想昨天深悔沒有問明。子玉住在那裏。今天冒冒失失的趕來。撲了一箇空。但是時候還早。不如趕出城去。他們總住在蘇州飯店東吳旅館。這幾家大旅館的況且那些拍影戲的歡喜招搖水牌上一定老老實實的寫着。我出其不意的去偷然捉到一點小話柄。還可以敲子玉一記小竹槓呢。想定主意。見轉身就走在黃鸝坊橋。掩雇了一輛野雞包車。一逕到阿黛橋下了車。會了鈔。先到惠中旅館。一查沒有疑似的人。到東吳旅館帳房認得他的。說這幾天沒有拍影戲的來。旁邊立着一箇小馬夫。攬嘴道對面鐵路飯店好像有一箇拍影戲的女人。可是只有一箇男人伴着。也沒有拍影戲的器具。不知道是不是遠馳聽了大喜道。



你可曾看見那女子如何裝束。小馬夫道：怎麼不看見。昨天一點鐘敲過還坐我的馬車到留園去。咧三點鐘還來就進城的。那女的穿一件紫顏色的長衫。可是只長到膝。饅頭地方肩上繫着一箇彩球。遠馳不等他說完便說道：正是此人。折身出大東旅館走到對面弄堂裏踏進鐵路飯店。正想向水牌上找去忽然想着既然他們只有兩人一定很守秘密。決不肯寫真姓名的了。因此便向一箇茶房探問那茶房道：第十二號有一箇上海來的時髦女子和先生所說的有些相像。遠馳便去尋。十二號到了門口見門兒虛掩着水牌上只寫一箇王字。還不敢造次。先打了一箇咳。然後把門推進去。果然見子玉躺在沙發上看報。那何詩天女士在那裏擦臉。遠馳道：你們的行蹤詭秘得很。子玉道：你一尋就着還說詭秘麼？何女士也笑道：宋先生畫了一根火柴送過去。道：偵探家辛苦了。遠馳接了道：你們真掉皮。水牌上寫王字。難道你們也是典當朝奉出身麼？子玉道：這是密斯何的意思？他因爲這裏來過。

幾回恐怕有不相干的來看他最怕的是那些本地小報的投稿家他們聽見有一箇女明星到來便要不速而來一股腐氣令人欲嘔明天還要做一篇花啊月啊堆砌成功的文字算是捧的其實不過他要表示曾經和女明星接談過的闊氣罷了遠馳道的確不要說蘇州的投稿家了就是那批新聞記者也只好敬而遠之何女士道前幾天蝴蝶影片公司的余雪明來唱戲起初蘇州新報着實捧他後來爲了請客漏掉了編附張的一位記者第二天那位記者就自己露臉把余雪明大罵一頓他還聲明並不因了沒有吃一頓而罵乃是主持公道這種公道也就有限得很了遠馳道不是說一句過火的話現在的女明星實在太多了走碼頭賣曲子固然可以帶便把影片也賣得起一點可是女明星的地位未免太墮落了因爲看的人差不多比做游戲場的女說書呢子玉道好了你不要當了和尚的面罵賊禿何女士道儘罵不妨我無論窮得狗肝水出也不會到你們蘇州來唱戲的你放心罷遠馳道閒話少說時候已經不早可要去裝煤咧子玉道可是吃飯麼這裏有大菜還可以吃何女士道我不要吃大菜蘇州吃局是講究的我們到了蘇州應該吃些本

地風光遠馳。道那麼到九華樓去罷。子玉也贊成。便催促何女士換衣裳。何女士繼續擦粉洒香。水忙了有半箇鐘頭。方纔舒齊三人出了房間。把門拉上。走出飯店。一直往九華樓而來。踏上樓梯。忽見上面走下一羣人來。男的女的長的短的肥的瘦的。老的少的各色俱全。爲頭一箇女子笑道。密斯何幾時來的。何女士擡頭一望。原來是美美影片公司秋意芬女士。其餘大概也是公司裏的職員演員。何女士道。我前天來的。你是今天纔到麼。秋女士道。是的。我們來拍八劍十四俠的背景。何女士道。你們已經用過了飯麼。住在什麼旅館。晚上我來看你們。秋女士道。在東吳旅館。六十號六十一號六十二號。你住在那裏。何女士道。在鐵路飯店十二號。秋女士道。再會罷。說着和一羣人忽忽的走下樓去。何女士對他點點頭。和子玉遠馳一起。上樓到了樓上。見沿街一箇大房間裏。席面還沒有收拾。椅子七歪八斜。地上肉骨頭。香烟屁股。瓜子殼。酒遍了幾乎沒有一方尺乾淨的圓臺面上。大碗小碟。箇箇精光。大吉啤酒。瓶汽水。瓶酒壺。七八高八低。平均計算。每人總有兩三瓶子。玉昨舌道。這電影家吃量真可怕。何女士道。這還是正當的中飯呢。就是偶然高興買些小吃。一

像巧克力糖去核陳皮梅也是一大堆大家像胡蜂捉癩痢一般不消片刻化爲烏有。所以你們倘然走到影片公司演員的宿舍裏一定要詫異好像幾天沒有掃地了其實却是大大的冤枉因爲他們立刻可以把一房間的地面上散布許多紙包皮殼的子玉道這倒並非形容過分試瞧這幾天觀前街上幾家糖食店那一家不是擠滿了一櫃臺的上海人人家說蘇州人喜歡吃糖我看上海人比蘇州人還要喜歡呢遠馳道聽說大詩人蘇曼殊也很喜歡吃采芝齋的脆松糖並且形諸筆墨哩從前李涵秋在小說裏說留蘭香糖的好處賣糖的好處就送了他一大箱那麼采芝齋也應該謝謝這大詩人咧那時堂倌又把杯筷擺好走來問菜何女士道我只要吃一樣新鮮糖菌遠馳道這幾天恐怕還沒有真貨上市呢堂倌道有了有了遠馳道那麼新鮮香椿頭大概也有的了堂倌道昨天纔有得買怎樣吃法遠馳道炒山雞絲罷子玉道我來點一樣叭肺湯罷這也是我們蘇州的特菜何女士道我也聽見人說過上海人可算得什麼都要吃了天上除掉九頭鳥地下除掉阿爹親娘誰知有些很好吃的東西他們都不吃的像冬天的著甲連買都沒有買處的遠馳道上

海。也。有。幾。樣。內。地。吃。不。着。的。譬。如。田。雞。內。地。是。禁。止。的。可。是。上。海。的。廣。東。館。裏。却。隨。處。有。得。吃。子。玉。道。閒。話。少。說。再。想。兩。樣。菜。出。來。罷。何。女。士。分。付。堂。馆。先。把。這。幾。樣。菜。做。了。來。再。講。堂。馆。唯。唯。答。應。而。去。不。多。時。一。樣。一。樣。的。遞。上。來。三。人。淺。斟。細。酌。說。說。笑。笑。吃了。有。一。箇。鐘。頭。方。畢。遠。馳。爭。着。要。會。鈔。子。玉。那。裏。肯。依。先。自。下。樓。去。會。了。鈔。免。不知。趣。因。此。假。託。有。事。先。行。告。辭。子。玉。和。何。女。士。雇。了。兩。輛。黃。包。車。前。去。直。到。晚。上。燈。火。萬。家。方。纔。還。到。馬。路。上。記。着。日。間。約。着。秋。意。芬。的。便。到。東。吳。旅。館。六。十。號。見。門。兒。開。着。踏。進。去。却。靜。悄。悄。地。沒。有。人。影。正。想。退。出。去。忽。見。床。上。跳。下。一。箇。人。來。點。頭。道。找。誰。何。女。士。定。睛。看。時。認。得。是。柳。福。如。美。美。的。男。演。員。便。問。密。斯。秋。可。在。這。裏。福。如。指。着。鐵。床。只。是。笑。何。女。士。走。過。去。立。在。床。前。見。秋。女。士。仰。面。而。臥。雲。鬟。蓬。鬆。內。衣。零。亂。睡。態。很。是。浪。漫。何。女。士。伸。手。去。推。他。一。推。就。醒。笑。道。裝。什。麼。腔。客。人。來。了。還。不。迎。接。秋。女。士。也。趁。勢。坐。起。來。擦。一。擦。星。眼。掠。一。掠。雲。鬟。嫣。然。一。笑。冉。冉。地。走。下。床。來。道。請。坐。請。坐。實。在。倦。得。很。沒。有。聽。見。何。女。士。道。那。麼。柳。先。生。到。你。房。間。裏。你。

也沒有覺得麼。秋女士面孔一紅道：「什麼都沒有覺得做了一箇怕夢。」何女士道：「怎樣怕法？請你講講看。」秋女士向外一看見還有一箇陌生人在着，便道：「且慢說夢。請寫意朋友和上海的白相人比較如何分別？」何女士道：「這就差得遠了。寫意朋友不一定。是白相的白相人。不一定是寫意的。蘇州的寫意朋友家裏住得好，身上穿得好，嘴邊吃得好，福如道還有女朋友，軋得好。子玉道：「休得取笑，我們還是初交，如何及得柳先生和秋女士朝夕追隨呢？」秋女士道：「宋先生不要瞎三話四，我們拍影戲的男女混雜，是免不掉的。但是河水不犯井水，大家分疆劃界，得碧波生清，不比有幾箇渦牌變的爛污貨，纔有那種笑話鬧出來。」何女士道：「密斯秋說得一點不差。我們的牌子都是給這批人做壞的。因此我們儘管乾乾淨淨人家總要弗贓弗尬。」說七點鐘，義昌福去吃兩位和我們同去罷。子玉道：「你們不肯同我們去吃飯，我們也不同你們去吃飯了。大家兩免罷。」說着便催促何女士走路。秋女士道：「就是吃飯。

也不必如此性急。況且時候還早。到了子玉道：我們還預備到公園裏去。秋女士也。不再苦留。互相說了。再會。子玉和何女士一同走出房來。到了下面門口。坐了黃包車。到觀前下車。步行。子玉道：倘然要新式一點自由農場或是樂意。倘然只講實惠。松鶴樓或是丹鳳何女士道：我聽人說。松鶴樓的滷鴨麪極好。我們就到松鶴樓去。罷子玉笑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松鶴樓的滷鴨麪只賣五六兩月。四月三十也。不賣。七月初一也不賣的。不過松鶴樓別的東西也還可以吃吃。說着就到太監弄口。走上松鶴樓的階沿。就是一股熱烘烘的葷腥氣。何女士搖搖頭道：不行不行。我連隔夜飯都要嘔出來了。子玉道：這就是松鶴樓的特色。因為他還保存幾十年來的舊面目。也可以說還保存幾十年來的舊風味呢。你且到了樓上上了口包。你滿意。這和上海飯店衙堂裏的振興館一樣的。何女士只得閉緊了鼻門。格登格登的一走。樓去。子玉到了上面。見幾間房間已經坐滿了。堂倌過來招呼道：請在外邊坐。一坐。這一間裏快吃了。當下泡了一壺茶來。請點菜。子玉道：先拿碟子來。燜肉燒大轉。轉。堂倌去了。何女士道：你點的菜我一點也不明白。是什麼東西。子玉笑道：這

也是一種切口燭肉澆，就是肉麪的澆頭，大轉彎就是鴨的翅膀兩樣。此地都是很出名的，可算得價廉物美。這時候裏面果然已經吃完，堂倌趕快收拾乾淨。子玉和何女士搬進去，就在對面兩隻破舊的籐椅子裏坐下。何女士道：「坐起來要留心，否則一箇臂椿是穩穩到手的。」子玉道：「破涼傘好骨子，你看他顏色黑暗，灰塵滿些，和積可是十幾年前的手工到底。比現在做得結實耐久，所以說人維求舊啊！」何女士見菜碟已來，嘗嘗的確滋味不差。子玉又點了幾色著名的菜，兩人吃了再坐。黃昏覺得很冷，因此園裏的人很少。走到圖書館的後面，幾盞細小而黯淡的路燈，比星還亮。何女士把身倚向子玉的懷裏，道：「這理怕得很陰森，都是鬼氣。」子玉把右臂挽住他的腰背，左手撫摩他的心胸，很溫存的安慰道：「放心，不要緊的。這裏那裏會有鬼？」何女士嬌聲道：「我們還去罷，這裏沒有什麼好玩。」兩人兜轉來，又到圖書館前，見前面的大鐘八點十分，子玉道：「今天碰見多的人，我們同住一間房裏，有些不妥。」何女士笑道：「豆芽菜，扳藤老嫩了，怕他們麼？我們關門大吉，難不成會打進門來的？」

子玉不響了走出鐵門見沒有車輛走到宮巷口方纔雇着坐了到鐵路飯店那茶房遞過一封信來何女士接來一看見是烏合公司裏寫來的快信說明天要到杭州去拍背景還要到西湖第一戲院去唱戲請他夜車就還上海去兩人走進了房子玉一臉子不高興躺在沙發上閉目養神何女士笑盈盈走過去拍拍他的肩頭道休要煩惱我去了一趟就來的多至半箇月少至五六天也就够了子玉嘆了一口氣道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偷然半箇月不見不是要隔四十多年還是可愛的青春麼何女士笑道你真書獃子了那裏能够拘文牽義呢偷然你高興索性和我同去可好子玉道本來西湖邊也是我常常夢想的只是家裏有許多雜事這幾天奉陪你原是拋棄一切不知道家裏棼亂到如何地步咧何女士只得又用別種話去安慰他這一夜差不多沒有安睡專說些依依難捨的情話到了三點鐘將近天亮的時候子玉送何女士到火車站看他上了車那二等車第三箇窗洞裏半截外紅衣裳像一塊珊瑚漸遠漸小小得比女孩兒家胸前掛的雞心還小終於看直見了子玉方纔沒精打采的還到家裏納頭便睡這幾天都沒得好睡所以一睡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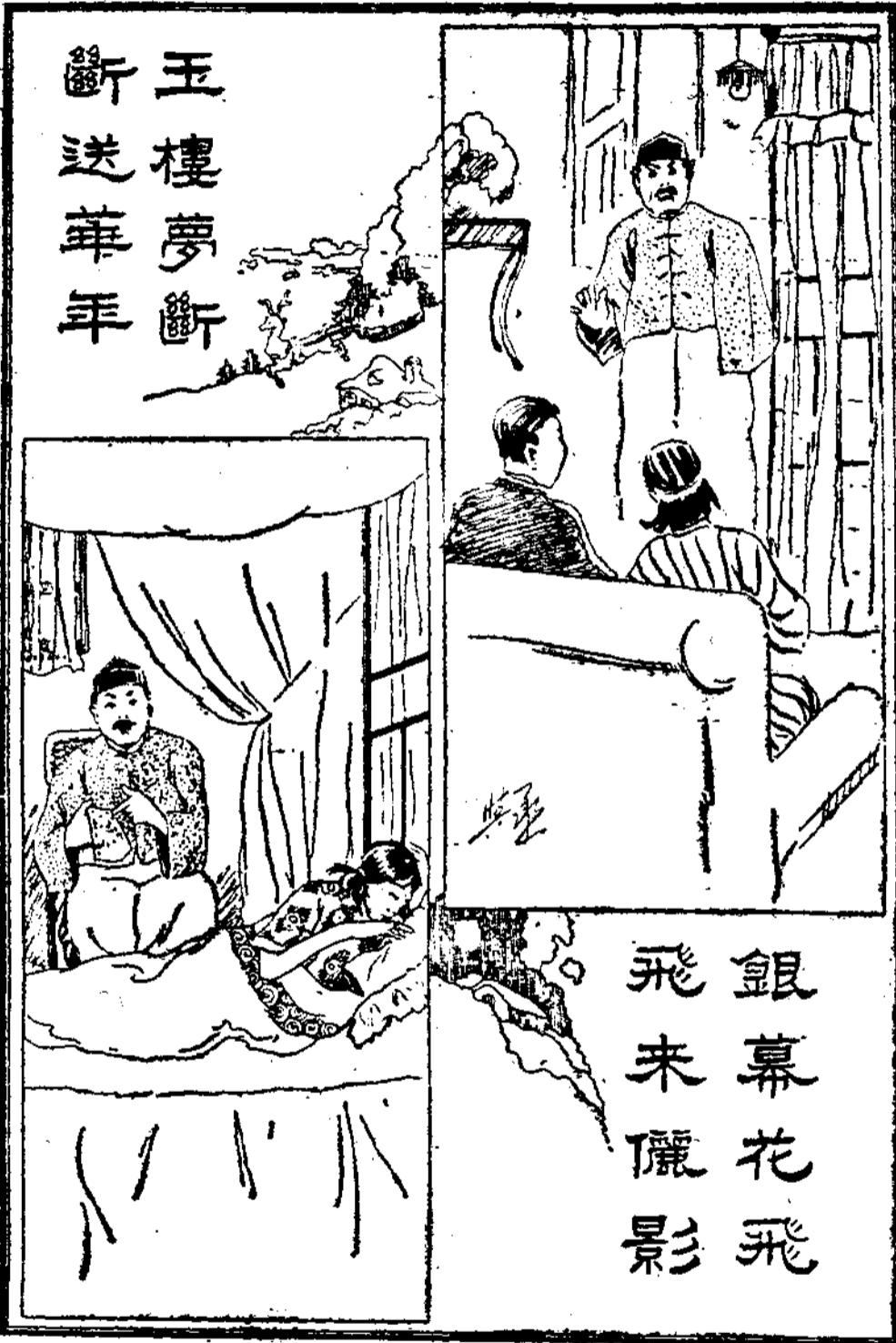
睡了半天直到午後兩點鐘他的表兄彭念蓀來了下人把他喚醒纔一番身坐起
走到書房裏來念蓀笑道你怎麼睡覺都可以零碎拼湊當的子玉道大約是春天
所以如此倦法念蓀道春色惱人眠不得你要不是給春色惱過何止倦到如此光
景呢子玉聽他言中有物不敢再同他多說只一樣一樣想到別處去念蓀道我本
來不許他們來驚擾你的實在有一件要緊事須得和你商量所以只好打破你的
甜夢了子玉問什麼要緊事念蓀說出來有分教美人黃土尋常事紙上傳流便動
聽究竟是何事下回分解



石水風
(芳國)

福州孔子廟內有風水石焉。晴日伏石畔窺之，則石上有紗，作波浪翻騰狀，歷歷可見。某外人欲購之，爲全城學子所阻，至今猶在焉。

王樓夢斷
送華年



銀幕花飛
飛來儂影

吳宮花草 第十一回

第十一回

玉樓夢斷送華年
銀幕花飛來儼影



話說彭念蓀說有要事來和宋子玉商量。子玉問是甚事。念蓀道：「我有一箇表兄叫秋士風，住在木瀆鎮，膝下只有一位千金，在蘇州女子中學讀書，不知怎樣和上海一家影片公司的演員相熟，時常往來。後來索性去投身銀幕，可是對他老子只說到上海去讀書。」士風常在鄉間，不知道外面的潮流，深信他女兒的話，不以為意。可是有許多人已經有些知道，却又不好對他明說，並且事不干己，何苦？忽然氣急敗壞的奔到舍間，說是在馬路上瞧見他女兒和一羣不三不四的男子嘻嘻哈哈的胡調，要想上前去問他，却恐怕衆寡不敵，吃了眼前虧，所以特來商量。我聽了一時，也想不出什麼辦法。因爲你和這一輩人都有往來，或者可以想法把他騙出來交還他的。

老子也是一樁陰德。子玉道那位秋女士芳名是否叫意芬。念蓀道他的小名叫四官。在女子中學讀書的時候。把四字改爲詩字。那官字改爲繪字。取其聲音相近。不知道是不是現在又改名了。不過這人有一種特別認識的。子玉道可是上層有一箇小黑疵的念蓀拍手道對啦對啦。你見過他麼。子玉道昨天纔見面。他現在美美影片公司裏做女主角了。這幾天正在蘇州拍八劍十四俠的背景。住在東吳旅館。只消在晚上到那裏去找他。一定可以相會見了面。他們父女之間自然可以把一切問題立刻解決。倘然夾雜了旁人。進去公司方面反要有種種留難。或者竟要賠償。損失。咧。念蓀道。你既然認識他。也去走一遭。好在旁邊調停排解。不至決裂。子玉道我和他只是間接的一面。並沒有深交。啊。念蓀道。我聽人家告訴我。說你近來着實活動。女朋友不少。子玉道誰嚼舌頭請他吃幾箇巴掌。我那裏有女朋友。念蓀道。這倒不能躲賴的方纔碰見。聞遠馳就說你前天和一箇女明星到虎邱去。還在蘇州幾家菜館吃蘇州著名的菜。可是有的子玉笑道老哥面前那裏敢打诳。實不相瞞。只此一家。並無分出。念蓀笑道。不打就招下官的本領如何。我再問你這女明星。

叫。什麼。名字。在。什麼。公司。裏。的。如何。和。你。相。識。一。從。實。招。來。子。玉。道。這。女。明。星。不。
是。秋。意。芬。却。是。何。詩。天。還。是。去。年。到。上。海。去。一。位。女。朋。友。介。紹。的。念。蓀。道。嚇。你。說。只。
此。一。家。並。無。分。出。如。何。又。有。一。箇。女。朋。友。來。了。子。玉。道。這。是。久。遠。馳。名。的老。陸。稿。荐。
還。是。六。七。前。相。識。的。一。箇。賣。花。女。郎。現。在。上。海。做。先。生。女。朋。友。極。多。尤。其。是。那。
些。電。影。明。星。認。得。最。多。這。位。何。女。士。脾。氣。還。不。壞。架。子。還。不。辣。所。以。我。倒。高。興。和。他。
談。談。念。蓀。道。恐。怕。不。止。談。談。罷。子。玉。面。孔。一。紅。道。這。是。可。質。天。日。的。念。蓀。道。天。日。如。
此。空。閒。來。管。你。們。的。帳。我。倒。忘。了。土。風。還。在。我。家。裏。等。回。音。咧。究。竟。你。肯。去。不。肯。去。
子。玉。道。我。不。去。倘。然。他。們。決。裂。了。我。再。替。他。們。想。法。罷。念。蓀。點。點。頭。起。身。就。走。過。了。
兩。天。念。蓀。又。來。了。子。玉。問。他。如。何。念。蓀。道。土。風。見。過。他。了。他。吹。了一。大。陣。的。牛。皮。說。
每。月。有。三。四。百。塊。錢。進。帳。生。活。非。常。舒。服。名。譽。也。好。極。拍。完。了。這。八。劍。十。四。俠。就。要。
還。木。瀆。去。休。息。一。回。再。出。來。吹。得。土。風。嘻。開。了。笑。口。合。不。攏。來。眼。睜。睜。望。着。他。女。兒。
九。流。三。教。叢。裏。鬼。混。去。也。不。好。意。思。去。拉。他。出。來。了。子。玉。笑。道。鄉。下。人。那。知。真。相。
三。四。百。塊。錢。一。月。連。導。演。和。一。等。一。的。女。主。角。都。賺。不。到。呢。况。且。他。們。奢。侈。的。習。慣。

早已養成真是揮金如土就是賺三四百塊錢也不會餘多的所靠的還是副業念蓀道他們還有什麼副業子玉道何須說得總是如此這般念蓀嘆了一口氣道一箇鄉下大姑娘到了上海何異一塊白布丟進玄色染缸裏去還有救藥麼子玉也嗟嘆不止且說秋女士在美美公司不過二等角色拍一本影戲五六十塊錢不等連買絲襪皮鞋都不够幸虧柳福如常常接濟他些所以他對福如感情很好常形影不離那公司裏上上下下的人也都心照不宣認爲他們倆是情侶了可是福如家裏已有妻子只把意芬瞞過說還沒有定親將來我們一定可以實行同居之愛的意芬也定了親却沒有嫁老實的告訴福如道這有何難只消請律師登一天報說某女士和某君解除婚約嫁娶各便也就完了意芬因着老子腦筋很舊所以還不敢斷然進行只安慰福如道我心上愛你就不生問題了福如也不再進逼兩人真打得火一般熱到了六月裏美美公司營業不佳縮小範圍意芬和福如都被辭退兩人因着上海生活程度高便到蘇州來住在客棧裏天天像蝴蝶一般成雙作對的飛到街上來本來蘇州人看見這種肉麻當有趣的行徑一定要批

評他不是的。自從上海人常常到蘇州來宣傳這種歐化的走路法。蘇州人也就見怪不怪了。但是意芬前定的未婚夫家知道了，却認為奇恥大辱，便向士風提出解除婚約的要求。士風這纔着急了，趕到蘇州探聽了住的旅館，出其不意走去，果然見意芬和福如密密切切的在着馬上沈下臉來責備他。逼他趕快回去。那福如也悄悄的走了。士風只好替他會了客，錢領着意芬還木瀆去永遠不任他自由。可是一頭活潑潑地的小鳥在外面飛來飛去，自由慣的現在關在籠子裏，如何不憂悶呢。花晨月夕，更是觸景生情。那士風起初連信都不許通，後來漸漸防禦疏懈，福如也用鋼筆寫在美麗的洋信紙上，外面套一箇嬌麗的洋信封，故意寫得筆細如髮，極像女子手筆，裏面是姊妹稱呼。有時雖給士風看見，也當做女朋友寫來的，並了。雖不表示什麼意思，心上的難過，不消說得，便結結實實懇懇切切的寫了一封信。給福如說：這裏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光景，偷然你那方面再不進行，我只得犧牲了。意思就是要福如用非常手段把他救出重圍，誰知這封信寄去許多天，信息全



無意芬要想到蘇州去找他却又不得出門要想一走了事覺得以後生活問題難以解決福如倘然另有貳心不是駝子跌劙斗兩頭不着實麼所以只得耐着心頭等他真是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等得心焦竟成了病起初只是茶飯少進士風並不注意後來有些寒熱了士風去請醫生來醫生道論起這寒熱來倒無關緊要吃一兩天藥就可以退去的只是這位小姐似乎心上受過什麼激刺常常憂鬱着非得把憂鬱散發開來恐怕要成癆性之症士風聽了去對意芬說道你快要做人家的媳婦了病懨懨地如何去得況且他家很有些積蓄真是穿綢着絹只要歪歪嘴就來了獨養兒子何等稱心適意比那些流氓似的人要好上幾百倍這一番話在士風以爲說得委宛曲折一定可以動聽了誰知意芬聽了真如火上添油更惹起了無限懊惱因爲他知道這未婚夫是一箇蠢人土頭土腦那裏及得福如的漂亮呢士風的妻子楊氏是補房更覺得隔膜左不過輕描淡寫說幾句門面話更無絲毫效力因此到了八月裏意芬越見沈重頭痛腦脹心煩意亂日間不得好夜間不得好睡真是人比黃花瘦了那夫家已定十月初八日結婚士風急得什麼似



的各處去請名醫來診治那些名醫都說這是肺癆病已經到了第三期不過遷延時日沒有霍然而愈的希望了立冬能够過去還有冬至一箇大難關須得防之土風到那時深悔以前太操切了念蓀得了這消息也很驚心便把福如已有妻室的事實調查得一清二楚詳細寫給士風要士風去告訴意芬讓他起一種翻悔心或者可以把以前的一片癡情衝散大澈大悟起來士風接着也很以為然當真把念蓀的信給意芬看誰知意芬看了索性放聲大哭哭一箇日夜不停哭得間壁鄉鄰也是愁腸百結直到那天深夜方纔給睡神騙到夢裏可是在呼呼鼾聲中還是若斷若續的帶着抽咽之音這一回大哭果然把心上憂鬱散去大半居然握拳透爪暗地裏在那裏罵福如的昧良只差精神已經耗損過甚身體孱弱得難以振作醫病消年紀只有一十八歲土風少不得頻揮老淚派人去買衣衾棺槨爲着他的肺勝大家早已知道不要說親戚不來弔唁連家裏下人也不敢走近號哭楊氏對士

風說道：生癆病的有許多，勝蟲在腔子裏斷了氣，就要從七竅裏爬出來，偷然飛到

活人的七竅裏。這癆病立刻傳了過去，所以早些安殮為宜。最好須把他的七竅塞滿。士風聽了也有些寒心，當真就雇木匠把棺木連夜做好，一面買了些白布，把意芬的頭繞一箇水洩不通好像冬天兒童們玩的雪球，還有什麼蟬首蛾眉明眸皓齒，呢？偷然遠遠瞧去，倒還有幾分像拍影戲時塗粉在面上的神氣到了第二天，天色微明，就把他尸體納入桐棺，草草的安了，蓋擺了一天，在第三天上用了木瀆鎮上全副儀仗，吹吹打打送到善堂裏去。那些平時相識的自然十分惋惜，以爲這一方美人如此歸宿，都因誤入歧途所致。那些從未一見的人看了那五色彩綢繁成的轎子裏掛着的一箇照片，短髮齊雲，雙眸剪水，一副似笑非笑的可喜容光，怎麼不齊聲說一聲可惜？等到回吉轉來，士風正在指揮僕役收拾外面綠衣郵差送進一封信來，紫羅蘭色的信封上面鋼筆寫着「木瀆秋意芬女士手啟」上海李寄。沒拆開一看，却是要意芬到上海去上面說的話，真是纏綿盡致，說是我爲着家庭間圓滿解決，所以不敢寫信來，徒然惹動你的愁緒。現在我已經脫離家庭到了。

上海覓得職業。足夠生活的獨立。請你趕快來罷。下面畫一箇雞心。本來土風也。以爲是普通女朋友寫來的。看了文字。知道不對。這一定是柳福如寫來的心上恨恨地把這竟體芬芳的一封情書扯做幾十塊。後來整理意芬的遺物。却一張紙角也找不到。細問伏侍他的女僕女僕說意芬小姐每逢接到了外面寄來的信總看了。再看翻來覆去好幾回。然後劃一根火柴付之一炬。在上一箇月索性盡倉括底。把所有的紙片兒一籠腦兒燒一箇精光大吉。意芬小姐還對着那一堆紙灰不住的垂淚呢。土風不勝嗟嘆。且說柳福如寫了這一封信給意芬滿望意芬到上海來圓滿功德的。誰知也是像石沉大海一般。疑心給他父親瞧破了。留中不發第二封信。也就不敢再寫了。又等幾天。便自己趕到蘇州先去打聽宋子玉子玉說沒有消息。他便到木瀆私下打聽方知美人已竟物化。現在三尺桐棺。槨厝在善堂裏。當下買了一束鮮花。趕到善堂裏尋到了秋意芬的棺材。把鮮花放在上面。深深的鞠了三躬。默默的懺悔了一陣。然後廢然而返。幸虧他家裏老婆子依然無恙。所說的已經脫離關係。完全是胡說。所以過了幾天。把意芬的影象漸漸的淡忘。這也是青年。

男子的通病怪不得福如的不過這段故事傳到蘇州那宋子玉彭念蓀一輩子都把福如罵得體無完膚這一天兩人正在公園東齋暢談忽地有一箇車夫模樣的人走到吳王靠上一位紳士模樣的面前切切喳喳說了幾句話那紳士就惠了茶錢忽忽而去和他同桌而飲的恰巧是聞遠馳見子玉念蓀都在這裏便笑嘻嘻走過來道你們可知道那位打破戀愛階級的潘二小姐今天駕返瑤池了子玉道可是懋卿的千金常在吳苑討錢的女叫化子麼遠馳道是的子玉道那倒可以把這篇別開生面的戀愛史做一箇結束了遠馳道他的死還有一段有趣的新聞咧念蓀道什麼新聞快說快說有分教野草無心隨意綠家花到處惹人紅究竟如何有趣下回分解



明 星 峯

圓 芳

弋陽（江西）縣有三十六峯之勝。其一曰明星峯。有巨石。

下有小洞。徑不逾二寸。直通石巔。伏而窺之。則孔中之天。收入眼底。如巨星燦爛。因以得名。今日國內女明星大出其風頭。其即象徵於此峯頭之明星乎。



第十一回

綠意紅情飄飄女記室
青天白日赳赳新軍人

話說遠馳告訴子玉念蓀道那潘二小姐自從做了叫化子以後品性也壞了不少因着每天化來的錢不夠吃喝便偷東捏西起來。前天他到大樹巷金公館的門口化錢一箇門房心腸很軟轉身進去預備拿早晨留下來的半碗稀飯給他誰知他一隻銅水烟袋放在長櫈上沒有帶去等到他捧了半碗稀飯出來潘二小姐忽然不在了趕快走出門去向四下張望沒有影蹤心上十分納罕這潘二小姐偷去了裁縫店可曾看見一箇女叫化子走過裁縫店沒有瞧見門房道奇極了難道真會上天入地的麼裁縫道可曾掩了進去門房搖頭道奇不會的我難道瞎了眼睛不成裁縫正仰起頭來對他笑瞞眼見對



面。水。河。橋。上。徐。公。館。裏。燒。飯。師。父。在。那。裏。喊。他。裁。縫。走。到。門。口。問。道。什。麼。事。那。燒。飯。
 师。父。把。嘴。向。下。努。又。招。着。手。似。乎。要。他。到。岸。邊。去。裁。縫。當。真。走。過。去。向。駁。岸。下。面。看。
 去。忽。見。有。一。箇。衣。衫。襤。褛。的。女。子。躲。在。下。面。裁。縫。立。刻。去。拉。門。房。過。來。同。看。卻。不。見。
 那。女。子。的。面。孔。究。竟。是。誰。一。時。也。不。敢。斷。定。可。是。他。蓬。鬆。的。髮。髻。和。醜。醜。的。衣。服。是。
 見。慣。的。料。定。潘。二。小。姐。無。疑。門。房。便。大。聲。吆。喝。道。你。倒。寫。意。躲。在。這。裏。吹。風。涼。麼。快。
 些。走。上。來。有。話。問。你。那。潘。二。小。姐。聽。了。一。嚇。便。向。水。裏。跳。去。裁。縫。倒。發。急。起。來。恐。怕。
 關。出。人。命。來。馬。上。走。下。河。橋。去。拉。他。幸。虧。那。邊。水。淺。沒。有。沉。下。去。一。拉。就。拉。了。起。來。
 好。像。一。隻。水。淋。雞。到。了。岸。上。門。房。最。要。緊。的。是。那。隻。銅。水。烟。袋。便。向。他。身。邊。搜。去。果。
 然。在。他。衣。袋。裏。門。房。惡。很。很。的。踢。了。他。兩。脚。誰。知。這。兩。脚。都。踢。上。緊。要。部。分。只。喊。得。
 一。聲。救。命。早。已。蹬。下。了。半。截。身。體。裁。縫。見。他。面。色。也。變。了。知。道。不。妙。急。忙。放。手。自。去。
 做。他。的。生。活。不。來。管。帳。那。門。房。也。是。捧。了。那。物。歸。原。主。的。銅。水。烟。袋。走。還。家。去。假。做。
 不。干。我。事。這。裏。放。着。潘。二。小。姐。蜷。伏。在。地。上。呻。吟。走。個。人。誰。也。不。把。正。眼。瞧。他。一。
 瞧。到。了。晚。上。還。是。走。不。動。那。十一。月。的。天。氣。夜。裏。西。北。風。唔。得。人。打。寒。噤。潘。二。小。姐。

日間在水裏淋過又受了痛楚如何再耐得起這嚴寒的侵襲因此竟成了病又是肚子飢得轆轤轉動希望有人走過來可憐他誰知老早就斷了行人一並排的住戶家家都是雙門緊閉全沒有希望挨到天明一箇賣蘿蔔青菜的從倉街走來見了他僵臥着看看模樣認得是潘二小姐便停下了擔子去喚他誰知潘二小姐已經一聲不響了便去告訴臨頓路上的崗警崗警走去看時果然早已斷氣當喚地方到善堂裏去領棺木安殮那地方知道他是有家室的不要胡亂收殮了反有閒話因此索性到清華家裏說箇明白那清華給他二十塊錢分付買一身衣服替他換過這地方總算有良心居然只賺去一半的錢方纔和我同桌喝茶的就是清華他家車夫來告訴他地方又來說潘二小姐的兒子在元妙觀裏丐頭錢阿二那裏現錢阿二抱了這小叫化子去找那舅老爺所以清華急忙走還家去不知道如何發落子玉道那潘二小姐常常把兒子抱在身邊的如何忽然拋在丐頭的家裏呢遠馳道我前天聽得人說他雖在檻樓之中不忘戀愛那錢阿二也是交了桃花運所以兩下又成了患難夫妻咧念蓀只是搖頭嘆息子玉低低問遠馳道這幾

天風聲很緊。看來青天白日快到蘇州來了。遠馳點點頭向左邊努嘴。子玉依着方。向瞧去見那邊有一桌茶客。男女相雜在那裏交頭接耳的談天。年紀都很輕。子玉道。這一輩子是何等人物。我一箇也不認識。啊遠馳道。都是蘇州將來的重要人物。前幾天還在這裏當衆演說。撐起一面青天白日旛來。嚇得茶客一箇箇遁之云乎。看來不久要起變化。咧子玉知道一方着力的暗中運動。一方面一定也是着力的。暗中偵探不如少說爲是。坐了片刻也就向遠馳作別。和念蓀走出東齋各自歸家。不提。且說到了明年。國民革命軍從浙江直打到江蘇來。把直魯軍打得落花流水。那蘇州城就安處在青天白日的旗幟之下。頓時局面也大大的變動。平時那些趾高氣傲的大人先生。一箇箇受了土豪劣紳的罪名。銷聲匿迹。不敢出頭露面。過木齋潘小軒索性避到上海去了。馮蓮園。聞微庵。連茶也不常喝。只是陳棄瑕。朱不羣。一輩子負着老同志的資格。在那裏工作。另有許多族。嶄全新的青年出來貼標語。喊口号。開會。頓時把恬淡靜止的蘇州震盪得生氣勃勃。一天子玉正在家裏替畫眉。洗澡。忽然外面走進一箇女子來。頭髮刷得精光。髮髻已經不知去向。穿着一件。

短短的旗袍輕輕喚道宋先生宋先生子玉倒呆住了向他細看不敢答應那女子笑道咦難道宋先生不認得我了不要怪你闊別已經十多年了子玉還想不起是誰問道請教尊姓那女子道真的不認得麼你還記得和翠寶一起在玄妙觀裏三萬昌門前喝茶的……子玉笑道嘆原來是六小姐麼那女子點點頭道正是子玉草草把畫眉籠掛起請他到裏面坐敬了一杯茶一枝香烟六小姐道香烟不吸宋先生一晌好麼子玉道多謝也不過如此六小姐這回到蘇州還是單身還是有同伴在那裏六小姐把掛在襟頭鈕扣上一塊三角形銅牌翻了一翻道我們在上海組織了一箇女子職業協會派我做書記今天隨着幾位委員小姐來調查的因為沒事做想起宋先生就來望望你子玉道失敬失敬真是三日不見括目相看了不知道翠寶現在如何六小姐道他的本領更高了在前幾年隨着一箇軍官到廣東去在廣東結婚結婚那天全城的文武百官都來道喜威風得了不得平常日子出門總有兩三箇勤務兵隨在左右聽說前幾天也到了杭州有人看見他穿了軍服雄赳赳氣昂昂竟和少年軍官一般無二子玉也笑起來了六小姐道現在男女的

界限已經打倒，只要有本事，我們女子都可以做去，不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麼？子玉道的確在外國老早沒有問題了。因為中國從前男女授受不親的腐說深入人心，所以一舉一動都不得自由。其實索性解放了，大家習以爲常，倒也不至有意外發生。不過我以為女子職業什麼都可以做，只有從軍却萬萬不贊成。六小姐道：現在國民革命軍裏女同志着實不少呢。從前不是也有過木蘭從軍麼？子玉道：木蘭從軍出於萬不得已，並且或者是文人假託未必可靠，我所以不贊成的原因，因着女子的心思果然比男子來得精細，像書記會計這一類的職務最相宜了。至於體魄到底柔弱，那裏吃得起風餐露宿的苦楚呢？在辛亥革命時候，不是上海也發起過女子北伐隊麼？我還瞧見過一張照片，儘是挺胸凸肚，總不脫嫋嫋之氣，真的要他們去衝鋒陷陣，恐怕難以成功罷！六小姐點頭稱是時候已將近午，六小姐要走。子玉留着吃了飯去，六小姐也就不再客氣，吃了飯，六小姐又講了許多上海的新聞，說他的小阿姨吃了一箇大驚嚇，在直魯軍給國民革命軍打敗的時候，那閘北燒得半天紅，租界四面電網繁得密密層層，外國兵握着槍守口子，有一批畢庶。

澄手下的軍官正在他房間裏擺酒。大家各擁着相好，膩在一起。忽地一箇馬弁來報信說是軍長上船了。他們聽了就驚慌得什麼似的。披了大衣忘了馬褂穿了。長袍丟了手杖，慌慌張張的走了。小阿姨也纏做國民革命軍要打到租界上來了。嚇得簌簌抖和他家一箇小大姐躲在銅床背後，一聲不響，足足躲到天亮。聽見沒有聲息，方纔敢出來。你想好笑不好笑？後來這一筆帳漂到西洋外國去，只好把他們留下來的大衣馬褂變了錢去還菜館的帳子。玉道聽說他們在上海揮金如土，堂子裏着實得過他們好處。這一次小損失也不致完全蝕本呢。六小姐說這也是有幸。不幸的像桂花樓翠雲一輩子自然發了財。我們小阿姨做的一批客人太遲了。花頭做得不少，却一箇大錢也沒有。會鈔倘然在年前就做着，到手了過年盤纏就民革命軍到底規矩難得到堂子裏來的。不要說做花頭敲小竹槓沒有希望，連叫條子打茶圍都是求之不得呢。子玉道這就是國民革命成功的現象。以前那些軍閥真是荒唐可笑。十箇中間有八九箇都犯全這嫖賭吃着四箇字的當兵。

他們要望我了。子玉留了一回，留不住，就送他出來見他。大踏步向西走去，說也奇。

的儘着飢寒交迫不去管帳，如何可以不失敗呢？六小姐看了一看，手表道不早了。他們要望我了。子玉留了一回，留不住，就送他出來見他。大踏步向西走去，說也奇。銅絲腰一般，現在穿了高跟皮鞋，吉各吉各自然有一種英爽之氣了。還到裏面猛然想起前天約着到念蓀家裏去打撲克的，現在已經三點鐘了，恐怕他們已等得心焦了，急忙走去到了那裏見念蓀的書屋裏坐着一箇中山裝的青年，面色黧黑，一望而知是飽受風霜了。念蓀就介紹道：這位是胡東野，畫得一手好山水，現在投筆從戎了。子玉向東野拱拱手道：久仰久仰，就是將來功成身退，也可以助你畫境的壯闊呢！東野笑道：宋先生太性急了，彭先生沒有說完下面還有一段趣聞呢！念蓀道：東野兄去從戎並不是真去捐槍桿兒，還是捐筆桿兒做宣傳的工作到過徐州住不到一禮拜，前線又退了下來，我正有火車站上勤務兵來報告說政治部都上車了，我也不暇細問，隨手拉了一件東西就走，趕到月臺上，那車兒已經慢吞吞，都

的動起來了。緊忙跳上車。已沒有了座位。那車上的人都對着我笑。我定了心。自己從上而下看了一遍。也不禁好笑起來。原來手裏拿的乃是一隻寫生折疊椅。想起車站上有許多用得着的東西。一件未拿。要想喚勤務兵替我去拿。誰知勤務兵已無影蹤。車兒早轟轟的離開站臺了。可是後來這一隻折疊椅倒大有用處。晚上全仗着他。得到片刻的假寐。否則立到浦口。兩腿不要斷麼。子玉道。喫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將來的希望是很大的。東野搖搖頭道。究竟這生活不是我們蘇州人。過的。我已辭去職務了。念蓀道。聽說這一回青天白日旗插到江蘇來。有不少文弱書生上前線去呢。東野道。我一路由南而北。碰到不少蘇州人在政治部也有在軍營裏。也有可能。大半表示懊悔之意。只有金軍長從廣東一路打出來。可算得身經百戰的英雄了。子玉道。可以替蘇州人出一口鳥氣了。念蓀道。我聽人說起金軍長。成了一箇市儈罷了。這就是時勢造英雄啊。東野道。帥司令不是也做過交易所。生意而失敗的麼。想不到這一回交易所大風潮。促成了國民革命。也是中華民國史。

的一段趣事，子玉道：閒話少說，前天不是你約我來打撲克的？念蓀道：說也可笑。我約的幾箇朋友，除掉你以外，都去開什麼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一箇也不空。子玉道：難道都是委員麼？念蓀道：你想一種行業，有一種工會，一種工會就有七八箇委員，並且各部分開來，還有委員另外有特別組織的委員會。這一箇蘇州城裏的委員都不在少數了。子玉道：所以我聽見從南京跑來的人說，那些黨國要人一身兼幾箇會裏的委員，一天要開三四次會，一會就三四箇鐘頭。因此連喫飯都沒有功夫，真可算得枵腹從公了。東野道：有一位吳老先生，他做了政治部主任，一天除掉開會的時間以外，已沒有什麼空閒，正要看公事，却又有一批一批的客要見見了。少不得費掉不少時間，要是不見，又覺得對不起人，因此嚇得他頭脹得笆斗一般，趕快辭職也等不及。委員會通過早已向上海一走了，事遠也見得現在辦事大非昔比了。三人談談說說，已是夕陽西下，暮色蒼茫了。念蓀就沽了些酒，買了些菜，留着東野。子玉一邊喫一邊再談，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直飲到三更時分，大家都醉醺醺地方，纔散去。東野和子玉踉踉蹌蹌的別了，念蓀走。



還家去到了察院場口分路子。玉獨自走過城隍廟前。那時有一丸冷月掛在中天。瞧見廟前牌樓柱上貼着幾張標語寫着「破除舊時婚姻制度」「打倒亂說媒人」「戀愛自由」「婦女解放」等等。無端勾起他無限愁思。心想我這樣胡天胡帝的過去總不是一件事。終身的伴侶還沒有找到。將來如何歸宿呢？看到圓滿的月色。又感着人生慰藉的需要。一時酒意也散去了不少。悶悶的走到家裏就向被窩裏一鑽。也不知到幾時醒來。作者也就借此收科。倘然讀者要問下文如何。將來分解罷。硯有餘墨。心有餘思。胡謔二十八字。

吳宮花草冷蘇州。一片春光筆底收。多少風流遺跡在。不風流處也風流。



第三十二回

乘人不備一口水微倖慶當初
代夫報仇兩對頭生死拚今日

却說正定土老兒同王定五倆商議定了便同至房內此時鄧三爲白天行路辛苦落店之後橫躺在坑上養神正在忖想道下店已久天也晚了爲何跑堂進來上燈之際那土老兒走了出去長久連晚飯也不進來吃難道有甚意外亂子發生不成鄧三準備要坐起來踱出去瞧箇究竟忽見那土老兒同着箇少年漢子走進房來那少年不問情由走至坑前眼淚汪汪向鄧三雙膝跪倒弄得鄧三莫名其妙慌忙坐起身來跳下坑去伸手去扶那少年道這算麼吓有話請站起來說快不要如此土老兒在傍歎氣道唉眼前路格外難走哩達官爺莫多心我在京時候有人介

紹達官給我。我原說達官爺頑意見雖行。可惜名望小一點。怕路上有不講交情的。人拔了鑣旗。通不過去。如今果然出了亂子哩。鄙三一聞這話。臊得臉漲通紅。忙道。怎麼一回事呢。土老兒向王定五道。你先說定五跪在地下。把自己經過情形。一五一十訴說出來。直說到現在限期祇牘。一天計較一毫沒有。土老兒接上來道。因為我們親同鄉闖了這話。那鬧天宮阿寶對於咱們正定人異常嫉視。他本是京東五霸之一。所有一概私貨往來經過他的地界。本則有箇常例。俺此回雖有達官保鑣。爲求太平。起見特去遵繳。常例不料阿寶收了常例。一問我是正定人。蠻不講理。叫手下看住了。我們貨車要叫達官去睡口涎沫。唾得翻他放我們過去。如若唾不翻。他貨物休想帶着走路。達官爺若不出馬。這事糟了。還是回京去找個有面子人居中來調停一下吧。鄙三聽了心頭雖已火發。外表面尚力持鎮靜。閒閒的答道。莫慌。莫慌。鬧天宮阿寶江湖上很有他的名字。光棍不談無理之言。越是在外跑跑的人必定舉止按節動靜依規。萬無這樣蠻橫。他若得如此胡幹一步都走不开去。那會享到這樣大名。待俺明天親去和那廝相見。當面談判之後再作道理。王定五見鄙三

三不易上鉤。扭項回頭向土老兒瞪眼兒。意謂鄙三如和阿寶見面。咱倆玄虛枉弄那樁事。掇弄不成的了。此刻土老兒也沒有別法。老瞪着兩箇銅鈴般大眼。張開血盆口。露出了一口焦黃牙。乾着急。誰知事成湊巧。這箇當兒跑堂進來報信。道爺們的八輛貨車。被此間坐碼頭老大寶太爺手下跑腿溜了眼。一口咬定是私貨特地關切。咱們櫃上不許輕易放走。須待寶太爺發落了方准趕路。所以咱們掌櫃的叫小的進來知照一聲。怕要出岔子哩。請爺們自己趁早想法解扣兒。不要喊懊惱來不及。鄙三道家有家法。幫有幫規。既做坐碼頭老大。自該懂得江湖上的規矩。勞駕。朝上要來拜山討路哩。跑堂一聽這話。向鄙三上下打量鼻子內。哼了一哼。道爺是異鄉人。不曉得寶太爺脾氣。若得貨車未到。先有他老人家自淘夥內。夠得上說話的人。或者真正名聲頗頗的大幫達官。先打到招呼。倒在他老人家門路裏。莫說貨車過境。分毫不有走動。他還代你照呼。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回頭貨車過境了。他老人家還要出來盡地主之誼。不是一宿三餐。聊盡人事。竟是肥魚大肉。竭忱款待。

若得他老人家已經翻過臉兒命跑腿出來喊住事情鬧成殭局那怕天王老子來也不買賬的了並且寶太爺生平輕財重義他老人家要發脾氣總是怪人家過門來打得不清不先事前照呼纔出頭來作梗說話出口金錢買不到的了除非要給點真顏色給他老人家看了或者可有萬一挽回的想法若說出了事再去拜山討路怕更加要討大沒趣小的直言爺們莫多心咱們一客多是客不能不老實奉告跑堂說罷自行走去此刻那土老兒聽說假話弄成真事哭喪着臉連道怎麼好王定五見又鬧出了一件是非十分沒趣搭訕着在地上扒起來站在傍邊唉聲氣土老兒無處出氣反去抱怨王定五道都爲管了你的閒賬鬧出這連環亂子來定五被土老兒話發極了也氣鼓鼓的道你自己舍不得化大錢不曾延聘一位達官纔發生出這件事鄙三此刻怒火中燒是尙可忍孰不可忍便向他倆道呸呸兩箇多是鬧種目下事已成事自己人還空鬧做麼吓俺雖非一等一的達官從出道以來金斗從未栽過大角色也碰得多了向來逢龍拔爪遇虎敲牙這番小子如此不講交情明天朝上如此這般發辦瞧瞧俺的手段不給這廝一下殺手這自大歎

鋼。當。嘗。俺。姓。郜。的。也。祇。好。回。家。去。代。媳。婦。兒。抱。孩。子。還。能。想。在。江。湖。上。混。事。嗎。土。老。兒。同。定。五。倆。見。郜。三。動。火。自。也。不。敢。再。說。甚。麼。大。家。默。默。的。睡。了。到。翌。日。清。早。大。家。連。梳。洗。都。不。幹。依。着。郜。三。吩。咐。王。定。五。倆。先。去。喊。了。里。正。街。坊。說。明。原。委。請。他。們。同。至。阿。寶。處。作。證。然。後。齊。至。阿。寶。家。內。道。睡。饑。睡。吐。得。倒。人。的。師。家。來。了。當。着。衆。人。寫。下。筆。據。如。其。阿。寶。被。來。客。睡。倒。非。但。鷹。兒。鳥。價。貨。車。等。項。一。件。不。再。扣。留。還。願。把。這。箇。碼。頭。同。這。份。家。私。什。物。全。部。讓。給。來。人。倘。來。客。睡。不。倒。阿。寶。則。王。定。五。同。土。老。兒。來。客。三。人。性。命。任。憑。剝。皮。揜。草。磨。骨。揚。塵。筆。據。書。就。雙。方。同。公。證。人。都。畫。了。親。押。然。後。由。定。五。等。引。領。至。東。市。梢。那。箇。土。阜。地。方。郜。三。早。已。候。在。那。裏。他。肚。子。內。已。吸。下。三。擔。桶。涼。水。高。踞。在。土。阜。上。頭。用。足。工。勁。把。涼。水。積。在。胸。部。鼓。盪。一。見。定。五。等。到。來。專。待。阿。寶。挺。身。上。前。郜。三。把。口。一。張。宛。比。黃。河。決。口。一。般。從。喉。間。噴。出。一。條。銀。練。這。一。手。那。是。混。元。一。氣。童。子。工。當。中。的。水。箭。方。法。金。鐘。罩。鐵。牛。工。鐵。布。衫。等。遇。着。了。也。擋。不。住。要。被。打。散。工。何。况。阿。寶。一。無。防。備。挨。不。到。一。半。阿。寶。已。經。氣。閉。攢。翻。郜。

三。那。時。工。夫。不。到。能。放。不。能。收。非。噴。完。三。桶。水。量。纔。能。住。口。於。是。由。定。五。當。衆。宣。布。
人。拉。着。面。子。拿。回。鷹。兒。鳥。價。押。着。貨。車。走。了。等。待。三。小。時。後。阿。寶。醒。過。來。請。問。再。有。
臉。子。站。在。寶。店。地。方。張。牙。舞。爪。囁。故。便。溜。了。開。去。後。來。探。明。都。三。名。氏。責。備。他。不。應。
三。桶。水。必。要。噴。完。了。住。口。應。該。留。點。後。來。相。見。地。步。現。既。受。了。這。眼。前。虧。所。以。阿。寶。
夫。妻。倆。跑。至。口。外。去。苦。熬。練。對。天。立。誓。此。仇。必。報。這。回。在。徐。莊。相。遇。阿。寶。的。妻。子。
還。肯。退。一。點。半。點。嗎。當。下。都。三。聽。高。金。奎。一。提。心。上。倒。也。有。些。躊。躇。金。奎。道。一。箇。蔡。
王。氏。已。覺。札。手。她。並。且。還。同。一。箇。夥。伴。前。來。提。及。此。人。也。有。點。小。來。歷。二十。年。前。
在。青。海。新。疆。前。後。藏。內。外。蒙。古。等。處。地。方。一。手。遮。天。有。箇。崇。奉。紅。教。的。在。家。喇。嘛。人。
稱。西。霸。天。蓬。頭。丁。九。鬍。子。想。來。你。也。曉。得。這。人。他。們。丁。家。世。傳。乾。坤。八。卦。掌。紅。黑。雙。
套。掌。不。但。是。吾。們。中。原。二。十一。省。頑。武。行。的。人。盡。皆。知。道。連。日。本。武。士。道。中。人。也。都。
仰。慕。大。名。航。海。前。來。拜。訪。求。教。以。前。丁。九。鬍。子。保。着。伊。甯。副。都。統。湖。北。武。昌。府。人。楊。
大。箇。兒。到。北。京。帶。來。一。百。五。六。十。四。阿。刺。伯。種。高。頑。大。青。馬。逢。人。便。送。這。件。事。當。時。

固然傳頌一時到了現在尙有人不時道及并知了九鬍子年紀雖已九十以外依然健在工夫未散他的地界仍不許一箇隔幫掉灣之人立足一言之下不論哈纏漢回蒙藏滿洲人任憑大刀小刀哥老紅槍拜香黑邊會會員多遵奉他的票布比大清朝皇帝的聖旨還要威靈顯赫些雲南的楊達新就籠絡了他可以在青新南面治民他的兒子小蓬頭小時候多吃了驚藥弄得腦經不靈活渾渾噩噩人家多稱他大力傻丁不過他人雖獸頭獸腦却天生一副好筋骨胎力大得當代無有敵手往往瞧見路上牛兒打架他能上前去輕描淡寫信手抓住了牛角喝住畜生不許再鬥牛角抓在他手休想再能摔倒分毫祇此一端可見他天生神力有多少真是李元霸再生李存孝轉世老丁因為兒子生性太渾所以教他學的渾人所用笨傢伙一條虎尾三截棍年紀現雖不大名望已經不小他久慕中原花花世界他要到口內來頑耍一趟無奈被老子管束住了不能自由一晌未能如願今番却被蔡王氏在外遇着同伴進來兩下有口頭訂立的交換條約所有一切用途和遊歷的嚮導由蔡王氏一力負擔不過蔡王氏如有用着大力傻丁出手幫助之處傻丁。

須出全力供蔡王氏指揮。此人倒也大大札手。若和你遇見。你用實力同他去戰。果然不是他對手。如其用了工夫。同他交手。他天生糙實。厚結皮膚。又是一身松香馬牙子刀槍不入的。若得用巧戰方法。暗算他的照門。不要說廢命。倘然損了他那雙照子。回頭老丁翻過臉兒來。辦交涉。誰擋得住這箇魔王。用話去勸誠他。無奈他又是傻子。什麼都不懂。祇曉得蔡王氏叫他打。他就打。蔡王氏叫他住手。他方住手。這箇傢貨倒也不容易對付哩。郜三聽了愈加呆了。金奎道。除非要想出箇人來。能够制服蔡王氏的。那麼連傻丁都俯首受降。不成問題了。郜三被金奎一提醒。心上豁然開朗。喜的拍手打跌道。噫姪男。想着了黨初蔡大魁在振遠鏢局當達官時候。曾在五道廟神前磕頭掉過一回帖的。一共四箇人。王五爺是老大。蔡大魁是老二。山東章邱北相公莊的宮大龍是排四。排三是誰記不起了。現在要解這箇扣兒。祇消到章邱去相請宮四出來。說句話。或者可以了結這重公案。金奎道。計非不善。無奈遠水救不來近火。倘若此刻宮四太爺和你們在一塊。自然煩他老人家。不費吹灰之力。說上一句話。事情可望收場。現奈宮四遠在章邱。請問有甚麼用處呢。他倆正

在談論不料中路李九碰着的就是那箇小蓬頭大力傻丁飛天豹子和他相持了好一回暗想這渾小子力大無窮要盤完他力氣不知要耗多少時候照他那身皮肉糙厚異常一時算計他不來他的兩顆銅鈴大眼工夫練不到的明槍易躲暗箭難逃我何不賞他一箇一手三暗器這渾小子的兩眼眶乃是天然的鏢囊袖箭袋損瞎了他一雙照子豈不是他無能爲力了九爺主見打定準備要用暗器退敵右路蓋三省遇見的那箇婦人就是鬧天宮阿寶的妻子蔡王氏兩下一來一往交手到四五十箇回合蔡王氏報仇心切急於要找尋仇人卻三無心戀戰改換手法兩箇拳頭如同猛風驟雨專揀蓋三省身上的要害地方打來蓋三省雖經名師指點久臨大敵此回遇着這婦人非但休想討着半點便宜並且工夫實力皆不及這婆子利羅所以她手中一緊蓋三省竟有點招架不周全識時務者爲俊傑大丈夫能強能弱虛挺勁下去反爲不美故而蓋三省賣一箇破綻掀開敵人雙拳跳出圈子撤腿就跑那婦人高喝一聲見蓋三省上屋往左邊逃去她也自後走來越過正屋抄至左首蓋三省見郤三同着一箇壯漢站在院落中談話蓋三省自然也跳下屋

來。不。料。後。面。蔡。王。氏。一。見。郤。三。仇。人。相。見。分。外。眼。明。大。吼。一。聲。從。屋。跳。上。至。平。地。掄。起。雙。拳。直。躡。至。郤。三。近。身。交。手。正。是。文。易。惹。禍。武。易。成。仇。冤。家。路。窄。不。罷。不。休。要。知。郤。三。同。蔡。王。氏。究。竟。如。何。結果。以。及。李。九。同。徐。能。交。關。如。何。收。束。將。來。六。飛。會。三。怪。大。破。準。提。庵。金。牛。兒。倒。反。八。里。窪。孟。老。道。下。西。川。探。棒。匪。宮。大。龍。拚。死。上。抱。犢。齒。力。伏。母。猩。猩。桂。姑。娘。出。險。上。衛。輝。朱。鶴。皋。私。訪。五。槍。會。關。中。十。弟。兄。自。相。家。婆。媳。衆。英。雄。共。保。朱。青。天。五。路。下。康。定。在。前。藏。造。成。新。局。面。等。種。種。關。目。多。在。荆。棘。江。湖。二。集。中。詳。細。分。解。



法蘭西第一劇盜奇案

法國蘇佛斯德合著

周瘦鵝合譯

方多麥士傳

第九回

法令森嚴片言興巨獄
吏懷坦白數語雪奇冤

迦哈司法庭上觀審的人十分擁擠因為巡回裁判即將開庭了那些疾馳如飛的汽車和老馬駕駛的舊式馬車仍是絡繹而來乘車趕來的人們當中有的是附近大戶人家的先生們有的是那種半農半紳的鄉居的人有的是那般業務興盛的農民再有許多御是那些生活愉快的製酒商他們不約而同的趕來旁聽今天這次的審判因為今天開審的這樁案件曾着實的驚動了全社會原來這案

的主要人物是當地一家老舊家的朋友凡是本地的居民沒有不知道的而且這人不祇是一箇證人更不是受害人實在卻是案中的被告他雖曾請到法庭的特許交保暫釋但被告的身份依然存在求人見了無怪乎要引起這多數人的注意啊這座法庭和其他各大城的法庭比較雖是狹小。這些可是現在擁擠在裏面的都是上等人物他

11

人。正是包納德先生。

人正是包納德先生」
魏普萊男爵夫人很熱情的掉頭望着史麗絲史
麗絲是面罩哀綱面色慘白得可怖

去散一會兒步你道可好

「哦不必了。請莫儘爲着我操心！」史麗絲回答。

包納德是坐在伊們倆的身旁。他方纔走來時，曾

也把聲音逼得很低。各人的臉上都露着十分愁悶的神情。分明他們趕來這裏不祇是受了好奇心的驅使。也不是爲着要明瞭這案恐怖的詳情。卻是懷着正當的意念要審察這齣大慘劇的開展的主要人向身旁的人低低的說。

他們當中有一箇人伸出一手指着本案的一箇。他便是史麗絲啊。坐在那一排的審判官特

別給伊一箇座位

『那邊不正是魏普萊男爵夫人嗎？正是伊罷。』

『是的伊此刻正坐在史麗絲的身旁便是那箇身穿灰色衣服的美麗的夫人自從蘭倫夫人死後伊便把史麗絲帶在身邊恐怕史麗絲住在波柔別墅中觸景生悲未免太苦伊這意思很不錯啊包納德先生如今已被任爲史麗絲的臨時保護人你們瞧那邊正和管家人陶龍講話的那箇身長而瘦的

談話他要表示他的特殊的才智便不厭煩瑣的解說法庭的組織又指出錄事是坐在那裏官家律師坐在那裏陪審官又坐在那裏他這樣滔滔不斷的講說坐在他附近的人們都聽得津津有味祇有人卻似乎未曾聽見這人是箇男子衣服純是黑色頭低低的垂下足有一半隱藏在旅行外套的高領

之中。鼻上又架着黑色眼镜。瞧他的神情。他似乎且覺得包納德的談話。很可厭惡。這人不是別人。正是。偵探裘夫。關於法律的程序。他自然完全明瞭。何需乎再聽包納德的解說呢。

庭中忽起了一陣騷動。接着談話斗的停止。艾廷尼正走進庭來。向指定的他的座位走去。他的座位正在證人欄的前面靠近一箇講壇似的臺子。迦哈司律師公會的一位老會員戴列爾正坐在臺旁。他走到座位前。立即坐下。他面色蒼白。神態卻仍專定。坐定後便擡起一手。把長而蟠曲的白髮抹到腦後。頭又擡得高高的。彷彿他對於這班姦視着他的女人。表示高度的輕藐心。

丁官和陪審官魚貫而入。當即有一箇身穿白衣的庭丁。官在他剛正坐定後。庭裏有一道門忽的開了。審判官和陪審官。走了兩步。招呼大眾肅靜。

「站起身來。諸位請把帽子除掉。諸位這是法庭啊。」

審判官等放開穩重的步伐。頭微微低下緩緩的走到座位前。坐下。審判官正式宣告開庭。後錄事就立刻站起身宣讀訴狀。

這箇錄事原是一個很能幹的人。但謙虛是他的特殊的性質。他的主要願望似乎正是規避責任。甚至於要避開多人的注視。再則這巡回裁判是不常致在迦哈司開庭的。他先前從不曾讀過一件訴狀。像在现在的這樣慘厲。因此他便失掉自主的能力。宣讀訴狀時出聲固然沒有音節。而且有些發抖聲音。又低庭中這許多人沒有一箇能聽出他所讀的字句。便是陪審官們也迫不得已的把臂肘撐在面前的公案上。用他們的手當做傳聲筒。可是艾廷尼因離開這錄事祇有不多幾尺。遠他

卻聽得清清楚楚。一箇字未曾遺落。從他隨時流露的不安的神態瞧來。分明訴狀中有好多地方使他着實受着打擊而減輕了他的自信力。

錄事把訴狀讀完了。艾廷尼不動一動的坐着。把額頭擋在兩隻手上。彷彿是受了回憶力的壓迫。已不能支持的後來還是審判官的尖細的聲音。纔把他喚醒。

「站起來先生。」

臉色慘白和死人似的艾廷尼當即站起身。把兩臂交組在胸前。發出堅定而稍含糊的聲音答覆審官的開始的問話。他說名叫艾廷尼。今年五十九歲。職業是經商。在南美洲栽種橡樹。審判官又問他。曾否聽見而明瞭方縫宣讀的訴狀。明。白了。但有幾點我要提出聲辯。訴狀中說我未能。

克盡一箇高貴人的和父親的義務這也是我所要聲辯的。」
審判官不耐煩的攔住他。
「請你原諒我不許你作無限制的自辯。我要依據訴狀中的各點向你盤問。你祇能就着這幾點辯白。」這幾句話很是厲害。艾廷尼卻伏貼的聽受着。審判官便開始盤問。「好訴狀。你已聽見了。控告你的第一點是幫助而唆使你兒子脫逃你兒子曾在別一箇地方受過審問。他和蘭倫侯爵夫人遭人謀殺。案實有關。係控告你的第二點是你害死你的兒子屍身已在桃渡河發現。你以為他死了之後你便可避去公衆的責罵。」
艾廷尼露出憤怒的神態。

訴狀的意旨我卻反對你。方縫所說的。是要從來沒。

人。敢。說。我。曾。害。死。我的。兒。子。藉。以。避。去。公。衆。的。責。罵。
如。你。剛。纔。所。說。這。訴。狀。的。構。成。不。過。祇。根。據。了。一。點。
—— 實。在。祇。有。這。一。點。可。用。作。根。據。—— 便。是。我。既。
疑。心。我。兒。子。有。罪。爲。甚。麼。私。自。詰。問。而。不。把。他。交。給。
官。廳。

審。判。官。聽。了。艾。廷。尼。這。番。話。很。是。驚。異。他。是。慣。常。
拿。話。恫。嚇。人。而。以。爲。審。判。官。坐。在。法。庭。上。是。絕。對。不。
受。人。的。非。難。的。他。在。開。庭。之。初。本。以。爲。這。箇。苦。惱。的。
老。人。容。易。對。付。不。怕。不。屈。伏。的。此。刻。纔。覺。察。這。老。人。
竟。不。易。與。既。有。膽。量。措。詞。也。很。鋒。利。

『我。們。應。該。討。論。你。是。否。有。自。家。執。行。法。律。的。權。柄。』
他。說。『不。過。現。在。這。邊。不。成。問。題。另。有。幾。點。你。
最。好。向。陪。審。官。解。說。一。番。第。一。點。你。爲。何。堅。執。己。見。
不。肯。向。那。位。檢。察。官。講。話。』

慢。的。答。覆。彷。彿。要。估。計。他。語。句。的。分。量。『因。爲。在。我。
的。意。見。中。他。並。不。會。向。我。問。話。呀。我。現。在。不。承。認。曾。
有。違。反。法。律。的。行。爲。也。沒。有。能。構。成。控。訴。我。的。事。實。
這。訴。狀。中。所。以。控。告。我。害。死。我。的。兒。子。是。因。爲。我。既。
相。信。他。是。蘭。倫。夫。人。暗。殺。案。的。罪。犯。而。不。會。把。他。交。
給。官。廳。檢。辨。然。而。我。決。不。承。認。有。這。事。先。生。而。且。
給。官。廳。檢。辨。然。而。我。決。不。承。認。有。這。事。先。生。而。且。
沒。有。必。要。的。原。因。我。值。得。幹。這。回。事。我。所。以。不。回。答。
檢。察。官。的。原。故。也。正。以。此。因。爲。我。不。承。認。法。庭。前。有。
甚。麼。事。關。涉。到。我。我。的。箇。人。的。生。命。史。上。既。有。這。種。
不。幸。的。事。件。暴。露。給。公。衆。知。道。那。末。我。很。願。意。領。受。
公。衆。的。裁。判。不。過。這。所。謂。公。衆。不。是。你。所。能。代。表。的。
一。箇。犯。法。的。惡。徒。諸。位。陪。審。官。當。中。當。然。有。幾。位。已。
做。了。父。親。的。他。們。想。到。他。們。自。己。的。兒。子。時。必。能。明。

瞭我在迫不得已相信我兒子——我自己的兒子犯了一樁懦怯的暗殺罪的當兒我心裏是何等樣的驚怖他們必也能料到我是何等樣的悲傷——我是有六十年的名譽和高貴生命的人啊——

許多人必都認了解而贊同我的行為。」審判官沿用艾廷尼的語句。

他說完了放聲大哭。法庭上的人們都着實受着感觸。婦女們忙着揩眼淚。男子們連連嗆咳便是陪審官們也幾乎無法隱蔽緊張的情緒。

審判官向四下裏望了一眼又停了片晌纔用譏

『這便是你。在那次查問時，所以贓口無言的原。

這一點你總不能否認罷——

艾廷尼與舊的搖搖頭用高朝的聲音回答。

『在你的意見中先生以爲我有和他同謀的。

『這便是你在那次查問時所以減口無言的原故。對嗎？先生，奇怪真箇奇怪，你居然把你的行為認做和高貴的人一樣，這裏是可怪極了！我到要聽了。』

艾廷尼不耐多聽這種諷刺的言語便搶上去說：「我敢十二分斷定的先生如今在法庭上的這

動這箇我非但不否認而且要普通的宣告我成了
一箇殺人犯的同謀又幫助他逃走然而當真是這
樣麼你忘卻了先生在我剛正以爲我兒子是罪犯

時。——那時我並不是他的同謀。我以為是如此的。——他和我之間已經有了一種繫情。我是無法打破的。因爲他正是我的兒子啊。先生一箇父親的義務總

不能拋棄他兒子呀。——

法庭中頓時發生一種聲浪。一半是向艾廷尼表同情。一半卻是對審判官表惱怒。審判官聽得真切不由得聳聳肩頭。

『我們姑把空言丟開。』他說。『你有很。多。而。很。好的成語引用來辯護你的動作祇聽你的說話陪審官定受你的感動不過據我想來這祇能格外促進事實的明瞭。卻未必能和你有何利益。我如今要兒子。會否招認害死了蘭倫夫人。』

『這箇我不能答覆先生。我兒子本有瘋病。我不相。信。他。是。凶。犯。他。母。親。向。有。瘋。病。如。今。還。在。瘋。人。病。』

院裏這便是本案的全部解釋。他縱然犯了暗殺罪。卻也是由於一時的瘋狂。如今他已死了。我不能使他留下惡名遭人唾罵。』

『換句話說。依照你的口氣賈賓士是已經招認了。』

『不過。你不肯這樣說出。』

『我何嘗說他已招認呢。』

『你是要人加以推度罷了。』

艾廷尼不答審判官再掉轉話鋒。

『你們離開別墅後實在的狀況是怎樣的。』

『和別箇逃走的人一樣罷了。我們在四下裏亂走。走過許多田地和樹林。一路上我責備他。他竭力的自辯。我們因為不要給村人們瞧見。雖在大清早。起還不敢公然的走去購買食物。我們走得很快。心想越走越遠越好。我們那時所過的光陰真是極可怖的。』

「過了多少時候？」

「我和兒子一共過了四天先生。」

「那末你害死他是在第四天了。」

「可憐啊先生我不會害死我的兒子雖然那和我在一起的人是箇殺人凶犯是警察們正在緝捕。我在一起的也是箇殺人凶犯正被綁架。正被綁架。在等候的凶犯。」

「一箇殺人的凶犯你也這樣說了。」審判官說。完全不留意這箇可憐的人的意旨。但是你沒有執行懲罰他的權柄啊。你是承認你害死他的嗎？」

洗刷罪名也得有切實的理由單單不回答有甚利益呢。我又要問你倘然你兒子是自殺死的你可覺得樂意嗎？」

「我要請你記着我兒子如今已死了。」艾廷尼再說。我祇能記得。一箇事實他是我的兒子我不能說我願意他死。現在我且不明白他是不是罪人。現在我祇能記得賣寶士的心經是失了常態的。」

審判官便又做出憤怒的姿勢分付大家肅靜。審官自必贊同這理由的好。你可能給我們曉得。你怎樣吩咐你兒子的。你倘不願意他自殺又無意。你害死他你畢竟是怎樣的呢？」

「我不承認的。」「你否認你會害死他嗎？」
「我祇知按照我的義務而行。」
「說來說去仍是如此。」審判官說。怒冲冲的手。指在案上亂敲。「你始終不肯回答其實你縱要。把。

「赦免。」艾廷尼說。神態更甯定了。「我既不能捨棄我的兒子祇有赦免他了。我曾叫他想想他未。

來的生命慚愧的將來我又催促他作永遠的避匿。

不。得。而。知。

—

「哦。你承認。你會。慫恿他。實行。自殺嗎？」

審判官佯作查閱案卷。實在是要趁這當兒。把他向艾廷尼追問出的這最後的承認。深深的印入陪審官的心中。後來他頭也不擡。忽的發問。

「你聽見了。他的死信。是很驚異嗎？」

「不」艾廷尼呆呆的回答。

「你怎會和別人不同呢？」

「在那最後的一夜。我們是露天而臥。睡在一箇草堆下面。我們父子倆身體既疲乏。心病更是厲害。他曾向上帝祈福。可憐我們一些那地方。正在桃渡河的岸上。第二天早上我醒來時。我祇是一人在着。他——我的兒子——已不知去向了。其餘的事。我

審判官惡狠狠的向四下裏一望。要鎮壓住大眾。的。奢。張。的。情。緒。又。飛。也。似。的。向。被。告。發。問。

「那時候。你倘真不知道。其餘的事。怎麼不多幾天後。你會去訪裏夫。偵探又立刻問他。關於你兒子的屍身事呢。那屍身的發現紙。是一兩箇小時前的。事。而且不曾認出。是誰報紙上。雖有猜想的話。卻也未下斷語。但是你——先生。卻已瞭然毫無疑義。這可見。你早就知道。那屍身。正是你兒子的了。你怎能知道的呢？」

這句問話。著實厲害。能夠幫助艾廷尼。確是害死他兒子的理論。終於成立。被告頓時覺得。很難作適。當的答覆。他便掉頭。朝着陪審官彷彿自信能從他們身上得到較大的希望。

「諸位」他大聲說。『這話。問得太苛刻了。我已

不能再忍受。我不能再回答了。你們所知道的各事。倘已足夠定讞便請你們定讞好了。我委實不能再回答了。』他攤倒在座位上。好像是箇受了重擊。

審判官向陪審官點了頭，臉上露出得意的神態。

「他不肯回答我的問話等子他已招認」他亢聲說『好我們可再訊各證人我以為最主要的證人莫如鮑四兒因為他正是發現賈寶士屍體的人祇是他沒有一定的住處無法去傳喚他』

許多證人逐一的站入欄中聲述一切結果竟沒有一些新的光明。證人們當中有的是農人會遇着從別點逃出的艾廷尼和賈費士。有的是村中的賣鈔包人會把鈔包賣給他們父子倆那管理水閘的人說是曾瞧見那具漂流的屍體但未能撈獲這樣繁瑣的審問下去觀審的人們都覺得厭煩起來了。

但旋即有一件事又引起大眾的興趣。原來審判官宣稱他以爲偵探裏夫無訊問的必要，因爲他所能報告的事都已敍入這長的訴狀之中。但蘭倫夫人孫女史麗絲現在庭上，他要向伊問一二句話。

史麗絲當即隨着庭丁走進證人欄
『史麗絲小姐，你當然認識艾廷尼的。但是在那
箇不幸的夜裏，你在波柔別墅中聽和買賣士談
話的那人是否正是他？』

『是的先生。正是這位艾廷尼先生』伊低聲回答。又用悲苦的眼光望着艾廷尼好半晌工夫。『關於起訴被告的案件——便是他害死他的。

兒子——你可有甚麼見解。

史麗絲分明很用力的抑住伊的悲思
「我祇能說一件事先生艾廷尼和他兒子談話
的聲音非常悲傷我聽得他的心已因這慘劇而破

裂了。我祖母在日常常谈起艾廷尼先生。我是日常聽慣的。現在還能記得伊說他是一箇有極高的特質的人物。如今他竟遭了這不幸的事。我固然替他傷心。無論是誰必也是如此的。」

審判官本希望史麗絲說些不利於被告的證言。誰知伊所說的分明很和他有利益。便連忙截住伊的話頭。

「好了。小姐。謝謝你不必再說了。」史麗絲走回到伊的座位時。一壁揩拭眼淚。雖然伊會用力的遏止。審判官又宣言已沒有別箇證人。便命官家律師發表意見。

這位律師立刻站起身。滔滔不斷的說了一番。措詞十分美妙。但不能表現一些新理論。他處處側重。指說被告縱不肯回答審判官的問話。但事實已經證

明。再力言被告沒有自家執行法律的權柄。無論被告是害死他兒子或是幫助他兒子脫逃他的結論。被是請求審判官宣判被告罪已成立處以終身充苦役。

被告的律師繼起辯護他的辯詞簡而扼要。他請求陪審官下一決定。被告在發覺他兒子因瘋病的驅使犯了殺了罪時的所為是否正如別箇性質。明達而特殊的父親所為他祇請求擬具判決。須根據事實須着眼於高尚特質的人。他說完後。便坐下發言。雖然不多卻極得到觀審人們的同情。

和贊許。

審判官和陪審官都退入他們的休憩室考慮。他們的判詞。艾廷尼由兩箇庭丁扶掖着走往一旁。休息。妻夫在審問時始終坐着。一動不動。對於一切去他。

△方多麥士傳……第九回……

一一一

坐着。靜聽。身旁的人們對於本案的談話。

包納德以爲艾廷尼不該不竭力辯駁他自信深

曉得法庭上的狀況雖是法令森嚴所在卻往往

翻出愚拙的事來他又料定艾廷尼必不能得到各各不不同對於艾廷尼卻一致的表示同情。

舉了子不能不巴望他兒子自殺譬如我們有箇朋友犯法我們祇有拿支手鎗遞到他的手裏……持論定能予以寬恕再有一箇人說艾廷尼正因愛他兒子不能不巴望他兒子自殺譬如我們有箇朋友犯

判官的憐憫陶龍的意思和包納德正是相反他以為艾廷尼的態度一些不錯審判官們見他這樣

會以審會曉得法官的憐憫陶龍的意思和包納德正是相反他以為艾廷尼的態度一些不錯審判官們見他這樣

鈴聲又響了審判官和陪審官復行出庭各就座一位艾廷尼仍由庭丁領上庭來在非常靜肅的狀態中首席陪審官開始發言。

「在上帝和人類之前謹以我的名譽和良知擔保我宣告各陪審官的答詞是箇否字否決一切的問話這便是全體陪審官的答詞。」

於是本案撤銷被告無罪開釋。

艾廷尼雖已訊明無罪但他仍呆呆的坐着因為他的一顆心早給悲哀所搘碎他是不住的哭他已不復有自制的能力了。



法蘭西第一劇盜奇案
方多麥士傳

法國蘇佛斯德合著
馬山立譯

周瘦鵠合譯
張碧梧

移動魄驚心寧帷來累客

艾廷尼由迦哈司巡回裁判法庭宣告無罪釋放。後已四箇月過去了。社會上人已漸漸忘卻波柔別墅中的慘劇。貝薩貴族被人暗殺一案也已不在他們記憶之中。祇有偵探麥夫仍把這兩樁案件緊緊的記在心頭。他雖然已停止各種直接的偵查。但心理上仍是深切的注意着。不過不露出痕跡。旁人不得而知罷了。他早知道這兩樁案件的主犯必非尋常的人物。他倘用尋常的方法去偵探。定難得到美。

滿的結果。所以他故意裝做沒事人的模樣，在暗地裏等候而監視，倘能瞧出一些破綻，他便可循序進行，不怕不能如願以償。把兩案的主犯捉到。

每年到了六月下旬巴黎必逐漸的變成一座空城。因為那班富商大賈閨秀名媛都往那些山明水秀的地方避暑去了。但是今年的氣候和往年大不相同。如今雖已是七月二日氣候卻並不炎熱。那班人仍聚居在這都城中。每逢他們趕往戲院或其他。

△方多慶士傳……第十回：

—

喚過一箇傭人。



娛樂場所時各種華麗的車輛依然在愛麗斯路上。往來疾馳再有那些時髦人物也依然在廣闊的邊道上安步當車而擠立在浪波路上燈光輝耀的咖啡店門前雖是到了夜深時分愛麗斯路上的熱鬧景況比較白日裏最繁忙的當兒竟不差上下。

皇后旅社要算是最最熱鬧的一箇所在全體辦事人員在那闊大的廳堂和壯麗的客室之間來來往往疾步如飛因為這時候正是住客們倦歸來的當兒偌大的旅社竟被那些身穿晚服的紳士們以及身穿餐服的少年們以及肩披短褂的婦人們擠得水洩不通。

有一位年輕貌美的婦人從一輛貨定的維多利亞汽車中走了出來主任辦事員羅司忙迎將上去。鞠躬爲禮因爲他認定這箇婦人是住客們當中最尊貴的尊客這婦人向他微微一笑他又連忙。

『快去替丹尼桃王妃把電梯備好』隨即這箇點物微步走過廳堂跨進電梯向樓上伊的住處去了。丹尼桃王妃確是皇宮旅社的一位最主要的顧客伊是世界上一箇最高貴的大人家的後裔又嫁給俄羅斯皇帝的從兄弟董丹尼桃親王于是伊和許多皇室中人都有往來伊現在還不到三十歲容貌雖不十分美麗但那種贓媚的神態委實動人兩眼雖然伊的丈夫難得陪伴着伊因爲伊丈夫是皇族音樂更是第一等的拿手名譽也很純潔無半點瑕



帝的御前大臣職守所關差不一年多一年到頭都留居俄國伊寄居巴黎時是在這皇宮旅社的三層樓上。租賃四箇房間作爲起居之所這四箇房間的裝飾便格外華燦好似仙境一般。

丹尼桃王妃走過伊的客室——是一間圓形的廣室從窗中望出去可以望到特拉菲賞覽對景——

一直走進伊的臥室把電燈扭亮。

『奈達』伊喊聲音很是沈着隨卽有一箇少女——也可喚做是箇孩子——從室隅的一張低的牀上跳起『奈達替我脫去外套解散我的頭髮』然後你可走開去時候已不早我是很疲倦了』

這箇小婢女急忙依照分付行事又幫着伊的主人披上一件絲綵的長褂再把頭髮緩緩的解這王妃把手撫摸着額頭彷彿要驅去頭痛似的一箇的開女』

洛精神可鬯通些』

兩分鐘後奈達慢慢的退回來好似一箇鬼影似的在夢中並施行深呼吸吸取夜間的清新空氣伊瞧見女主人正站在洋臺上神情惘然的似了親女主人的指尖『洛水已備好了』伊說隨即親

退出室來

又過去幾分鐘了丹尼桃王妃半裸着身體剛要走進更衣室忽的撥轉頭退到臥室的中央——伊本要走出臥室去的

『奈達』伊喊『你仍在那裏嗎』並沒有回應『我一定是在做夢』伊喃喃的說『但是我的確聽見有人在那裏走動呀』

丹尼桃雖不是神經過敏的人祇因獨自一人定主意要瞧箇明白曾否有人溜進室來當下伊很拿在

快的先瞧了瞧臥室中再瞧到燈光明亮的客室裏。然後再走到伊的臥榻前察看那喚人的電鈴卻是完好無損倘有甚麼急事伊便可按鈴叫人伊這纔放下心走進更衣室卸去身上的衣服把身體浸入香氣的浴水中。

伊的肢體本很疲倦。如今浸入溫水中，很覺得舒服。

伊的肢體本很疲倦如今浸入溫水中很覺得舒適在浴缸旁邊的一張桌上伊曾放着一本小說書伊便取到手中藉着上面掛燈的燈光閒閒的閱看剛看了不多幾行忽有一箇清晰的聲響使得伊大吃一驚伊急忙擡起身向四下裏瞧看卻不見有甚麼伊微微打了箇寒噤仍把身體縮到溫水中自笑神經未免太敏了在伊再要閱看小說時忽有一箇怪異的聲音——是一種含有惡意的聲音送入伊的耳鼓原來正有一人站在伊的身後從伊的肩頭

上高聲讀着伊手中的小說。

丹尼桃尙未及叫喊或有所動作已有一隻強項的手按住伊的嘴唇再有一隻手緊緊的握住伊的一隻手腕不許伊伸手去按電鈴但是這兩隻大手隨即又漸漸的放鬆伊以爲來人所以如此定是要毆打伊或竟取出可怕的武器結果伊的性命伊真嚇得要昏暈了但事實並非這樣這箇詭秘的來人祇繞着浴缸走到伊的面前

他是一箇四十歲模樣的男子衣服十分修潔穿著一套晚餐的短衣他分明是一箇愛清潔的人他的兩手都是雪白指甲也修得整齊又戴着武美指環他的面部很是奇特有一部黑色的美鬚額上的頭髮微禿顯得額頭很高最使得丹尼桃注意的便是他頭部的特大和幾道經過額角沿着眉毛的皺紋。

丹尼桃默不作聲嘴唇微微發抖卻竭力振作

丹尼桃默不作聲嘴脣微微發抖卻竭力振作

伸手去按電鈴。但這人用迅疾的動作一把抓住伊的肩頭。不許伊去按他的嘴角旁並露出一種暗昧的笑意。再用力把伊按倒在這牛奶似的浴水中。

這人仍默然的站着。後來丹尼桃已心定許多便向他發話。

「你是誰？你要甚麼？立刻出去！否則我要大聲呼救了！」

「最重要的事你莫叫喊，否則你立刻變成一箇死的婦人！」這人嘎聲說。他又聳了肩頭。『至於接電鈴——怕沒有這般容易。你固須離開浴缸纔行。』

況乎這是反對的！」

「你倘志在銀錢儘管取去！」丹尼桃從咬緊的牙關中發言。

「拿去好了必須立刻出去！」

伊曾把幾隻指環和手鐲等物放在身旁的桌上。這人聽了伊的話向這些物件瞧了一眼，分明不很。

介意的。

『這些物件原不算壞！』他說。『但是你的鑄印的指環尤其美好！』他很專定的把丹尼桃的一手握在手中仔細瞧着。伊第三隻手指上所戴的指環。

『你不用害怕！』他又說。他必已覺察伊的手正在抖動。『我們可作一度的談話。你倘然願意，其實說凡是不愛珠寶的人定把珠寶看得很平常。覺得它們並沒有多大的誘惑力。但是向來喜歡戴用珠寶的人可就把它們看得和恩物一般。話雖這樣說不過手腕上所戴的手鐲頸項裏所套的項圈以及手上所戴的指環卻又當別論！』

丹尼桃面色灰白和死人一般。伊委實不明瞭這箇怪異來客的心意。伊撓起戴着指環這隻手指向他作恐怖的懇求。

『我不能除下這箇指環。因為戴得太緊！』

這人獰惡的笑了。

『這箇打甚麼緊。王妃無論是誰，倘然真要這隻指環，定可很容易的取到手。』他伸一手到馬甲的袋中摸索了片晌，掏出一柄小薙刀來，再把刀身拉開，湊到伊的驚懼的兩眼前，連連的幌動。

『用這樣鋒利的刀，一箇手段靈活的人，能在兩秒鐘當下，這隻戴着珍貴指環的手指。』他瞧出伊害怕極了，將要喊出聲來，快得和閃電一般，又把一箇掌心，割了一箇。

按在伊的嘴脣上。『請你不必這樣害怕，我想你定不是這樣的人嗎？』

這人的聲音很是誠懾，他的眼光中也並沒有甚麼惡意。丹尼桃的勇氣便回復了幾分。

『但是我不認識你是誰呀！』伊問。

『也罷，』這人答說，『好在尚有餘暇，可以略談一下。我認識你是誰，這是主要的事，你不認識我嗎？王妃，我敢對你保證，我也是欽慕你的許多人當中的一箇。』

丹尼桃不由得怒氣勃發，大膽的發言。

『先生，』伊說，『我想你是在講笑話罷，否則未免太言重了。像你這樣的行徑，確是奇特，令人可恨。』

又覺可惡……』

『這有甚麼希罕呢？王妃，我所以如此，自有原因。把我認做是普通的旅社中的竊賊，或是攔路劫財的強徒，其實你認錯了王妃。你能真箇相信我不是這樣的人嗎？』

丹尼桃勉強的笑了。一笑，伊此刻已恢復了自主。

仍留有我的印象。』

的。能。力。心。中。正。在。度。揣。這。人。是。箇。何。等。樣。人。伊。想。他。
倘。然。不。是。箇。尋。常。的。竊。賊。又。不。是。箇。醉。心。欣。慕。伊。的。

人。那。末。他。必。是。箇。瘋。人。這。人。似。已。明。瞭。伊。的。心。意。便。

也。笑。了。一。笑。

『我。見。你。的。神。情。已。漸。次。復。原。王。妃。我。很。覺。得。歡。喜。因。為。我。們。可。以。較。便。利。的。安。排。些。事。情。了。現。在。你。心。神。必。已。寧。定。驚。懼。的。觀。念。必。也。已。減。輕。哦。是。的。你。定。是。如。此。』頓。了一。頓。又。道。『自。從。你。最。後。一。次。要。按。電。鈴。到。此。刻。已。有。五。分。鐘。了。我。們。可。以。開。始。談。判。了。你。是。丹。尼。桃。王。妃。御。前。大。臣。的。夫。人。全。俄。羅。斯。皇。帝。的。弟。婦。忽。的。和。一。箇。陌。生。的。男。子。在一。間。室。中。自。無。怪。你。驚。懼。萬。狀。便。是。外。人。瞧。見。了。必。也。非。常。詫。異。那。末。你。倘。按。了。電。鈴。有。人。走。了。進。來。說。不。定。要。引。起。不。良。的。猜。疑。和。我。原。無。甚。關。係。和。你。卻。大。有。影。響。啊。

『但是。請。你。告。訴。我。』這。不。幸。的。婦。人。懇。求。他。『你。是。怎。樣。來。到。這。裏。的。』

『這。箇。是。不。成。問。題。的。』這。陌。生。的。人。回。答。『我。們。現。在。的。主。要。問。題。卻。是。我。將。怎。樣。出。去。這。箇。自。然。王。妃。我。不。能。久。在。這。裏。耽。擱。倘。蒙。不。棄。允。許。我。隔。一。天。再。來。那。我。就。快。活。極。了。』他。撥。轉。頭。把。一。隻。手。很。自然。的。伸。入。浴。缸。取。出。正。浮。在。水。面。的。塞。緩。計。『三。十。度。王。妃。呀。你。這。樣。湯。浴。恐。將。受。寒。趕。快。起。來。的好。』

丹。尼。桃。委。實。驚。異。極。了。不知。是。笑。好。還。是。哭。好。這。箇。惡。魔。任。意。的。玩。弄。伊。彷。彿。一。頭。狸。貓。玩。弄。一。頭。小。鼠。也。許。會。突。的。翻。轉。臉。殺。死。伊。嗎。他。或。者。祇。受。了。小。狂。病。的。驅。使。剛。巧。得。到。一。箇。機。會。便。溜。進。伊。的。室。中。這。實。在。提。醒。了。伊。伊。這。樣。湯。浴。真。箇。要。受。寒。的。伊。果。然。卻。中。瘋。

全身打了箇寒噤。不過——

『哦，走開去，請你走開去。』伊向他哀求。他搖了搖頭，眼光中露出堅強的笑意，表示他不能允許伊這請求。

『可憐我些罷。』伊再哀求他。『你不能憐憫我。』箇婦人——一箇良好的婦人嗎？

這人露出沈吟的神態。

『這是很困難的。』他喃喃的說。『我們必須把這件事立刻決定。我原很怕你受寒啊。哦，這箇很是簡單王妃這裏的情形。你當然十分熟悉。你必能立刻尋到你的梳粧衣對嗎？我們可以把電燈熄掉。你在黑暗中走出浴缸，這還有甚麼害怕呢？』他說了這話。果然走到開關機前，剛要扭熄電燈，又連忙回到那旁。『我忘卻這可怕的電鈴了。』他說。『你要到這在有所動作，原非怎樣困難之事。不過你倘然撤按電鈴，旁』

鈴便難保。後來的懊悔。』把這話剛說完，忽用他的小薙刀，很迅速的把離開地面不多幾尺，所在的兩根電線，一齊割斷。『這就好了。』他說。『綠着牆面，再有兩根電線，我雖不曉得是通往那裏，但既割斷了，這兩根我的處境，總可比較的安全些。不對那兩根電線，莫非是另有一隻電鈴罷？』他再舉起小薙刀，去割不料刀鋒剛割着隔電物，忽有一種驚人的光亮發射出來。這人高高的跳到空中，把薙刀隨手拋了。『好上帝呀！』他呼聲說。『我想你瞧見這樣定很樂意。夫人，我竟把這隻手燒傷了。這兩根定是電燈的電線，然而這也無關我這隻健全的手。是的電線已被我割斷，你縱能撤按機鈕，電鈴也不會發聲。那末我還可再伴你幾分鐘。』室中斗的烏黑了。丹尼桃遲疑了片晌，纔站起在。

浴缸中伊想無論要怎樣對付這人總非走出浴缸。

不行儘着留戀在浴水中必終于無效果的好在電燈既熄浴室和相連的一間室中都是墨黑無光伊

可不必顧慮甚麼于是伊先伸出兩手向四下裏一摸辨明並無甚麼阻擋這纔擡起一脚跨出浴缸踏

在地面上站立穩了再把那一隻腳繼續跨出接着飛也似的奔向一張椅子伊的梳粧衣本是放在這椅上伊伸手取到了急忙把身體裹住兩脚又踩上

拖鞋呆呆的站了一秒鐘後來伊忽的拿定了主意

走向門旁的開關機把電燈重復扭亮

這當兒這人已走出了浴室向丹尼桃的臥室連進兩步丹尼桃瞧見他站在臥室的那一端正望着

伊微笑

『先生』伊說『這一幕活劇已扮演的儘數了你必須去了你應該去……去罷』

『應該嗎』他複說一遍『這箇字是不當向我使用的但我不怪的因為你不曉得啊王妃我忘卻早些向你說明現在你心中怎樣呢』

在他們二人之間的是一張小寫字檯檯頂上放着一柄實彈的小手鎗丹尼桃在夜間外出必得帶在身邊以防不測現在伊倘能取到手裏不是便

可強迫這人服從伊嗎伊並曉得在這寫字檯的一隻抽斗中——這抽斗正拉開着一半——放着一

本記事簿伊在就浴前不多幾分鐘放進去的簿中夾着十二萬佛郎的鈔票是伊在今天早晨從旅社的保管庫裏取出預備明天支付欠賬的伊便不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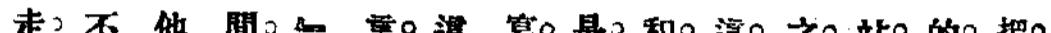
得凝視着這隻抽斗心裏很是狐疑不知這記事簿是否仍在原處這箇怪客也許到底是一箇旅社裏的竊賊這人順着伊的眼光也望到那支手槍

『這到是不常有的事婦人的室中會有這種凶

「王妃！」這人又飛步走到伊的前面，正在伊退向寫字檯的當兒，他又拿起那手槍：「不必害怕！」他又說：「眼望着伊的恐懼的神態，我決不傷損你絲毫。」稍稍等片刻，我仍把這手槍還給你，但是我必先使得它無害于人。」他當即從槍鎗中取出六粒槍彈，隨即把這無用的武器遞還給伊：「你莫笑我小心過度，要知道意外的事往往會很輕易的發生！」

丹尼桃雖很想走近寫字檯瞧明白那抽斗中的物件會否被刻無如竟難如願因為這人始終站在伊和寫字檯之間仍望着伊笑仍是彬彬有禮祇嚴密的監視伊的動作他又忽的從衣袋裏掏出時表「兩點鐘已經兩點鐘了王妃我打擾你這許多工夫你必然覺得十分厭惡如今我定須去了」他似乎並未注意伊表示贊成的呼聲用戲劇中對話的口吻接着再說「我要去了不過不從窗中爬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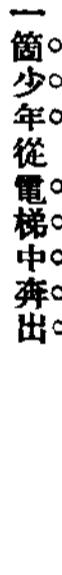
像情人似的也不從煙囟中爬上去像竊賊似的的更
不從掛幔後面的秘密門戶出去像那些小說中所
描寫的卻要像一位大人先生——他是來拜訪這
位世界上最動人的婦人表示他的景仰和欽佩的
——堂而皇之的打從室門出去——他身體動了一
動似乎要走了但又回轉身來「如今你覺的怎樣
呢王妃也許是怒我罷在我走了之後你因為發現
了不快意的事也許再引起你胸中對我的憤恨罷
你在我掉轉身時不妨就掀按電鈴叫喚旅社中的
辦事人因為已絲毫無礙于我了我原曉得在你的
東西未免可惜況乎我最恨那種不必要的破壞啊
臥榻旁邊既有電鈴又有電話不過損壞了這些好
丹尼桃的眼光再望到那隻抽斗伊的心靈間似
已斷定那筆巨款已經不在那裏了這人忽又說道
『我想着了我未曾向你自行介紹不過我也不必



把我的姓名向你大聲的說出假如我們是站在山的斜坡上天空的月亮和明燈似的照着我們或是站在汪洋大海的岸上又或是同站在迅雷疾電之中那末我不妨把我的真相顯露在你面前然而這裏是在皇宮旅社的三層樓上四下裏都是電話和電燈站在窗前又可瞧到愛麗斯路上——我還寫字檯旁『請你許我把我的名片放在這抽斗中是不說出的好』他從衣袋裏取出一張名片湊到這抽斗開着也許是讓我放進的』丹尼桃剛要發言阻止他他已把這張名片放入抽斗『現在王妃間前房的門旁『你也不必多禮送我到門外了』他接着說強迫伊在他前面走到通往走廊的那他的聲音瘦的很粗暴丹尼桃聽了不由得發抖『不許說一句話不許叫喊一聲也不許動一動在我走到門外之前否則我定殺死你』

丹尼桃緊緊的握起兩箇拳頭運用起全身的力量引着這人走到前房的門口慢慢的開了門上的鎖把門拉開這人神態寧定的走了出去隨便去得無形無蹤

丹尼桃奔回到伊的臥室中把各箇電鈴都撤得叮噹作響又打電話給樓下廳堂的守門人『切莫放一箇人出去我被劫了』伊又用力撤按特別的電鈴這電鈴是專在發生大事時撤按的頓時便有脚步聲和講話聲從走廊中送過來伊曉得救兵來了忙奔去開了門守夜人和三層樓的管理都已急奔來再有許多侍者站在走廊的盡頭『攔住他攔住他』丹尼桃大聲喊『他是剛正走出去他身穿晚餐的短服有一部黑色大鬍鬚』



「你往那裏去。樓上有甚麼事呀？」廳堂的守門人問。他是守在廳堂的一邊進出的門，已給他關上。

「我不曉得。」他回答。「旅社裏有一箇賊。他們正。在。那。邊。叫。喊。呢。」

「那末你是未曾瞧見了方纔你是在第幾層樓。

二層樓上

「對了。」這守門人說：「他們是在三層樓上叫。

喊。你可上去瞧箇究竟。

這少年頓時撥轉身也不顧及侍役不得搭乘，

客的電梯的規例急急的奔進電梯復行回上樓去。他是一箇軀體肥胖的人面部平整頭髮是紅色到了三層樓上他便停住電梯剛正對着丹尼桃的住處丹尼桃這時正站在伊的室門口毫未注意守夜。

人墨勒安慰伊的話卻把一張沒字的名片夾在手。指間反覆的審視這名片便是那箇怪客放在寫字檯抽斗中的正放在那本夾着十二萬佛郎鈔票的記事簿的地位上這名片紙色雪白一箇字也沒有。「好」墨勒向這箇紅頭髮的少年說「你從那裏來的？」

「我是二層樓上一箇新來的人」這少年回答。

「廳堂的守門人叫我上來瞧瞧究是甚麼事情？」

「甚麼事情呀」墨勒說「有人來搶劫王妃快派一箇人去喚警察。」

「待我奔去叫喚先生」這電梯不往樓下開卻一直開到最高的二層樓這箇少年再從樓梯上飛奔下去。

墨勒剛纔從電話裏分付廳堂的守門人派人去。喚警察凌巧道箇二層樓上的侍役奔了來。一把抓。

住他的膀臂

『快些開門。我要奔往警署去呢。』這廳堂的守門人當即開門放他出去。



一派驚異的呼聲從最高一層樓上散播到四下。裏去全體侍役們都大受震動。瞧見電梯停着，卻無人出來。更是驚異。便把門開了。只見裏面有一堆衣裳。出來更是一派驚異。便把門開了。只見裏面有一堆衣裳。出來更是一派驚異。便把門開了。只見裏面有一堆衣裳。

「羅司先生。」伊說。忍不住的哭了。「我的鑽石頸圈剛纔被劫去了。我在去進晚餐之前是放在桌上的。一隻首飾盒中剛纔我聽見這一派呼聲趕到。

丹尼桃也走過來。聲述一切。這時候侍役們已從樓上下來。把電梯中的事告訴給他們。他們聽了。那裏還能說出一句話。羅司呆望着他們。墨勒直急得滿頭大汗。『羅司先生。二層樓上的那箇新人是甚麼模樣？』剛正在這時候。有一箇侍役從走廊的那一端走來。是一箇中等年紀的人。有白色的短髮和禿頂的頭。『他便是剛向我們走來了。』羅司回答。『他名字叫做亞諾。』

△方多麥士傳 第十回

一四▽

「天呀！」墨勒大聲叫。『那箇紅頭髮的少年又
是誰呢？』羅司連連搖頭不能明白。墨勒立刻走開。
去奔下樓見了廳堂的守門人。『他已出去了嗎？可
曾有人出去過嗎？』

『沒有一人出去』守門人說。『祇有二層樓的
那箇人是你派他出去喚警察的呀。』

『可是紅頭髮的少年嗎？』
『是的。正是那箇紅頭髮的少年。』

丹尼桃躺在一張安樂椅中接受索達關心的安
慰。羅司取了些鹽漬近伊的鼻孔。伊仍把那張名片
拿在手裏仔細的瞧着。彷彿片上有甚魔力似的。
伊的眼睛忽的越瞪越大。面色又漸漸變白了。因為
道。名。片。上。面。逐。漸。顯。出。些。痕。跡。終。於。現。出。字。體。來。伊
顫聲讀道。

『方——多——麥士』



印載翻譯所有禁止轉載

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十日發行
中華民國己巳年二月初一日發行
第三卷
第廿四號

★紫羅蘭

偵探小說號

編輯者 周瘦鵠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所 上海四馬路

總發行所 上海牯嶺路

分發行所 北京廣州長沙

漢口梧州奉天

本期定價大洋四角 預定者不加

處今日世界凡百事業非有出奇制勝之推廣手段不足以圖生存而求精進本局設有專部承辦各商店一切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策劃凡...

欲求出品暢銷須常川委託敵局規劃者
因存貨山積需委託敵局為臨時之規劃者
未能行銷之貨物須敵局為規劃脫銷者
印刷物之須敵局規劃撰文繪圖印刷者
廣告之須敵局規劃刊登於本埠報紙者
敵局俱能妥為辦理如承見委請至牯嶺路大東書局事務所與魯鈞丞君接洽

□定價與郵費□

郵費	實價	冊數	一冊	半年十冊	全年二十冊
國外	國內				
六分	二分半	三角	三元	六元	
七角二分	一角	六角			

劃一市價每包六十文

本牌牙粉·原定每包大洋三分·當時洋價為一千〇五十文·故售三銅元·嗣以洋價遞更·市售乃由四銅元以至五銅元·及至洋價至二千以上·早已應售六銅元一包·但買主只肯出五銅元·故不得已另出新方副牌牙粉·以應五銅元之買主需要·現因提高國貨信用·決將新方副牌牙粉·一律淘汰·自戊辰年七月朔起·專售正牌·劃一上海市價·每包另售銅元六枚·批發每盒大洋七角三分·其在外埠各地情形不同·當由各地經理·另自酌定·特此預告聲明·

(注意) 牙粉袋之正面印明無敵牌擦面牙粉居中四紅字者方是正牌售六銅元其

居中係藍字者乃是副牌請勿誤認

無敵牌牙粉

上海總廠啓